

經史百家雜鈔

足本大字



第二冊



大達圖書發行社

257

6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

序跋

易乾文言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政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无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

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易坤文言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易上繫七爻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

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代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易下繫十一爻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疾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畏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

「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甯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元祗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禮冠義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裳，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

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嘲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夷，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以上因表首共和而數厲王時事，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與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以上言五伯迭興，孔子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比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撰述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以上歷數名家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曆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謀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序

太史公讀秦記，至大戎敗幽王，東周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歧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以上言秦之盛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弒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籙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以上言六國之盛好用謀詐。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與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以上秦并天下事有天意而兼地利。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所刺謾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頗有可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謙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以上秦記亦有可采。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司馬遷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陟，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壇，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

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司馬遷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尙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廉、聶、唐、叔、字、賧，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與焉。天子微，勿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以上言周封國之多，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渤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以上言漢封宗族之強。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伏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以是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

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以上言諸侯日削強本弱枝。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疆要之以仁義爲本。

司馬遷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甯，爰及苗裔，始末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尙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以上言古者封國之長由於忠謹。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殞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以上功臣多坐法亡國。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繩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司馬遷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闔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此以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

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秦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捲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興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贖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阮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贖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以上敘述家世。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惑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之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

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緝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勿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節，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者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察，察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以上談論六家要指

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四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因匡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

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攻晉，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以上談遺令，選論次史文。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補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嘗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以上遷有志作史。上大夫妻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辭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一失之毫釐，

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以上與靈運言春秋治人輔禮敬之不及靈運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盛德，德不能載，滅功成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以上言作史但記述事實不敢依春秋之褒貶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推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雜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雜

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剛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穰，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鄴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鐃，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蓮，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厲行功德，憤發蜀漢，遺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甯，政制易俗。作高帝本紀第八。惠之早翼，諸呂不台，崇疆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阼，天下歸心，獨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於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紀。月表第四。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記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疆，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

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與？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曆更相治，間不容翳忽。五家之文，情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星氣之書，多雜禳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於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甯，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王迹闕，廬紂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騫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肖矣，尙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遠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且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甯東土，燕易之禪，乃應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甯，南子惡蒯瞶，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榮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讒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膳之用，熊度釋，熊渠是橫，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佗，班師華元，懷王客死，關谷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

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電驪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蠶。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駭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績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降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與，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慕之。嘉駁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皋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粟姬偵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既講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弱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旋，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愾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輿，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甯，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

既用，廉侯實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絳灌與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扈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善屏京師，唯梁爲扈，偵愛，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穉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復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譏，爰及子奢，向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弟子與業，成爲師，傳，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執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無壓，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樽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鄆，鄆北催長平，遂圍鄆，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於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鄆，鄆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絀於不肖，惟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殉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傳第二十一。潛王既失墮，而奔莒，惟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

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畔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於垓下作鮪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嶺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惟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儉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惟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旅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執而倍死作季布繼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養作袁盎鏗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禮言古賢人增主之明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滿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諷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澤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榮陽作魏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

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驍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旣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焉，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間，滿敗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概，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旣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親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厄，人振人不瞻，仁者有乎，不旣信，不信言義者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問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龜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一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

見盛觀。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數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載，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班固漢書藝文志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發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易經十二篇，施、梁、邱三家。易施、周氏二篇，王、孫也。服氏二篇，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荊、川人。蔡、公二篇，衛、人、李、周、王、孫、韓、氏二篇，名嬰。王、氏二篇，名同。丁、氏八篇，名寬，字子襄，梁、人也。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既、易、陰、陽、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輻五篇，圖一。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傳四十一篇。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歐陽說義二篇，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許商五行傳記一篇，周書七十一篇，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禮經一篇。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楚說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

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齊雜記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探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曲臺后倉九篇，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周官傳四篇，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漢封禪羣祀三十六傳，議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土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通、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瘡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二十四篇，雅歌詩四篇，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雅琴師氏八篇，名中

東海人傳言師曠後雅琴韻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顏能紀其鑿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寔以益微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公羊傳十一卷公羊高齊人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喜魯人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左氏微二篇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叔也張氏微十篇虞氏微傳二篇稍相虞卿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迄春秋時諸侯大夫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奏事二十篇奏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也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太古以來年紀二篇漢著記百九十卷漢大年紀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

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與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魯二十篇，傳十九篇，齊說二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篇，燕傳說三卷，議奏十八篇，石渠論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栗氏四家，長孫氏說二篇，江氏說一篇，翼氏說一篇，后氏說一篇，雜傳四篇，安昌侯說一篇，五經雜議十八篇，爾雅三卷，二十篇，小雅一篇，古今字一卷，弟子職一篇，說三篇。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倉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

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八體六技，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元尚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訓纂一篇，揚雄作別字十三篇，蒼頡傳一篇，揚雄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夫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胡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這篆體復頗異，所謂篆籀者，也是時始建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十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之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並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八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訛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二年而通一藝，存其大禮，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序六藝爲九種。

晏子八篇，名嬰，監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爲魯穆公師，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景子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孫卿子三十三篇，名况，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準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內業十五篇，不知作者。周史六張，六篇，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教。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河間周制十八篇，似河間獻王所述也。諷言十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功譏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甯越一篇，中李人爲周威王師。王孫子一篇，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因因爲陳古今成敗也。李氏春秋二篇，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董子一篇，名無心，雜墨子。侯子一篇，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平原老七篇，朱建也。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賈山八篇，太常。參侯孔臧十篇，父梁高祖時以功臣封威陽侯。賈誼五十八篇，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兒寬九篇，公孫弘十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說一篇，難孫卿也。莊助四篇，臣彭四篇，鉤盾充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

事儒家言十八篇，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類編也，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爲周師，尙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筮子

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老子傳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劉向說老子四篇，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間似侯託者

也，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關尹子九篇，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莊子五十二篇，列子八篇，名圍，寇先莊子莊子稱之，老成子十八篇，長盧子九篇，楚人，王狄子一篇，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田子二十五篇，名

駢，齊人，遊魏下，號天口，駢，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黔婁子四篇，齊羅士守道不謁威王下之，宮孫子二篇，鬻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鴟爲冠，周訓十四篇，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雜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實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孫子十六篇，六國時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郎中嬰齊十

二篇，武帝時臣君子二篇，蜀人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楚子三篇，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

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爲治。

宋司星子章三篇，景公之史公禱生終始十四篇，傳鄒爽始終書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時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裡下號談天衍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乘丘子五篇，六國時杜文公五篇，六國時黃帝奏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容成子十四篇，張著十六篇，丞相左平侯鄒爽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龍龍爽閔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馮促十三篇，鄭人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衛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公孫渾邪十五篇，平曲侯雜陰陽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柱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處子九篇，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游棣子一篇，墨錯三十一篇，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鄒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成公生五篇，與黃公等同時惠子

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黃公四篇，名疵為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歸家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則苟鉤鉅析亂而已。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田、求子三篇，先墨子我子一篇，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墨子七十一篇。名譽為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龐、煖二篇，為燕將闕子一篇，國、莖子十七篇，秦、零、陵、令、信一篇，雜相李、斯、荆子五篇，名通、鄒、陽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趙人武帝時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諉而棄其信。

孔、甲、盤、孟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倉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伍子胥八篇，名員春秋時為吳將，忠直遇讒死，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由余三篇，我人秦、穆、公聘以為大夫，尉、繆二十九篇，六國時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歿死後逃入蜀，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七作，淮、南內二十一篇，王、安、淮、南

外三十三篇，東方朔二十篇，伯象先生一篇，荆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吳子一篇，公孫尼一篇，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雜韓子商君臣說三篇，武帝時作賦解子簿書三十五篇，推雜書八十七篇，雜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念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董安國十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趙氏五篇，不知何世，汜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爲讎耶，王氏六篇，不知何世，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說淺薄似佞託也，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紀事也，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務成子十一篇，稱樂問非古語，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佞託也，黃帝說四十篇，迂誕佞託，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巨壽周紀七篇，項國圍人宣帝時，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待詔號黃車使者，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讎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瘞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

唐勒賦四篇，楚人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趙幽王賦一篇，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是吳人賈誼賦七篇，枚乘賦九篇，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羣臣賦

四十四篇，太常參侯孔臧賦二十篇，陽丘侯劉廙賦十九篇，吾丘壽王賦十五篇，蔡甲賦一篇，上所自造賦二篇，兒

寬賦二篇，光祿大夫張子儵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陽成侯劉德賦九篇，劉向賦三十三篇，王褒賦十六篇（右賦二

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陸賈賦三篇，枚皋賦百二十篇，朱建賦二篇，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枚舉同時嚴助賦三十

五篇，朱買臣賦三篇，宗正劉辟疆賦八篇，司馬遷賦八篇，郎中臣嬰齊賦十篇，臣說賦九篇，臣吾賦十八篇，遼東太

守蘇季賦一篇，蕭望之賦四篇，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

篇，淮陽憲王賦二篇，揚雄賦十二篇，待詔馮商賦九篇，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儵子驥騎將軍

朱宇賦三篇（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

孫卿賦十篇，秦時雜賦九篇，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廣川惠王越賦五篇，長沙王羣臣賦三篇，魏內史賦二篇，

東移令延年賦七篇，衛士令李忠賦二篇，張偃賦二篇，賈充賦四篇，張仁賦六篇，秦充賦二篇，李步昌賦二篇，侍郎謝多賦十篇，平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二篇，雒陽錡華賦九篇，陸弘賦一篇，別榻陽賦五篇，臣昌市賦六篇，臣義賦二篇，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侍中徐博賦四篇，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左馮翊史張恭賦八篇（右賦二十五家，賦三十六篇）。

客主賦十八篇，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大雜賦三十四篇，成相雜辭十一篇，隱書十八篇（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高祖歌詩二篇，秦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漢與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鴈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蒲反歌詩一篇，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歌詩詩九篇，雒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諸神歌詩三篇，送迎靈頌歌詩三篇，周歌詩二篇，南郡歌詩五篇（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于三百一十八篇。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衰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譴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

麗閨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爲五種。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公孫鞅二十七篇，吳起四十八篇，有列傳，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句踐，李子十篇，鍾文瑞反一篇，兵春秋三篇，龐煖三篇，兒良一篇，廣武君一篇，李左車，韓信三篇。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晉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蚩尤二篇，見呂刑，孫軫五篇，圖三卷，繆敝二篇，王孫十六篇，圖五卷，尉繚三十一篇，魏公子

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景子十三篇，李良三篇，丁子一篇，項王一篇，名籍。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嚮，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太壹兵法一篇，天一兵法三十五篇，神農兵法一篇，黃帝十六篇，圖三卷，封胡五篇，黃帝臣佞託也，風后十三篇，圖

二卷，黃帝臣佞託也，力牧十五篇，黃帝臣佞託也，鳩治子一篇，圖一卷，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黃帝臣佞託也，地典六篇，孟子一

篇，東父三十一篇，師曠八篇，管平公臣，箕弘十五篇，周史，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伍子胥十篇，圖一卷，公孫子五篇，苗子五篇，圖一卷，逢門射法二篇，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李將軍射法三篇，魏氏射法六篇，強弩將軍王國射法五卷，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蒲葦子弋法四篇，劍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雜家兵法五十六篇，駃騠二十五篇。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賦驥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賦驥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耀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摺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秦壹雜子星二十八卷，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淮南雜子星十九卷，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國章觀筭雲雨三十四卷，秦階六符一卷，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圖書祕記十七篇，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凶悍，非溝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諱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黃帝五家曆三十三卷，顓頊曆二十一卷，顓頊五星曆十四卷，月月宿曆十三卷，夏殷周魯曆十四卷，天曆大曆十八卷，漢元殷周曆十七卷，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耿昌月行度二卷，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律曆數法三卷，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太歲謀日曆二十九卷，王帝諸侯世譜二十卷，古來帝王年譜五卷，日曆書三十四卷，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

右曆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秦一陰陽二十三卷，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太元陰陽二十六卷，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猛子閭昭二十五卷，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堪輿金匱十四卷，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鍾律災應二十六卷，鍾律叢辰日苑十二卷，鍾律消息二十九卷，黃鐘七卷，天一六卷，秦一二十九卷，刑德七卷，風鼓六甲二十四卷，風后孤虛二十卷，六合隨典二十五卷，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羨門式法二十卷，羨門式二十卷，文解六甲十八卷，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五音奇賸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賸刑德二十一卷，五音定名十五卷。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五行者，五常之刑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日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曆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寔以相亂。

龜書五十二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著書二十八卷，周易三十八卷，周易明堂二十六卷，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大筮衍易二十八卷，大次雜易三十卷，鼠序卜黃二十五卷，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任良易旗七十一卷，易卦八具。

右著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武禁相衣器十四卷，噫耳鳴雜占十六卷，禎祥變怪二十一卷，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變怪語答十三卷，執不祥，勅鬼物八卷，詩官除妖祥十九卷，禳祀天文十八卷，請禱致福十九卷，請雨止雨二十六卷，秦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五法積貯寶藏二十三卷，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昭明子鈞種生魚鼈八卷，種樹臧果相靈十三卷。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乘魚，旒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說妖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失常則妖興，人無憂焉，詛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柔殺其生，太戊以興，維雉登鼎，武丁爲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詛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山海經十三篇，國朝七卷，宮宅地形二十卷，相人二十四卷，相寶劍刀二十卷，相六畜三十八卷，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數，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晉有卜偃、宋有子章。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靈術，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為六種。

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白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節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德，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瘡為劇，以生為死。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藏六府疝十二病方四十卷，五藏六府癰十二病方四十卷，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秦始皇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金創瘡契方三十卷，婦人嬰兒方十九卷，湯液經法三十二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堯舜陰道二十三卷，湯盤庚陰道二十卷，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禮記》雜子道二十篇，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道要雜子十八卷，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黃帝岐伯按摩十卷，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秦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秦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生死之域，而無慌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晦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爲四種。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班固漢書諸侯王表序

昔周暨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甯，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

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闢諸蠻貊，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虜阨隴，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鉄」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疆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於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執勝之地，驍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嫫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曆，秦不及期。」國孰然也。以上周秦封建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潁，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互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而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橋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以上漢楚分封之大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一「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以上諸侯漸上削弱。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孰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顯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

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誥首，奉上璽鞞，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以上漢末宗藩之表。

■班固漢書貨殖傳序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皂隸抱關擊撻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蘿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少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置網不布於壑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溪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荏蕪，澤不伐天，鱉魚麇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稽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壟，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以上前世重欲足財民無爭心。及周室衰，禮治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爲王公，圍奪成家者爲雄桀，禮誼不足

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哈菽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以上後世上下尙利法度。

班固漢書西域傳贊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一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隳犀布瑋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以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磔極漫衍龍魚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厄，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一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尙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

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尙茲？

■班固漢書敘傳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今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菁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擇，故名穀於擇，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因氏焉。始皇之末，班壹避墜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七屬，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壹生孺，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回生況，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爲婕妤，致仕就第，賞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以上子文至况，況生三子，伯旂、穉、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時方上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尙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旣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執綉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慷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間，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悚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祖父家，有詔太守，省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疏加恩，施散數千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道病中風，旣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趙飛燕爲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侯伯，伯惶恐起

賦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與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輾坐，張書屏風，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賁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譴，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閒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迺出放爲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尙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康？」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爲少府，師丹爲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爲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旌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師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旌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旌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釋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釋獨不敢答。哀帝卽位，出釋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王。相莽少與釋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旌，而弟畜釋。旌之卒也，修總麻，賻贈甚厚。平帝卽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釋無所上。琅邪太守公孫闕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闕，空造不祥，釋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宜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闕獨下獄誅。釋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羅咎。以上伯旌初成帝性寬進

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戚，女寵至極，不可尙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饜，什倍於前，永指以駁，譏趙李亦無聞云。釋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者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罔，不隳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羶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擊，既繫攀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以上嗣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卽位於冀州，時隴、蓋據壘，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蓋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適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與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孰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稱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上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蓋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拊之，時民復知漢，庫一既感蓋言，又惑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知隴、蓋終不寤，迺避墜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材爲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爲祿，所

如不合，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以上彪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諱，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木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按此敘中王命論一首鈔入論著門，幽通賦一首入詞賦，上編皇矣漢祖以下敘述七十條入詞賦，下編皆遵文正公原抄編訂，蓋以類相從也。

劉向戰國策序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敍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悼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以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以上言仲尼之道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

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件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以上言六國爭強，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始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崑崙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逸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以上言秦以詐力并天下而終致敗。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以上言戰國之士因時而盡策。

許慎說文序

錢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

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夫楊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一二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書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以上文字之原及古文大篆其後諸侯力政，不統于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晦，軍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以上秦小篆及八體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目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以上西漢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

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以上新室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觀字例之條，怪書藝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指，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今敝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謬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指，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僞。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以上述已著書之指，以大小篆合古籀。

五百四十部目後敘

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也。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四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爲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于時大漢，聖德照明，承天稽唐，敷崇殷中，遐邇被澤，渥衍沛澍，廣業甄微，學士知方，探賾索隱，厥誼可傳，粵在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曾會小子，祖自炎神，縉雲相黃，共承高辛，大岳佐夏，呂叔作濟，俾侯于許，世祚遺

靈。自彼徂召，宅此汝瀕，竊叩景行，敢涉聖門。其宏如何？節彼南山，欲罷不能，既竭愚才，惜道之味，聞疑載疑，演贊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稀，儻昭所尤，庶有達者，理而董之。

召陵萬歲里「公乘」草莽臣沖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於天，下流化於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背，神人以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爲漢制，博采幽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崇，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遠受古學，蓋聖人不妄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妄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遠，作說文解字六載，羣書之詰，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齋詣闕，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臣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臯死臯，稽首再拜，以聞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召上書者汝南許沖詣左掖門外會，令并齋所上書。十月十九日，中黃門饒喜以詔書賜召陵公乘許沖布四十匹，即日受詔朱雀掖門，敕勿謝。

范曄後漢書宦者傳序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宦，亦備其數。闕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

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劌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賈著庸於秦趙及其敵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以上皆官原起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令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侍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以上前漢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八和帝卽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瑤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庸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弑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以上後漢宦官事實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于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嬌嬖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芽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敢軍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孳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威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執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襲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

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以上宦官災毒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關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蚘蟻之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援救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魏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以上辨許遠事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甯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不下之死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州，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以上并嘆巡遠事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

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洲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屈降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以上南雲事張籍曰「有子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歲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曰「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就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以上雜述張巡事

韓愈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蘊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撥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韓愈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伯易伯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韓愈贈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啟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以上體制。嶺南節度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颶風一日踔數千里，漫漶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魖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以上地理

俗集雜錄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尙書鄭公爲刑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
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尙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櫨屋以
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
愨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
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
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
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
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
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閒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探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
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
連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
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傲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
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
深廓其有容綵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
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齊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身以徜徉」

韓愈送王秀才墳序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駟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柳宗元論語辨二首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而。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若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仲尼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

士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堯舜之不遺，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武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柳宗元辨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鄆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四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事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佚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渚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于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與？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僞作好文者可廢邪！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柳宗元辨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

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嘗輩數家，皆見剽竊。曉然而出其類，其義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與，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與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意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認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柳宗元辨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仄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猖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柳宗元辨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間聚及古治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子也。爲是書者，墨子之道也。

柳宗元辨鴟冠子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爲盡出鵬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鵬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異者，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鵬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邪？假令真有鵬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邪？曰：「不類。」

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序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註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寔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以上經。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以上史。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繼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以上子。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以上唐。代興文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闊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與？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與？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不可惜哉！

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序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夫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前而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以上蓋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蒼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以上蓋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歐陽修五代史一行傳序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與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其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以上疑潔身之士，遠遁自古賢材，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過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以上疑節義之士，沒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無無媿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入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五

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歐陽修五代史宦者傳序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難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以上數張承業之賢，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籍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以上泛論宦官之禍，而歸結於唐昭宗。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

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僞，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以上五代宦官

歐陽修蘇氏文集序

余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常能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以上言子美文必伸於後世。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有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以上言子美生於治世，又能文，竟以才見廢。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息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

而學者稍遜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以上言子美爲古文於舉世不爲之時。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觀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世所指名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以上言同時得罪者多復進用，獨子美不幸早死。

歐陽修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選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妄交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肯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以上惟儼不妄交人，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筭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酬衆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座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達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以上惟儼與人辨語之詞。然惟儼雖做乎退優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敏生平所爲文數百篇示余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

矣。

歐陽修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以上與曼卿交因以求天下奇士浮圖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權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以上敘已與曼卿祕演三人蹤跡。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怯其囊，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巖崖峯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十首

右漢公防碑者，迺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防修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防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防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居，左

右若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從，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卽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徙爲御史，鼠嚙被具。君乃糞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敕尉部吏收公防妻子。公防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防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防妻子，屋宅六畜，儻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妄矣。以上述碑中語。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防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以上歐異說易以

或人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於野，爲再立之，並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專率皆弔哀候病，接際離通

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矚目在人，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秦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村，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當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養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脚跡，並碑銘二。閻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兼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參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元宗詔附。元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猶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元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眞可笑也。

右合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元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甯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元宗自除內難，遂致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知爲政之本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襪，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質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十一年。題名者五百一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錄爲

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姪並侍，或僚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外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雁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歐陽修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岷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澗，探者腰組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嘗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以上言好之而有力，則物皆可致。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之聚也。以上言金石文學雜聚。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其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

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並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以上述集古錄目之意或譏余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物業而必散

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不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而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竟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政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僊、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以上書自方五代之際，儒學旣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閱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以上五代時著作。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慄恚，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以上在宋後義議。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卽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說，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以上太宗真宗時再進再絀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旣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緝姦臣，修人事，反獲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以上敘義議在太宗時不言符瑞，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將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

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待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以上言當時毀譽虛實難盡信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曾鞏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中著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以上考書非本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禮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以上敘幹志事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離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停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以上論其書合道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以上考其行之賢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跡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願臣之方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以上自述表章之意

曾鞏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

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鈞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爲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以上言法以適變，不必同道以立本，不可改。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戰國遊士之說爲世大禍。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難一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以上言籍不可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曾鞏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尙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以上言古者道一說一無衆說雜出之間。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蠶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緝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說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以上言周未有漢異說誕漫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以上言劉向亦爲衆說所蔽，不能拔俗。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會鞏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被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

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以上敘書之在亡，分合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以上言後世之士，道不行於妻子，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采、芣、芣、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採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王安石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核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廣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以上歎周禮之美備，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跡，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爲難。以上言訓釋復古之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暨靈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王安石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等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由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以上言詩義難明，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徵言與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願臣等所聞如燭火焉，豈足以廣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樸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續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王安石書義序

熙甯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馬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或莫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獻謹序。

馬端臨文獻通考序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與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以上言史記於治亂興衰典章二者並詳他史則不能觀其通。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成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願無其書，獨非後學

之所宜究心乎以上言治亂興衰有遺憾可稽而與章經制無善可以會通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毫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密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匭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絃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敍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敍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當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薄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敍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以上言杜氏通典尙有未備未善之處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憂薰心三餘少暇吹竿已濼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尙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列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權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徵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以上言自述已之著作較通典有同有異也凡敍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得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

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各以小序詳之。以上言採

據舊說間附己意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窺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劇目鉢心，亦何所發明？聊緝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以上據晉書有繁蕪闕略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瘠，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姦僞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僞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姦敝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遂爲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太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墜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以上言不封建則井田不可行。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時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戶，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

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作田賦考第一，敝歷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以上言農與商鞅楊炎之事，君子蓋稱而不能不遵其法。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爲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適宜之物，作爲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刀布即錢幣形如刀也。然珠玉黃金，爲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圖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以上錢幣。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於是鑄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爲「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賈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宋慶歷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爲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爲幣，則始以無用爲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時，寒藉以衣，飢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錢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以上以楮爲幣作錢幣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蠢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爲士，則道問學；及其爲農，則力稼穡；及其爲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興立者，民也。光祿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劣，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慚；農安於犂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屏不足，以滿隅者，總之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爲國之盛衰。官既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爲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爲重，而民益窮苦憔悴，祇以身爲累矣。作戶口考第三，敝歷代戶口之數，與其

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與土木則親舂鍤，調征行則負糶，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勞，其理則然。然則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爲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日差，日僱，日義，紛紜雜襲，而法出姦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老嗇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凌暴之至此極乎？作職役考第四。敘歷代役法之詳，而以復除附焉。凡二卷。

征權之徒有二：一曰山澤茶鹽抗治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蓋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權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以上言征額日重，則官與商賈豪強皆無利可圖，然既以立爲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爲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鐵，或望戶而權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權徧於天下矣。蓋昔之權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權，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以上言農民代商受困如鹽課歸地丁之類。作征權考第五。首敘歷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齊，則次之權酤始於漢，權茶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斂者，若津渡關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貨，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故又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賈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昉於周官之「

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防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糴之。蓋懋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豪征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浸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權蓄賈居，待賣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揀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值，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籍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作市糴考第六，凡二卷。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西服俱無之。說者以爲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卽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務爲奇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至於珍禽奇獸，邪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姦諂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甚至指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作士貢考第七，凡一卷。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觀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天府，又有玉府內府，且有一「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爲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於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所祿昌，淫侈辟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

龜鑑也。作國用考第八。敘歷代財計首末，而以漕運賑恤獨貸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尊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爲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以上言唐虞三代取德，兩漢魏晉取才。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摺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勸籍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勸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以上言隋唐以後官人皆出於銓曹科目。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之士被舉者，未有不入官，神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爲防閑檢梃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爲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塗，撤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作選舉考第九，凡十二卷。以上言舉士與官分爲兩門。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時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尊之則爲師，鈞是人也。

以上言三代以前吏與師合而爲一。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治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爲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空歸也。國家之學官，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以上言政與學分而學日衰。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爲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作學校考第十。敘歷代學校之制及祠祭褒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凡七卷。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義和掌歷，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麤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歷，醫祝之流，特設其官百處，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搢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以上分清濁。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籲俊之流。宮伯內宰，盡興賢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爲侍中，以尊士備郡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官禁，陪侍宴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爲公卿將相，爲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豎嬖倖，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搢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以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爲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以上分內外。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冑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爲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以上分文武。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有大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

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諧營繕不過爲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尙書令在漢爲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爲大臣所不敢當之尊官校尉在漢爲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爲武弁所不齒之冗秩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庠懸絕如此以上名實不符古今互異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作職官考第十一首敘官制次序官數內官則自公師宰相而下外官則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祿秩品從之詳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視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然則義者祭之禮也數者祭之儀也古者人習於禮故家國之祭祀其品節儀文視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周衰禮廢而其儀亡矣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戴記是也儀禮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於職掌者則言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以上祭祀儀節久矣漢鄭康成深於禮學作爲傳注頗能補經之所未備然以譏緯之言而釋經以秦漢之事而擬三代此其所以舛也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秦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爲靈威仰或以爲耀魄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復博瞻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王肅諸儒雖引正論以力排之然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常參酌王鄭二說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廢也以上鄭氏說不足據至於禘祫之節宗祧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適折衷其叢雜牴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與義著爲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爲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闕略不接續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註之文兩字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曉而不如楊氏之純正今並錄其說次及歷代祭祀禮儀本末而唐開元宋政和二禮書中所載諸祀

儀注，併詳著焉。以上祭禮并錄社禘之說。作郊祀考第十二。以敘古今天神地祇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次六宗四方，此社稷山川，次封禪，次高禩，次八蜡，次五祀，次籍田祭先農，次親蠶祭先蠶，次祈禱，次告祭，而後以雜祠淫祠終焉。凡二十三卷。作宗廟考第十三。以敘古今人鬼之祀，首國家宗廟，次時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諸侯宗廟，而以大夫士庶宗廟時享終焉。凡十五卷。

古者經禮儀禮，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節目之詳者矣。然總其凡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冠昏喪祭鄉相見，此先王制禮之略也。秦漢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制爲一定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昏喪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無沿革，不煩紀錄，以上三宗無沿革者不之及。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朝儀巡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璽，車旗鹵簿，及因禮之國恤耳。今除國祀，學校選舉，已有專門外，朝儀以下，則總謂之「王禮」。而備著歷代之事迹焉。蓋本晦庵儀禮經傳通解所謂「王朝之禮」也。以上略序王禮之日，其本無沿革者，若古禮則經傳所載，先儒所述，自有專書，可以尋求，無庸贅敘。若今禮則雖不能無失，而議禮制度，又非書生所得預聞也。是以亦不復措辭焉。作王禮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音樂之正哇，有關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爲歷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閹工人常肄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蘇之徒，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爲憂，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士宇，且陷入女真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

暇制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已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爲，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樂既成而故已秬，國已衰矣。以上言漢唐宋盛時無樂成而政已衰，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擯萬寶常之議；及樂成，寶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將盡。』噫，使當時一用寶常之議，能救隋之亡乎？然寶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以爲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鳩萬、寶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待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爲議論，究律呂於黍之縱橫，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消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擊捫燭之爲，愚固不知其說也。以上言樂有神解不在簡編尺量之末，作樂考第十五首，敘歷代樂制，次律呂制度，次八音之屬，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盡古今樂器之本末。次樂縣，次樂歌，次樂舞，次散樂，鼓吹，而以徹樂終焉。凡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諫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以上古者教練多而調發少，後世士自爲士，農自爲農，工商末技，自爲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爲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爲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

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爲二途。諺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季也，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爲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以上言後世兵民判然爲二作兵考第十六首，敘歷代兵制，次禁衛及郡國之兵，次教閱之制，次車戰舟師馬政軍器，凡十三卷。

昔漢陳咸言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蓋漢承秦法，過於嚴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淫刑喜殺，習以爲常，咸之言蓋有激也。竊嘗以爲劓、劓、剕、劓、剕、剕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以賢聖之君，而不免變亂虐之制，由是觀之，咸言尤爲可味也。以上言議法當依於輕，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卽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卽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衆。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鉗爲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纒翦其毛髮，所欲陷者，與死比，於是犯罪者，旣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爲甚。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卽有虞所謂「鞭扑流宥」。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以上言漢魏六朝輕重大宜，唐以後五刑乃爲不易之典。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姦之患，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俾無辜罹毒虐者，抱沉寃而莫伸，而舞文利賂者，無後患之可惕，則亦非聖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以上言輕刑裏姦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詳讞，遺贖，刑赦宥，凡十二卷。

昔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古，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首末具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爲筮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爲經之疵也。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則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銅，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

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爲之興廢也。以上言秦焚書實未嘗亡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豈亦秦爲之厄哉！昌黎公所謂「爲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豈不信然！夫書之傳者已鮮，傳而能蓄者加鮮，蓄而能閱者尤加鮮焉。宋皇祐時，命名儒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記館閣所儲之書，而論列於其下方，然止及經史而亦多闕略。子集則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德龔氏公武有讀書記，直齋陳氏振孫有書錄解題，皆聚其家藏之書而評之。今所錄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則探諸家書目所評，并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凡議論所及，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真偽，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具載焉。俾覽之者，如入羣玉之府，而閱木天之藏，不特有其書者，稍加研窮，即可以洞究旨趣。雖無其書者，味茲題品，亦可粗窺端倪。蓋彈見洽聞之一也。作經籍考第十八。經之類十有三，史之類十有四，子之類二十有二，集之類六，凡七十六卷。

昔太史公言：「儒者斷其義，馳說者聘其辭，不務綜其始終。」蓋譏世之學者，以空言著書，而歷代統系，無所考訂也。於是作爲三代世表。自黃帝以下譜之。然五帝之事遠矣，而遷必欲詳其世次，按圖而索，往往抵牾。故歐陽公復譏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務多聞以爲勝。以上言史記世表爲歐陽所譏，諸系似不可信。然自三代以後，至於近世，史牒所載昭然可考，始學者童而習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概。至其傳世歷年之延促，枝分派別之遠近，猝然而問，雖華顛鉅儒，不能以遽對。則以無統系之書故也。以上言無譜系則茫然難考。今倣王溥唐及五代會要之體，首敘帝王之姓氏出處，及其享國之期，改元之數，以及各代之始終，次及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於篇，而歷代所以尊崇之禮，册命之儀，并附見焉。作帝系考第十九，凡十卷。

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室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蓋古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

則地宜曠；而夷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爲自商而砥石，而復居商，又自商而亳，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爲自郟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之國也，然以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秦伯之爲吳，鬻釋之爲楚，箕子之爲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也，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於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己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爲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以上言古者上下均至公，封國非有截然之疆界。秦既滅六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爲己有，再傳而後，劉項與羣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誅項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與爲項氏所立者，皆擊滅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吳之屬，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荆、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傳而後，賈誼畫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以爲親者無分地，而疏者偏天子，必爲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剿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剿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剿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以上言漢之封建，凡三變而猜防益深。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偏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己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疏畏偏，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雖懲秦之弊，復行封建，然爲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

唐虞三代之公心，爲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遽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以上言堯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封建可久，因及漢末之弊。逮漢之亡，議者以爲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勢，然愚又嘗考歷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諸弟，帝子受封，有伺幽塾，再傳之後，主勢稍弱，司馬氏父子，即據臂取之，會無顧憚。晉武封國至多，宗藩強壯，俱自得以領兵卒，置官屬，可謂懲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難，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釁。宋齊皇子，俱重孺當方面，名爲藩鎮，而實受制於典籤長史之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國最久，諸子孫皆以盛年雄材，出爲邦伯，專制一方，可謂懲宋齊之弊矣。然諸王擁兵，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難。然則魏宋齊疏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晉梁崇獎宗藩，亦不能祛亂，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復議。而王綰、李斯、陸士衡、柳宗元輩所論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廢矣。以上言疏宗藩者有弊，獎宗藩者亦有弊。今所論著三皇而後至春秋之前，國名之見於經傳，而事跡可考者，略著之。如其工防風氏，以至邾、郈、鄆、樊、檜之類是也。春秋十二列國，既有太史世家詳其事跡，不復贅敘。姑紀其世代歷年而已。若諸小國之事跡，見於春秋三傳雜記者，則做世家之例，敘其梗概。邾、莒、許、滕以下是也。漢初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澤侯，則悉本馬班二史年表。東漢以後，無年表可據，則採摭諸傳，各訂其受封建授之本末，而備著焉。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則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作封建考第二，凡十八卷。以上自述凡例。

昔三代之時，俱有太史，其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猶是任也。至宣帝時，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蓋必二任合而爲一，則象緯有變，紀錄無心，斯可以考一代天文運行之常變，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墮廢離隔，不相爲謀，蓋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書，而史氏以爲官失之，可見當時掌占候與司紀載者，各爲一人，故疏略如此。以上言古者司天之與紀時政合而爲一。又嘗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魯定公十

五年，至漢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傳，書日食凡七而已；然則遺缺不書者多矣。自漢而後，史錄具在，天下一家之時，紀載者遞相沿襲，無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國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蒼旻也，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者，而又日月不相脗合，豈天有二日乎？蓋史氏之差謬，牴牾其失大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雖庸奴舉目可知，而所書薄蝕之謬，且如此，則星辰之選留伏逆，陵犯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姑述故事，廣異聞耳。天文志莫詳於晉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爲簡明。宋兩朝史志，言諸星去極之遠近，中興史志，探近世諸儒之論，亦多前史所未發。故擇其尤明暢有味者，具列於篇，作象緯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數，次天漢起沒，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變，次雲氣，凡十七卷。

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蓋天地之間，有妖必有祥，因其氣之所感，而證應隨之。自伏羲作五行傳，班孟堅而下，踵其說，附以各代證應，爲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則陰陽五行之氣，獨能爲妖孽而不能爲禎祥乎？其亦不達理矣。雖然，妖祥之說，固未易言也。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而桓靈非治安之時也。誅殺過當，其應爲恆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漢文帝非淫刑之主也。斬蛇夜哭，在秦則爲妖，在漢則爲祥，而概謂之龍蛇之孽，可乎？僵樹蟲文，在漢昭帝則爲妖，在宣帝則爲祥，而概謂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於此，不得其說，於是穿鑿附會，強求證應，而罕有所不通。以上言五行志之說，多不可通，竊嘗以爲物之反常者，異也；其祥則爲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湧地震豕禍魚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故今取歷代史五行志所書，并旁搜諸史本紀，及傳記中所載祥瑞，隨其朋類，附入各門，不曰妖，不曰祥，而總名之曰物異，如恆雨

恆陽恆煖恆寒恆風水潦火災之屬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舊名。至如魏晉時，魚集武庫屋上，前史所謂魚孽也。若周武王之白魚入舟，則祥而非孽。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一爾。故均謂之魚異。秦孝公時馬生人，前史所謂馬禍也。若伏義之龍馬負圖，則祥而非禍。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亦一耳。故均謂之馬異。其餘鳥獸昆蟲草木金石，以至蠶繭詩讖之屬，前史謂之羽蟲毛蟲龍蛇之孽，或曰詩妖華孽。今所述皆並載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以異名之。以上自述命名物異之意。其豕禍鼠妖，則無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舊名。至於木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爲妖，如桑穀共生之類是也。若雨木冰，乃寒氣脅木而成冰，其咎不在木也。而劉向以雨木冰爲木不曲直。華孽者，花失其常性而爲妖，如冬桃李華之類是也。若冰花乃冰有異而結花，其咎不在花也。而唐志以冰花爲華孽。二者俱失其倫類。今革而正之，俱以入恆寒門。附雨雹之後。又前志以鼠妖爲青膏青祥，物自動爲木珍，金物自壞爲金珍，木其說俱後學所未諭。今以鼠妖青膏各自爲一門，而自動自壞，直以其事名之。庶覽者易曉。云作物異考第二十二凡二十卷。以上釐正諸名目。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爲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爲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爲十九，自晉以後，爲州架多，所統架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始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爲夸大，僑置諸州，以會稽爲東揚，京口爲南徐，廣陵爲南兗，歷陽爲南豫，歷城爲南冀，襄陽爲南雍，魯郡在禹跡爲徐州，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爲豫州，而晉則屬兗州。所領離析，磔裂，循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架不復可考矣。以上言九州無定禹跡不可考。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史者，主於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杜氏通典亦以歷代郡縣析於禹九州之中，今所論著九州，則以禹跡所統爲準，沿而下之，府州軍監

則以宋朝所置爲準；沂而上之，而備歷代之沿革焉。至冀之幽朔，雍之銀夏，南粵之交趾，元未嘗入宋之職方者，則以唐郡爲準；追考前代以補其缺，以上言上以禹跡，下以宋代爲準。而於每州總論之下，復各爲一圖，先以春秋時諸國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則及秦漢晉隋唐宋所分郡縣，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漢以來各州刺史州牧所領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輿地考第二十三，凡九卷。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謂蠻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內，九州之中者，則被之聲教，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際，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錄，如蠻，則荆舒之屬也；夷，則萊夷之屬也；戎，則山戎，北戎，陸渾，赤駒之屬也；狄，則赤狄，北狄，泉落，鮮虞之屬也。載之經傳，如齊桓之所攘，魏絳之所和，其種類雖曰戎狄，而皆錯處於華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羈縻之。至於沙磧之濱，濠海之外，固未嘗窮兵黷武，絕大漠，踰懸度，必欲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旂幟，以震耀當時，而誇示後世也。以上言三代時四裔皆在中華之地。秦始皇既并六國，始北却匈奴，南取百粵。至漢武帝時，東并朝鮮，西收甘涼，南闢交趾，珠崖，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車師，大宛，夜郎，昆明之屬，俱遣信使，齎重賄，招來而羈置之，俾得通於上國，窺其廣大，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自是之後，世謹梯航，歷代載記所敘其風氣之差殊，習俗之詭異，可考而索。至其世代傳授之詳，則固不能以備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凡二十五卷。

詔令

書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

戮汝！

書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對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書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勛哉夫子！爾所弗勛，其于爾躬有戮！」

書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

秦據矯，度苗民弗用，鑿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劓、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與膏漸，泯泯莽莽，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臞，以上苗民作五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緜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緜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棗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以上舜舜說有苗制刑法。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弔，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以上告典獄者以伯夷爲法以苗民爲戒。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以上言權刑乃克有終。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虔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鎊，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鎊，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鎊，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剕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占咸庶中正。其刑其

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以上專言罰之條理。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子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術，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實，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書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以上管之先世輔弼文武。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我國家純。既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以上平王遭家難，無人匡扶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子嘉，以上嘉文侯之功。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甯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甯，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以上賜麥。

書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與。善教乃甲冑，敵乃干，無致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以上除戎器。今惟淫舍陸牛馬，杜乃撻斂乃罪，無敢傷拮據之傷，汝則有常刑。以上清道路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以上嚴紀律。無敢寇攘，踰垣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縶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

殺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蕘，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以上魯權壁章

書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以上自悔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達，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諂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以上悔陳老成而親佞人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以上言國以一人喪以一人興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之辭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饗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子處，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廓，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避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以上惠襄以前皆藉諸侯靖難 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懿，

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以上靈景無惡秦之妖言將廢。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以上訴單劉及晉之晉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甲天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以上滅六國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以上議帝號。

■漢高帝求賢詔十一年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

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諸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漢文帝賜南越王趙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雍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諱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以上敘田代卽帝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以上存眷兄弟墳墓勸令息兵。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乘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以上不食其土，抑勸去帝號。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漢文帝除誹謗法詔二年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

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讓；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漢文帝除肉刑詔 十三年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誨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漢文帝增祀無祈詔 十四年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揚珪幣。以上增祀。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復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以上無祈。

漢文帝民食不足求言詔 後元年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以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

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而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漢文帝遺匈奴書前六年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摩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興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毬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四錦二十四赤緹綠繒各四十四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漢文帝遺匈奴書後二年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漢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養卒馬世世昌樂翁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成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氈罽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

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政行驟息，燠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漢文帝策問賢良文學 十五年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逮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載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廟之不甯，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漢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後二年

陛下利鋒，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

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泰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疆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各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使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漢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朔元年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旋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漢武帝報李廣詔 元狩二年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苦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漢武帝封齊王策 元狩六年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闕！受茲書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于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好巧邊眚；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妥。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業德，毋迺廢備，非教士不得從，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漢武帝策問賢良文學

元光五年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載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踐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治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

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與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漢昭帝賜燕刺王旦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搆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蕩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弟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違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率齊，耐見高祖之廟乎？

漢宣帝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元康二年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漢元年帝議封甘延壽等詔

建昭四年

匈奴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

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賭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與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于法，而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閱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與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馳之長，常效貢職，不敢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以上往賓西南夷之故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以上有司發軍興之失，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土，開烽舉燧，燔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頭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以上邊郡之士，敢懷死難之賢，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以上亡逃自殺者之愚，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

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疇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籍谷山澤之民不徧聞
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毋忽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撫風之
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隨定笮存邛略斯榆攀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
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
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贖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方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
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
狄敵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以上蜀大夫疑招西夷之非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
而巴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
——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
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汎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
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甯營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賦
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以上舉禹以證非常之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輶駟拘文牽俗循
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諱不云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
君恥之以上言賢君規模宏大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

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民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以上言異域慕漢向化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勃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徵牂柯，鑿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遯不閉，咎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凌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以上言開西夷事不可已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鶴鸞已翔乎塵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敵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王尊敕掾功曹教

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足以致千里；闕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污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光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器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漢光武報臧宮馬武詔二十七年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且北狄尙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班彪擬答北匈奴詔

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

兵將歸帶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齋雜繒五百匹弓韃韃九一矢四發遣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尙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等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漢明帝卽位詔

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畏不敢荒甯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懷柔百神惠於縹寡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爲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逮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苦同產同產子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縹寡孤獨篤癯粟人十斛其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又邊人遭亂爲內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還邊悉其所樂中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澗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虛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其以禹爲太傅蒼爲驃騎將軍太尉熹告證南郊司徒訢奉安梓宮司空魴將校復土其封熹爲節鄉侯訢爲安鄉侯魴爲楊邑侯。

漢明帝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詔 永平二年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社禘，舞功德。其班時令，救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闕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甯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宏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實，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踞踏惟慙，素悛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漢明帝辟雍行養老禮詔

永平二年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今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祖割，執爵而酌，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尙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者，耆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漢明帝申明科禁詔

永平十二年

昔嘗閱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甯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溷考之意哉！又草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漢明帝塞汴渠詔

永平十三年

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漉淺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兗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疆則右隄傷，左右俱疆則下方傷」。宜任水執所使之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滄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絜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績，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

漢章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詔

建初元年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甯，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劬畝，不繫閭閻，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漢章帝禘祭詔

建初七年

祖考來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存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

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庶或饗之，豈亡克慎，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皆有差。

漢章帝詔三公元和二年

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息事甯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愾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敕二千石，各尙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漢和帝恤民詔永元十二年

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執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辜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馬援誡兄子書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

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鄭玄戒子書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以上游歷學業。遇閣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以上出處歲年。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以上傳家。咨爾莞莞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勸求君子之道，研讀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絃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以上自述志事未竟。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憾，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蜀漢後主策丞相諸葛亮詔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不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以上數曹氏之惡，昭烈皇帝體明教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以上述先主功績，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蹇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勸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襲行天伐，除患甯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以上後主嗣位諸葛專征，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傲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旣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以上言以順討逆，兵勢甚盛。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旄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餘之。昔鋪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

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朕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以上敘降甲民。

諸葛亮與羣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污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以上言大臣立權以珍逆亂。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棺徐璜，並作妖孽，鑿鑿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餐閣遺醜，本無懿德，標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禪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怙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旌麾威柄，冀獲秦師一冠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

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甯蹈險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披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鞞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大有造於操也以上言與操合紹初謀後會驚駕反旆擊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霄運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鎮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彘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僚箝口道路以目尙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亨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以上言操專制朝政謀賊慮長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污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罽繳充蹊坑井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以上言操發掘墳墓及諸虐政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合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燒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帥震懼晨夜遁逃屯據放倉阻河爲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聘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濕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倚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熇飛蓬覆滄海以沃燦炭有何不滅者哉以上言操與紹相拒又換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

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兇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遇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以上言操軍心易離，方今漢室陵遲，網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揚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勸哉！以上勸以恩義。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

年月朔日子，尙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幾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伏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以上泛言見幾違害。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宇不足以洿簡墨，譬猶穀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蠶箋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墨，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迹，用申膏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馨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獗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漚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已陷其胸。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

不足持也。以上言吳國屢取滅亡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強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鸚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缺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橈。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唇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師涉隴，則建約梟夷，旌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遁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賓、侯杜、漢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以上言曹氏武功之盛，反破韓馬宋張。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漢，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漢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以上順逆之分。夫鷲鳥之擊，先高擡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商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僃，雲、緡、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尅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以上陳五道伐吳之盛。丞相銜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投降，還討臧回。薛洪、穆尚，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免，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

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寧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以上歷數拔用降將。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苟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邱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燻俱滅者，亦甚衆多。百凶得失，豈不哀哉？以上泛論吉凶禍福。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遺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時，著名海內。虞文綸，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秦明當世雋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長寶利器，而並見驅逐，兩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以上歷舉江東舊德名臣，蓋鳳鳴高岡，以遠屠羅，賢聖之德也。鸞鳩之鳥，巢於葦苕，若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窄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驥在足，則猛虎絕其蹠；螻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迷，而忘復闡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若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敬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魏明帝賜彭城王據璽書

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齋珠玉來到京師中，尙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甯於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勸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於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嘗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爲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復之誥，仲尼論行，旣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曹植下國中令黃初六年

身輕於鴻毛，而誇重於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違百司之典議，舍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貶，富而不慙，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此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鍾會檄蜀文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

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懲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翼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語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卽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關右，勞動我邊境，侵攘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入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甯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煖毒，懷而不祿，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爲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儉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

苞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衡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

今相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甯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隄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以上魏室中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曠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迹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以上征遼東，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峴，遂依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於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冏，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幾，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采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曠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徒，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以上平蜀又南中呂興深親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卻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備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澮泱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奮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以上陳兵勢之盛。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自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驟然改容，祇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

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帥徐征，羽檄獨日，旌旗流星，遊龍躍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戮，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以上勸降。

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風雲玄感，蔚爲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默之際，眇然難究，淵流浩漭，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象陳昧，撫迹懷人，來歎實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遊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

宋文帝誡江夏王荊州刺史義恭書

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子，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諸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

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捕酒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與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

陸贄擬奉天改元大赦制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丕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尹爾卿尹，庶官消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於人，澤垂於後；肆予小子，獲續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疻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邱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與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會莫愧畏，敢行陵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佑，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以上皆自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僚，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於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昨因內省，良用豐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願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膺虛美。重余不德，祇益懷慙。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以上謝絕徽號。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天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爲之父母，實增

愧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以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將相，有以勳奮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己宏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卽遣使分道宣諭。朱泚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宏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以上赦李田等叛將。朱泚大爲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效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以上不赦朱泚而赦其部下。天下左降官，卽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入配隸，及藩鎮效力，並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官，兼別敕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得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及反逆緣坐，承前恩朕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斂。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廈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沈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以上簡洗有罪官職仍與錄用。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全城，驅除大憝，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曠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常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內仍同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敍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準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分。以上敍錄奉天定難功臣諸道諸軍將士等，人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甯，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

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爵，仍許回授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以上錢錄各方鎮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薶髒，禮典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問，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歸本管，官爲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以上收葬死者，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與吏因爲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訖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墜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權織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甯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於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攸甯，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爲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以上減放賦及奉天給復，尙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迹邱園，不求聞達者，委所任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識韜鈴，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悁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以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以上薦達賢才，旌卹民間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已師儉，爲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有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卽商量條件停減聞奏。以上停減用度，布澤行賞，仰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於懷，敕書有所未該者，委所司類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陸贄擬議減鹽價詔

經史百家雜鈔 卷二 詔令

一二五

三代立制，山澤不禁，天地財利，與人共之。王道寢微，強霸爭鶩，於是設祈望之守，與權管之法，以佐兵賦，以寬地征。公私之間，猶謂兼澤，歷代運用，遂爲典常。自項寇難，春興已三十載，版干櫓者，農耕盡廢，居里閭者，杼軸其空，革車方殷，軍食屢調，人多轉徙，田畝汙萊，乃專煮海之利，以爲贍國之術，度其所入，歲倍田租。近者軍費日增，權價日重，至有以穀一斗易鹽一升，本末相踰，科條益峻，念彼貧置，何能自滋，五味失和，百疾生害，以茲天弊，實爲痛傷，嗚呼！朕丕承列聖之緒，遐覽前王之典，既不克靜事以息用，又不獲弛禁以使人，征利滋深，疲貳致困，予則不恤其誰省憂，應江淮并峽內權鹽，宜令中書門下及度支，商議裁減，估價兼釐，革利害，速具條件聞奏，削去苛刻，止塞姦訛，務於利人，必稱朕意。

韓愈進士策問十三首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爲，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尙忠，殷之政尙敬，而周之政尙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尙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二者之異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與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尙乎無也。觀其所爲，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開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尙在，將何以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謂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強，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

問夫子之言，「盡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爲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此君子之所不爲也。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十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分如錦鏤，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尙書省，以至於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絜靜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乎？數焉？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為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而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與？」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敘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瀆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為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

擿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殃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爲聖人乎？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韓愈祭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燭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迹所掩，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豕鹿豕，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騫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沘沘覲覲，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鰕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徒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歐陽修擬制九篇

經史百家雜鈔 卷一 詔令

任守信可「遙郡」刺史依舊廳延路駐泊兵馬鈴轄制

敕：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則無以得士心，山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算。頃自兵宿於野，久而無功，此殆將帥數易之過也。苟其能者，無據奪焉。以具官任守信，選以敏材，臨於戎事，肅軍捍寇，宣力有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歲，顧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士卒之樂，旣收矣，夷狄之情，惟汝款，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茂恩，可。

杜鈇可衛尉寺丞制

敕：朕撫有萬國，而官羣材，不敢專用，獨見之明，而外詔庶寮，各舉其善。具官杜鈇，舉者言爾材堪親民，是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夫善爲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能以此親我民乎？往膺進秩之榮，無爲舉者之累，可。

張去惑可祕書丞制

敕：具官張去惑，國家設官之法，患乎巧僞干譽者之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沈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進，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故又增舊法，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推爾之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非爾志，于譽而進，不可爲，惟思厥中，務廣其業，可。

郭固可雷州軍事推官制

敕：具官郭固，自邊陲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趨時蹈利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未始怠焉者，冀必有得於其間。惟爾之能，乃其素學，夫學有實者，詰之不窮，而推之可用。嘉汝施設，精而有條，虛變適宜，將觀汝用，可。

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渭州物官公事制

敕：具官李仲昌，羣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爲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其類，而

洙以爾充薦。今琦又以爲言。琦洙皆能體吾勞於擇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慎。需然推寵。吾所不疑。爾尙勉哉。以稱茲舉。可。

郭子儀孫元亨可永興軍助教制

敕：郭元亨繼絕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爲臣者焉。況爾先王名載舊史，勳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可。

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李景圭，九州四海，風俗不同，而王者之化無不及。吾於遠者，尤加意焉。夫吏非敏於其事，則不能通俗習而順其宜。政一失焉，下則重困。邈茲南海，爾洙吾民，今會課上聞，增爾榮秩，克勤厥職，以副予懷。可。

孫復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爲，故著之於行事，以爲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爲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說，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爲學者之寵。可。

孫礪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

敕：具官孫礪等，六經皆載治民之術，而法者爲吏之資也。汝等學之，用以從政，經之道廣矣。擇其宜於民者，法之文密矣。取其平而不害者，足以洩爾官，而成厥績焉。膺茲敘遷，勉用爾學。可。

曾鞏擬制四篇

賈昌衡知鄧州制

經史百家雜鈔 卷二 詔令

敕：記舊俗者，稱南陽之民，夸奢上氣力，難制御。今其餘習，殆尚有存者。故有邦之任，朕不輕以屬人。具官某中外踐更，令聞惟舊，茲用考擇，往分彼土。蓋穰涓之間，雖俗雜難治，然教民敦本，興於好善，召信臣杜詩之遺迹在焉。使農桑勸而風俗厚，爾尚思繼於前人，其往懋哉！無替朕命，可。

梅福封壽春真人制

敕：某在漢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而家居讀書養性，卒遺俗高蹈，世傳為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號，光靈不泯，其服朕恩，可。

王中正種諤降官制

朕大興士衆，屬爾等以伐羌。固將舉其巢穴，非徒卻虜收並塞之地而已。兵西出則近，而爾等東緣綏德，回遠之路，以疲士馬，費芻粟，致功用不集。中正議既不審，又約有分地，當攻其左而不能奮擊，以殲除醜類。夫軍賞吾必信，而罰亦安得已哉。是用按爾之罪，降秩有差。其體寬恩，尚思報稱，可。

張知均州制

嶺之西南，桂為劇部。外有溪居海聚之民，壤錯內屬，拊循填守，詎可屬非其人。爾比選於朝，往備茲任，而內不能統齊士吏，外不能綏靖華夷，致茲釋騷，自干邦憲。奪其美職，處爾偏州，茲惟朕恩，無忘思省，可。

奏議

書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

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以上言無逸，遺知艱難。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以上殷三宗及後王。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以上周文王。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以上商王。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上言宜聽訓，誠不可變舊法。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訾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訾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以上言怨者，可數不可怒。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左傳季文子諫納莒僕之辭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

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一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以上數莒僕之凶德。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散、檮、戡、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虺、叔猷、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舜不能舉禹，禹不能舉皋陶，皋陶不能舉伯益，伯益不能序地，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以上舜舉十六相，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告之則頑，舍之則鬻，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摛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以上舜之四凶，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左傳魏絳諫伐戎之辭

無慈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敬無親而貪，不如伐之。」

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以上言不可獲戎失華，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能髡，尨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讎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恐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隱，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子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讎隱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以上引后羿事，言不可恃力備武，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悛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以上因羿淫于田，并以諷諭，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以上和戎之利用德度者不用力也。

左傳遠啓疆諫恥晉之辭

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闢，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

蓋啓疆曰：一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類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以上言行禮不務恥人，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鄆。自鄆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靡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若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以上言恥人不可無備，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綽，說，女，齊，梁，丙，張，幣，輔，爨，苗，賁，臯，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以上言晉多才強盛，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李斯諫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以上言秦之先四君賴客之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

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駘，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綳之衣，綿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箏，而歌呼鳴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以上言色樂珠玉不必秦產。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取，西向慕足不入秦；此所謂箝寇兵而齧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以上言不宜逐客以資敵國。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鉦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

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成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執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以上序——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慮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一日中必變，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安全甚易，不肯蚤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賈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廬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諉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虛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

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已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微矣，其執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知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羸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皆衆理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合信越之倫，列爲微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經之大氣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搗，身虛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

病非徒瘡也，又苦蹶整。元王之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信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整，可為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欲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賞，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顛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宜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夫辟者，一面病，病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不獵猛獸而獵田廩，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以上可為流涕之二實止匈奴故事。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閨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寔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纒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繡，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襲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以上長太息之一。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糧鈕，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

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彞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儉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覺，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塞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豈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以上是大息之二。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適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謂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

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著，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溢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關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

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處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則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制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醜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室，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史，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于器，尚懼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

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鯨削髡，別管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陸康，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遁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督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斃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間豫讓，豫子曰：「中行乘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一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喪節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輒不勝任者，不曰罷輒，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整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誦臯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盪，誦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梓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憲，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

結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蔽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以上不避尊大臣一條，長太息之三，魏高堂隆諫明帝疏稱太息者三殆擅此。

■ 賈誼論積貯疏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阨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以上陳財者多，立處焉。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而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孕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所擊，罷夫羸老，易子而敵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酒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以上言積貯以備兵革。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駭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便天下各食其力，末枝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庶如墨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蠅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以上請置諸子以爲蕃扞。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遁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以上規畫維陽及梁三國。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執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甯，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遺事，故使人臣得舉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賈誼諫封淮南四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執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自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自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

布常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專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賈誼諫放民私鑄疏

法使天下公得願租鑄銅錫爲錢，敢難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鯨鯨日報，其執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執積於此，羸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鯨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以上公鑄起奸，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以上錢法輕重不一，今農事棄捐，而採銅者日蕃，釋其耨，治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乘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以上採銅與禁鑄並失，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鯨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銅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貴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以上收銅七福。

賈山至言

經史百家雜鈔 卷二 奏議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諫，願借秦以爲論，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花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緒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駑，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治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顯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以上言秦亡之慘以諫。——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礪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濱，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探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適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醴，祝鮀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

魯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靡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以上言古人能養直士，臣故與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悞，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瑯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簠，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桑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烟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諱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楡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證言則退。此之謂也。以上言秦不養老，無輔臣，諫士故亡。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甯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是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纓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嘗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

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后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宏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訴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馭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衛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以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紹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遺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嫌，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惑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先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以上言宜以禮待大臣，不宜從射獵宴遊。

龍錯言兵事書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

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適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以上言用兵擇於將，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以上得地形，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舉，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以上卒服習，兵不精，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以上器械利，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一臣又聞大小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身，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以上比較中國與匈奴之長技而言其可勝，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

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輯其心，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以上兼用降胡與漢兵二者之長。」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

■ 鼂錯論貴粟疏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以上言楚重農桑乃有其民。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以上言貴賤輕重操之自上。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

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賣而買，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其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任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綺。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以上言農桑之苦。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溲。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以上請入粟以拜爵免罪。

■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羸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

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譴發之，名曰「譴戍」。先發吏有譴及贅塔買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敵也。以上秦時戍邊之失。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漠，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以上胡人犯邊難防。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粵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子冬衣廩食，這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教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上募人備塞之法。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 鼂錯論募民徙塞下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以上魏言養民有法。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以上徙遠方。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者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遠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以上嗣邊縣。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財察。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關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頌於虛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

霧雨成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君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驚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絃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襲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弊，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南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

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駢騾，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贖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疆霸諸侯；齊桓公用其讎，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萬乘之權，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蠶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

劍相晒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擊之語，馳域外之義，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詔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詔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叢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麋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與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而况涉乎蓬蒿，騁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能變者，未覩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瞻，民離本而微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摺紳者不懼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可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權，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以上請制度以防淫。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穀擊，介冑生蟻，民無所告愬。以上周失之弱。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簠，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鄒使秦綏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譎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奉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趙主、項梁舉吳，田儼、齊、景駒舉周，市舉、魏、韓、廣舉燕，鄒、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地進至

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以上秦失之強，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樊，略藏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敵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孽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脇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達萬世之變，則不可深諱也。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以上言不可窮兵。曷昔秦皇帝，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敵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募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隳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陘、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幃，百

靡敵，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開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以上高祖伐匈奴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敵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執計之而加察焉。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聳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鬻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實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甯，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贖輕薄，負約反

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以上言越不宜用兵，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資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輻而險，領柁舟而入水，行數百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聞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檣，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聲，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晷不及夕，臣竊竊爲陛下重之。以上軍士踰嶺死亡之必多，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經，車馬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暉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中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以上言越人易防且可就撫，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

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之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藏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起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傲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斷輿之卒，有不一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以上言僞越之言。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數爲圍，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響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閑，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以上言以德懷遠不必用兵。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修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甯，永維萬事之統，猶懼有關，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分選賢良，修絮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

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箏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紂桀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諍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鳥虛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摩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韻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者，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玉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箏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振，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遺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

先王之德，與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燦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諱謬失其統也。以上對問中蓋闡五帝三王之道，至又將無補與一節，言非天降命不可反勉強行道，則必有功效亦可作樂而天子安治。臣聞天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覆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以上對問中三代受命四句。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勸之斯和，此之謂也。以上對問中性命之情五句。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以上言修飾德教爲政而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

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以上修飾德，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提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以上修飾教化。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顯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隳頽，抵冒殊扞，執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祜，而

享鬼神之盛，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以上對問中伊欲風流而令行至延及羣生一節重在何修何節一句修節德教一段修節德一段除節教化一段未指明仁義禮智信以爲修節德教之目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遊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于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般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質亂，賢不肯渾殺，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繁而不得聘，與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禹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

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以上對問中虞舜之時至勞逸之分一節。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蓬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以上對問中儉者不造玄黃至二端異焉一節。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其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僭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以上對問中殷人執五刑姦至姦姦衰哉一節。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與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

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訐，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功，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懇。」以上對問中風寤，與至未得其真一節，因問任賢而陳貢士之法。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虛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寔微寢滅，寔明堯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

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者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以上對天人微塵一節而推之於化民之道，知命之學。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

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寔微寔滅之道也。以上對問中上嘉唐虞五句，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既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裒盜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祿，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禹，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葬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糜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庶能勿失爾。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以上對册中三五之數五句以下二層爲其間所不及，用册有悉之之語也。亦就天人古今貫穿說下。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遊，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驚聳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

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鷲民，民日削月朘，寔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其家見纒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以上言不惡民判冊問所不及。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以上言總編百家冊問所不及。

路溫舒尙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禪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

聞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適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甯。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以上言宣帝卽太位宜有異恩。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勩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惜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谷絲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始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鳥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詭。」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廣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賈捐之罷珠厓對

經史百家雜鈔 卷一 奏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棠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遑，齊桓棊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致乎秦，與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以上晉三代不廢地而興秦皇務廣地而亡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帝閱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却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靡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以上言孝文偃武，武寤兵，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沈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惻惻之忿，欲驅士衆，濟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路越

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顯顯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瑋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以上言珠厓不足資，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植關東爲憂。

趙充國陳兵利害書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羨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水，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以上言不宜會先零而擊罕。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以上言罕縱爲寇，宜致之使來，不宜往攻。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以上言先零必助罕之患，解仇結黨，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

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惟陛下裁察。以上罷騎兵留步兵屯田發郡騎爲游兵以護田者

趙充國屯田奏三首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以上月須糧穀太多不擬計測不能持久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杖，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疇，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令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以上言屯田而羌可瓦解。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一、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

省甲士辛，循河遼，漕穀至臨荒，以眎荒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徵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雖籍露疾疫瘞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冢，小冢，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荒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冢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遠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禁月而望，以上言先零破散爲期不遠，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壘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關具，烽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能，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以上言屯兵防守之法可持，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以上言虜爲小寇不足患，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遼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以上言繇役不宜復發，轉運不宜多費，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始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

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恐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劉向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則不敢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詔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麴。」釐麴，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以上言虞周和氣致祥，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訾訾，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實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

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周王奔虢，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墮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鷗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蠹蟻蠶午並起。嘗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以上襄周乖氣致戾，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轂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惡，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以上言時多邪黨災異稠，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章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靡見，晷事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

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其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懼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遠善依惡，歛歛營營，敷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詭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劉向論甘遲壽等疏

郡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聞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

延壽副校尉湯，丞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墜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陷康居，屠五重城，奉欽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燎燎，如電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損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虜獲駿馬三十四，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圍蹇於大宛，郅支之號，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土，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劉向論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

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棊，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棊，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以上言國家有廢興，引出文帝薄葬之賢，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槨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邱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秦宮祈年館下，樽里子葬於武庫，皆無邱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之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蓋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相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以上雜引聖哲薄葬之事。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文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壠，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皆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館櫛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

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櫛。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以上言厚葬之非，歸罪始皇。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宏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夫之議，以息衆庶。

劉向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亡御臣之術也。夫人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筮朝事，濁亂王室，子朝

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弑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業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蔣范之言之，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以上歷敘權臣害國而以呂氏之亂引出王氏。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帷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專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擠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警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秦、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以上借言王氏極盛，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卑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以上言王氏大則劉氏危，孝宣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襄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

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以上請顯皇帝王氏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閱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尚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傲幸，以身沒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以上言應赦而姦不止，因陳俗之貪薄。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一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與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執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攷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以上言下之俗本於上之化。今之僞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

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收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以上言教化自近者始，宜先正長安帝都。臣聞天人之際，精稜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威，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宏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終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以上因天災徵應，蓋言宜崇廉西忠直。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議論者未不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以上言遵守舊章不宜紛更。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

戒於無斷；清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致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以上言治性當戒其所不足。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相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禮，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以上言正家當別適庶。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焚焚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以上總起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以上戒妃匹。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賤，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

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以上勸經學。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心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鑾下之顏也。舉措動作，物違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稷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以上威儀之期。

賈讓治河議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污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夫士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士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汎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溝洫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住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提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

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溢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家墓以萬數，百姓怨憾。」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適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亡數如出數年治何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好，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數，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蟹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稅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與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揚雄諫不許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不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制，其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宗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常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陔，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漠，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以上秦漢匈奴之疆。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佚不暫費不永甯，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以上未服時攻伐之難。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薄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P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驚，形容魁健，負力枯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以上既服恐蕪之備。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

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披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重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期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感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失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焚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殺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劉歆毀廟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嗥嗥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桓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併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與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

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懲中國罷勞，無安甯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併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罽靬、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以上孝武功烈，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以上孝宣崇立之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禮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以上雜辨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樊準與修儒學疏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拳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
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以上前古及光武之好學。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
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
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瑤、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
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譴會則論難行，共求政化，詳覽羣言，譬如振玉朝
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
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以上
永平儒學之盛。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饗饗之忠，習譏議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
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
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
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以上陳與修儒學之法三端。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
頭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劉陶上桓帝書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
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

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爰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春園，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窆，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嘆息者也。以上時政食虛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闔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疆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青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上齊七擢，下鎮萬國。以上薦朱穆李膺。臣敢吐不時之義，諱於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令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劉陶改鑄大錢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旋。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勸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養食之人，認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遺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籽

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糜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以上言憂不在貨在乎民飢，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治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感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濟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鑄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以上言鑄無益宜止役禁奪。臣嘗誦詩至於「鴻雁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乘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并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絀纖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闕，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年下笑。以上長窮則恐爲亂。

諸葛亮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陸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以上志意不可卑薄。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

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以上宮府賢才，尚可信任。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軍，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以上自陳志事。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與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以上總收一節。

高堂隆諫明帝疏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殺帛者，乃士民之命也。殺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一陽九，一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土庸勤，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

彼公卿大夫，並與斯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姬熙養育，故稱「懜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薦臻，無以卒歲，宜加懇卹，以救其困。以上言上下勞役宜加懇卹。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昏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以上言當畏天命，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溢不禁，精誠不制，則放盜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以上言情欲不節，將起禍亂。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以上言上吳蜀未平，不宜因民。且秦帝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覆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儉約，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况今天下彫弊，民無儻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以上言存不忘亡，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曩昔，五分居

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田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太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台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一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誡。以上言諫賜不宜減。

劉琨勸進表

建興五年二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瓚，頓首死罪上書。臣瓚、臣瓚、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教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威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緒。所以宏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以上言宗社當有主者。臣琨、臣瓚，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膺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

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舍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副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朝垂，上下泣血。以上聞懼怒之難。臣琨、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元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騷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羿羿，宗姬之雖夫戎，蔑以遇之。陛下撫甯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于上，四門穆穆于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一休詠。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野，蒼生顛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咏，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旣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嬰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莖，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以上言元帝親賢宜嗣失統。臣琨、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弊，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窳，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憂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驚，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胷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

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門極。以上言左右以定民志謹上。臣現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辟閭訓，臣禪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勳，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稔，奉表。臣現臣禪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江式文字源流表

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遠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一教以六書。蓋是倉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邱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以上自古至孔子。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舛。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獨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趨簡易，始用「隸書」。古文自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入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以上秦漢與有尉律，學徒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尙書史。畫省字不正，輒舉勅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厭誼，亦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織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詠藻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旛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

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矣。以上西漢及新莽後漢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卽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漢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音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盡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蔡邕探李斯曹喜之法，以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以上後漢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亦與揖同，博聞古藝，特善曹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厥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官，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殿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以上曹魏晉世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做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以上晉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爲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兔爲駘」，「神蟲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以上元魏文字錯謬，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皆受學於衛覲，古篆之法，蒼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以上自述世習斯業，臣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切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註籀篇爾雅三蒼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複重，統爲

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誦詁假借之誼，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逐字而註；其所不知，則闕如也。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以上自述彙集文字以證爲主而訓詁音聲附見

陸贄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甯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實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尙，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捨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况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爲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以上進言之由。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

或有傍遭註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况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鷂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闖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踳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置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尙曠歲持久，老師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閭閻，管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杆軸已空，輿發已殫，而將帥者尙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感。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效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倡亂之始，氣盛力全，恆趙齊濟，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馮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芄，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憂，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旣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旣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

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紆目前之虞，或與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蠶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頹瘁，而根柢蹶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感惜之，今師與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慮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漂搖不甯，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尙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以上言操失其柄，當務改行，易制，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榮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纒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淇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羣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頓，東寇則轉輸將，阻北魏則郟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榮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朔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疆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敕諸鎮，務使協同，容旨殷憂，人思自救，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駭觸窳，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

備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以上辨輕重緩急。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芄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晚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以徐觀事勢，吏選良圖，此於紆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尙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眞李芄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泊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遭加半之戍，章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况留炮礮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滅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完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唯陛下圖之謹奏。以上請撤河光之兵回授汝洛。

陸贄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竊聞奉宣聖旨，一類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卽謾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卻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於街，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卽

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以上皆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睿特深，縷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好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

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冀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弗拂者，聖人之所尙。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尙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譖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霹靂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差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况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於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

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達，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電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以上書從諫改過爲美德。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勸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修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亡省納也。以上書雷同之論不可輕棄。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竊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極苦上之難達，上極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聘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懷，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詔諛，顧望，畏懼，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聞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聘辯，必勸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願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

下之畏懷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財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寄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訥訥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以上言辭窮者未必理屈。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心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黜黜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蔽，况有疏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蒸人，合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譎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

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遠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以上分別治亂之由，宜戒疏隱，肅忌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宏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疏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漫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抉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戶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

可苟也；任或非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乎矣。以上接下善善惡惡推誠四大端，微臣所以屢屢塵蹟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宏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陸贄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匠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蒼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一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餽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效與？以上言開元始置二庫，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不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變與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慄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尙梗，師旅方殷，

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以上言大難未平，不宜遽私二庫，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侯館之吏，兼探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譏，或醜肆詭譎，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耽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糲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諸藩方與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以上言軍情難怨。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彊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沸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幸，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以上言所以致離怨之理。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慎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環異織麗，一無在，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琴綱，剝輿有舊儀，郡國有恆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

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乘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悛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况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類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以上請改過散財。

韓愈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開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効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一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以上備舉五說之不可。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

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適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以上自陳已說。

韓愈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魏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以上言事佛得禍。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

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斲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以上言蓋崇不應信佛。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于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以上請屏斥。

歐陽修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矣。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

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悛。」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相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陛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事委一不學無識，讒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遂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然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

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復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能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蘇軾上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庶冀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願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綱而已。以上幾起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特陛下下之法，故能勝伏疆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

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轂，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迄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以上據晉書人心。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變路深山，嘗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乎？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豚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

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譏隱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能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以上論制置三司條例司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陛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齊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迹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若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以上言謀事貴於無迹，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委寬等二十九人，并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陽陽皇甫環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權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

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造，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與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意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甯歲矣。以上論遣使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譬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與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安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與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與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以上論興水利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粟，粟岷蜀之蹄，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實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

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于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立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以上論雇役。孟子曰：『始作備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與？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論議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

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勺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糶，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糶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壞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今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以上論均輸。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

與盧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徼幸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若人心止，此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儉安而王氏之覺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簿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空，僊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以上言培養國脈不在富彊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

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番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以上言用老成忠厚不取新銳刻深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遞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而况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精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更法改令，天下騷然。至於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微幸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之上，慮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齟齬，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

講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惟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以上言不取驟遷速化。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厚風俗。止此。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預圖而深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譏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者。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豈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

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言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以上存紀綱，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實舉首進，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備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重，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

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一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運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與事首議之人，冥譎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沒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

兵之初，隨即敗壞，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惰，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疆，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辭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吁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虜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弊於輸送，寶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表，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買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剝鬣魚鱉，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臣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彊，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輕凡庸，輕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糜俸，僅而能繼。

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痛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跡，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與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乘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蘇軾徐州上皇帝書

臣以庸才，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服塞萬一。輒伏懇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

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竭則曩恥，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書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郡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驕發突騎雲縱，冀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萬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蠟木礮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楊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治，治戶皆大家，藏鐵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治戶之財，以哺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東京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治，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治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治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治，治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疆力驚忍之民也。臣欲使治戶每治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治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治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

鐵得北行，則治戶皆悅而聽命，秦猶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敵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營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召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采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常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十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十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十石，二十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人，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

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闔略其小故。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願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羣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菁捕盜賊，得以酒與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畜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目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鱉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將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采唐之舊，使五路盡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伐，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

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甯之後，盜賊竄起，郡國皆以無武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暇，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震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於合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

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閭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不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置之詩是也。又况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閭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畲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

其田而使之有可蠲之古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誅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

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試其能行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息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也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譏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投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彊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

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好其位。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生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彊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

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特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特以爲安哉？願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出。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制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制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貨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匄，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儉情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彊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閭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繯，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其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竊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職者，

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嘗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禮；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彊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彊，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難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取天下之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縶死於曠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

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雖自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

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幣，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特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任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構擊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

武帝趨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儉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讎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爲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疆園，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疆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釐。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執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

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敝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彊所劣，懂懂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於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耳。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甯，蠻夷順服，自三千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驚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

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經史百家雜鈔

足本大字



第三冊



大遠圖書供應社

260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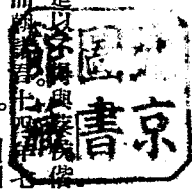
書牘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與。與蔡侯俱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陳侯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鉅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儻，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左傳呂相絕秦之辭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躡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



謙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穀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救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納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蠹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傲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汝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的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惜，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苟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徵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左傳叔向詒子產書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者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

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澹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瀘，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於聞之，一國將亡，必多制，一其此之謂乎？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使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自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願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甯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國藩按說文：篁，竹田也。張平子西京賦：餘蕩敷衍，編町成篁，以篁與町對舉，亦謂田也。楚人以篁謂竹，則此與西京賦皆不可通。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

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子弗是也，賜之鴟契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絮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以上勸之以利害死生榮辱。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乘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以上齊必力爭聊城，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敵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以上齊國內亂，燕將之董已乘者，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相

見父母；交遊護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
蕪棄世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顧公詳計而審
處一焉。以上勳之歸燕或降齊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
其鉤，篋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仲幽囚而不出身死
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繼之中，而恥天下
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
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
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剑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
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華忿憤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
也。顧公擇一而行之，以上曹士不尙小廉小節當以管仲曹沫為法

司馬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
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
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
為說己者容。若僕大賈已虧缺矣，雖材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
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緣

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以上漢書之選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僭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幸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以上因言薦士而自述被刑之大辱，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考，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沒時，使有

本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遇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圜圜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得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以上述推說李陵所以獲罪之本末。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誑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慙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甲，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

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爲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願讎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纒繼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詭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以上自述隱忍受辱，思引決而不果自裁之故。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僮僕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隕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人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價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以上著書以償前辱之責。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讟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閹閣之臣，甯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楊惲報孫會宗書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

齊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破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讖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起，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汚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塞而粟，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酒賭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王生遺蓋寬饒書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

循職而已。適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巨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而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劉歆遷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一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博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以上言得禮書左傳三事之可貴，往者經學之士，不思廢

絕之關，苟因陋就寡，分而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闕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不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以上言時人無識抑此三學今聖上德通聖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雖與虛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以上言博士意不欲立左氏。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以上言數家之言不可偏絕。

司馬援與楊廣書

春卿無恙，楊廣字子通廣字也，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季孟字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開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游翁元字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伯春字仲舒字仲舒，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仲舒字子舒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聞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

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國澤於流，書蕭望之傳不肯碌碌反抱關，爲與此陸陸字詞意正同。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言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檻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孺卿嘗將牛部字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委膝，咋舌及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尙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君叔來敘字，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朱浮與彭寵書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乘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盛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尙能致命一殫，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行步拜起，何以爲，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鷗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輪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恐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搆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

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于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說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馮衍奏記鄧禹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與，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舉，而不竭其誠哉！以上漢書獻言之意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綠遂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孽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邱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蠶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湧，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嚼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暮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翬鴻毛也！以上陳中興之盛然而諸將擄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饒，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珪璧其行，束修其心

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以上諸將無紀律，故以王者之師望鄧禹。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疆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累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材，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黑白，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以上勸禹鎮撫并州招納名賢

李固與黃瓊書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春之山，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滅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探，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聳此言耳。

孔融論盛孝章書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人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隗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離絕以來，於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尙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紉嫌畏於已陳，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剖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瓛，相厚益隆，甫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覺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

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覓見薄之決計，乘翻然之成議，加劉備之扇揚，事結覺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顧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秦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鄧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以上言欲教妯娌好。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遠，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相非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遷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漢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穰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以上言魏三勢力足以併吞吳。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前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遠，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陝贛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元，二賢既覺，禍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

人之仁大忠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若樸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願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以上勸權立功自救，開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減損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旣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王粲爲劉荊州與袁譚書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遼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胸膺絕爲異身。初聞此問，尙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關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已決，旂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微富強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軀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人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遠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

矣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懸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傲終受有辜之封，顯捐棄百病，追舜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辭左，書間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晉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閒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予願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魏寶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乘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運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魏文帝與吳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鴈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蓬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謹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猶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

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遠，良可痛惜。聞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投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藟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眠，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曹植與吳季重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笛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醉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琴。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而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闕。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遠，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睡若春榮，瀾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憲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

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曹植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子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擠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轄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勦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

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特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 吳質答魏太子牋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日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聘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擣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然年歲若暨，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髮，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較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裁，猶欲觸旬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樓櫓。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 吳質在元城與吳太子牋

吳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耀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處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卽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常山，連岡平代，北鄰

桓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泚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郡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洩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至於奉違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懷儆，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權，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寬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於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擢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買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吳質答東阿王書

質自信到，奉所惠賜，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感喻之綢繆乎？夫登東獄者，然後知衆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綺頓之富，誠以身賤犬馬，擔輻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漉，雖特平原養士之聽，愧無毛遂擢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効，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惜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高實，在所天。思投印釋轂，朝夕侍坐，鑄伸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嬖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蓋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瑱簫激於華屋，鑿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攝驚懷，使質其格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禱乎？還治，諷采所者，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

也。考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聞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憫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賈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聘逐。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援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致繁辭。吳質白。

楊修答臨淄侯牋

修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虧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流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劭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宜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獲諍，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羣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愴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敕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若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且之儻，爲皆有譽邪？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賤賤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瓊瑯，何足以云？反答遺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

薛綜與諸葛恪書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鏹，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好；旣掃兇慝，又充軍用；藜藿稂莠，化爲善草；魍魎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該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款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高崧爲會稽王昱與桓溫書

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比與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甯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

王羲之與會稽王踐

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願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今外不甯，內

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整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遺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敵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遊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交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尙或于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廟大臣未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糜鹿之遊，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整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王羲之遺殷浩書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恒，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熱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切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

藩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事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黃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謬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尙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愷旣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羈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古微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王羲之報殷浩書

吾素自無廊廊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尙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俟兒婚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遂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

王羲之與尙書僕射謝安書

曠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今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

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渣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以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禽，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滅，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

王羲之誠謝萬書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王羲之與吏部郎謝萬書

古之辭世者，或後髮佯狂，或汚身穢迹，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遠天不祥，頃東遊遼，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逸，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並行田觀地利，願養

閑曠，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勸譏，難不能與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矣。

盧諶贈劉琨書

附詩一首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雁乏善鳴之分，卷異蓬子，愚殊甯生，匠者時眇，不免膜賓。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自奉清塵，於今五稔，諛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以彰。大雅含弘，量範山藪，加以待接彌優，款香逾昵，與運籌之謀，廁譏私之歡，綢繆之旨，有同骨肉，其爲知己，古人罔喻。易鼎政殉嚴途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靡軀不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庶，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夷險已之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與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乎茲，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親絲而後歔歔哉？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眷戀。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不勝猥慙。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據其所抱而已。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則所謂成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諶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諶死罪死罪。

濟艱難，對揚王休，苟非異德，曷世同流，加其忠貞，宣其微猷。伊諶陋宗，昔邁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義等休戚，好同興廢。執云匪諧，如樂之契，王室喪師，私門播遷，望公歸之，視險忽艱，茲願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愆。大鈞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爲曩曩，曩曩伊何，逝者彌疏，溫溫恭人，慎終如初，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妙哉蔓葛，得託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

俾卞和，質非荆璞，眷同尤良，用乏驥驟；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奮猷，方駕駿珍；弼諧靡成，良謀莫陳。無覲孤趙，有與五臣；五臣奚與，契闊百罹。身經險阻，足蹈幽遐；義由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使是節士；情以體生，感以情起。越舍罔要，窮達斯已；由余片言，秦人是憚。日磾效忠，飛聲有漢；桓桓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塗炭既濟，寇控民阜。謬其疲隸，授之朝右；上懼任大，下欣施厚。實祇高明，敢忘所守；相彼反哺，尚在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每憑山海，庶覲尚深；遐眺存亡，緇成飛沈。長徽已纒，逝將徒舉；收跡西踐，銜哀東顧。曷云塗遼，曾不咫步。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縣縣女蘿，施于松標；稟澤洪幹，晞陽豐條。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纒質，承此衝飄；纒質實微，衝飄斯值。謹謂言精，致在賞意；不見得魚，亦忘厥餌。遺其形骸，寄之深識；先民頤意，潛山隱機。仰熙丹崖，俯深綠水；無求於和，自附衆美。慷慨遐蹤，有愧高旨；爰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殊一轍；死生既齊，榮辱奚別。處其玄根，廓焉靡結；屬爲禍始，禍作禍階。天地盈虛，寒暑周迴；夫差不祀，爨在勝齊。句踐作伯，祚自會稽；逸矣達度，唯道是杖。形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上弘棟隆，下塞民望。

劉琨答盧諶書附詩一首

瑤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歎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轉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彫殘。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野？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隋？掌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知勳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昔騷倚轡於吳

坂，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勸之而已，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現頓首頓首。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乾象棟傾，坤儀舟覆，橫厲糾紛，羣妖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彼黍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痛心在目。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逆有全邑，義無完都，英靈夏落，毒卉冬敷，如彼龜玉，橫毀諸芻狗之談，其最得乎，咨余輒弱，弗克負荷，愆臺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建，綱延凶播，忠隕於國，孝愆於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斯臺之深，終莫能磨，郁穆舊姻，媿婉新婚，褻懼攜弱，匍匐星奔，未輟爾駕，已墮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長蕙舊孤，永負冤魂，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繁縟，柔條移植，茂彼春林，萃此秋棘，有鳥翻翠，豐尋逸珠，登梳實消我憂，爰急用綏，逝將去乎，庭虛情滿，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萃此秋棘，有鳥翻飛，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永叢東羽，翰撫西翼，我之敬之，廢歎輟職，首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澄膠覆觴，絲竹生塵，素卷莫啓，醒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鄰，光光段生，出幽遷喬，資忠履信，武烈文昭，旂弓駢駢，輿馬翹翹，乃奮長靡，是轡是鑣，何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絀懷，引領長謠。

■ 邱遲與陳伯之書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鶴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廡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于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剗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動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吝是與，不遠而復，先與敎高，主上屬法申恩，吞青

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毳裘之長，甯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鸞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辦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浴汜，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韓愈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

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斲，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亡七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盛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

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蹙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韓愈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蹙躄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軍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

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宜。

韓愈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闕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蘊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甯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黑白於胸中耳。旣謂能處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

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肩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枉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陔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因窮甚，想自放於伊、邇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鬢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韓愈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

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甯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詞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荆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精，密乃不自進而已耳。既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委蕩，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埃工人之劑，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使勃者再刖，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勃者果誰哉！再刖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韓愈答呂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由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躡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實，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

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韓愈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讀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

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韓愈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甯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願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敢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韓愈答尉遲生書

愈自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者，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韓愈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嫉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業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韓愈答竇秀才書

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幸蠻縣，愁憂無聊，瘡痍侵加，惴惴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鈞爵位，循序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屣傾困，羅列而進也。若愈之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僕，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稱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韓愈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數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禁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畜，小人則困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

下微而微而言之，則矯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一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營安妥而居，遲遲而來也。」

韓愈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歷歷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併。其於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遠，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雖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妻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者且盡時氣向熱，惟待奉香，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迹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杞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謫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關

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諫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駭，亦竊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迹，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愈再拜。

韓愈上兵部李侍郎書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寃官，凡二十年矣。簿命不幸，動遭譏謗，進寸退尺，卒無所存。性本好文學，因困阨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磨礱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一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者難爲，職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讓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難以環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

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瀆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柳宗元寄京兆許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謫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檣獨癯癯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慙慙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阨塞，脆兀事旣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亦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讎，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使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家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憾，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阿無後繼者，懷懷然歎歎惴惴，恐此事便已，椎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以上無嗣子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謹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

重拜播，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尙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以上不能展視先人墳墓書籍，自古賢人才子，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搃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以上被謗議不能自明，鄭釐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澁，下才未伎，又嬰恐懼癩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以上賢者被罪終得解脫，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氾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以上不復能著書，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癯癯。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憾矣。以上求志歸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懇之至。不宣。宗元再叩。

柳宗元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郿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雖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徵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富駘，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嘗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永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聽，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恍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啾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唬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與。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與？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畝，爲耕忙，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

漢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

柳宗元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蘞者，聞人足音，則竟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顛坐則脾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借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而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疥。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簪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道理，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不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癯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畊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甌，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梓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照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卽不復照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聞，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臘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闢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嗷嗷者，早暮嚇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將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一應之者咸慄然。」京兆尹鄭叔則憮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目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

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味沒而難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才，過僕數等，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辭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元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倡狂恣肆，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駘，卒無所爲，但趙起文墨筆視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篤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宜宗元頓首再拜。

李翱答獨孤舍人書

足下書中有無見怨黷以至疏索之說，蓋是戲言，然亦似未相悉也。薦賢進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爲之，亦自是足下所關。在僕何苦？乃至怨黷？僕嘗怪董生大賢而著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凡人之蓄道德才智於身，以待時用，蓋將以代天理物，非爲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爲也。董生道德備具，武帝不用爲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顛頽於董生何苦？而爲仕不遇之詞乎？僕意緒間自待甚厚，此身窮達，豈關僕之貴賤耶？雖終身如此，固無恨也。況年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不爲，何遽不相悉？所以不數附書者，一二年來，往還多得官在京師，既不能周徧，又且無事，性頗慵懶，便一切畫斷，祇作報書，又以爲苟相知，固不在書之疏數，如不相知，尙何求而數書？或惟往還中有貧賤更不如僕者，卽數數附書耳。近頻得人書，皆責疏簡，故具之於此，見相怪者，當爲辭焉。

李翱答王載言書

翱頓首。足下不以翱卑賤，無所可，乃陳辭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翱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

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深淺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敍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僅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莞彼桑柔，其下侯甸，將採其劉，獲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族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鵠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荆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忱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矍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

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都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執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此。韋踐之與翔書，亟敍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翱、嶺首。

歐陽修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遽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又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結，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既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鄖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欣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來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師，有梨、栗、橘、柚、大筍、茶、筍，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

以取直耳。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聞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洛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長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寵間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及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余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感，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癩漫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會鞏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業之得罪，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僮僮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

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閱閱勤勤，營救謹視，親居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誦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藹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衆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羣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願其慙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羣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蘇洵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以上陳進言大旨。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繳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陸塗之爲沼，汙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潏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

環大叫以發其怒；螻蛄終日而不整，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以上言養兵不用則慮爲變。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關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侯，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胄，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以上言劉項之兵一動而不能休。太祖太宗之兵能養能收，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鉤輿卷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瞞瞞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以上言兵久不用不義者思逞。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才也。古有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

久屬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悚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以上言將邊兵實寬將京兵實嚴。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恤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以上言天子俞仁將帥命威。

蘇洵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聘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旣復自思念，往者乘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羣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

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纘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特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塞土，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矯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之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纘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旣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

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以上自述文學本末。

蘇軾答李廌書

試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歆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謫議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撓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

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以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其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王安石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

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差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屢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勩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懷，誦在後而不羞，苟以屢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貨喪，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善旣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

爲征利；闢邪說，難任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誅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教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哀祭

書金縢册祝之辭

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暨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詩黃鳥

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於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於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春秋衛太子蒯聵禱神之辭

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列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執討之。蒯聵不敢自伏，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宋玉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以上不必重問而直招之，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何爲兮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習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秦秦，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儻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糜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蠶若壺些；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徨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僂僂些；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觶觶些；敦服血拇，逐人慄慄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以上四方上下皆不可往，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聞安些；高堂邃

宇，雀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綉，刻方連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澗浚些；光風轉蕙，汎崇巖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結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藟阿拂壁，羅幃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以上宮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賽其有蕙些。跨容修態，洞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矚些；離樹修幕，侍君之閒些。翡翠綉幃，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芝荷些；紫葢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轅既低，步騎釋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以上女色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穠麥，挈黃梁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髓，臠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脯醢炮羔，有柘漿些。醜酸臠臠，煎鴻鶩些；露雞臠臠，膺而不爽些。柜救蜜餌，有餽饗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耐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以上飲食歸來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敝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娛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纈，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髻，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攬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歛蔡謳，奏「大呂」些；以上樂舞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縱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菀蔽象萎，有六簿些。分曹並進，道相迫些。成臬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搖箏，揅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燈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耐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以上雜戲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葭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下乘。懸火延起兮，玄顏蒸；步及驟處兮，騁騁先。抑蒼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景差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照只春氣奮發萬物遠只冥凌淡行魂無迷只魂魄歸來無遠遙只魂乎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瀾水激激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椒寥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蟻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鷓鴣短狐王虺霧只魂乎無南無北北有寒山遑龍臈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首縱日被髮鬪只長爪踞牙諛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遑龍臈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纈顛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以上其東西南北之不可往魂魄歸來閒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窵窵心意安只躬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歸來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菹梁只鼎臙盈望和致芳只內鷓鴣歸味耐蕪只魂乎歸來恣所嘗只鮮蟪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直蕞只吳酸蒿蕞不沾薄只魂乎歸來恣所擇只炙鵝添臠結鴉敵只煎臠臠雀遺爽存只魂乎歸來麗以先只四耐并熟不蹇隘只清馨凍飲不歡役只吳醴白蘘和楚醴只魂乎歸來不違惕只以上飲食代秦鄭衛鳴等張只伏戲鴛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來空空桑只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來聽歌謠只朱脣皓齒嬋以誇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來安以舒只以上歌舞嬉媮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稚朱顏只魂乎歸來靜以安只籛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來思歸移只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來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頡只鬢輔奇牙宜笑媮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來恣所便只以上上色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方小墮觀絕靈只曲屋步櫺宜擾畜只騰駕步游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齒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來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鷓鴣羣晨雜鷓鴣只鴻鵠代遊曼鸞羈只魂乎歸來鳳皇翔只以上圍囿歡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爵祿盛只魂乎歸來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天隱孤寡存只魂乎歸來正始昆只以上家庭福祿田邑千畝人阜昌只美貌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來賞罰當只名聲

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來，尙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陞，誅讒罷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來，國家爲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稷，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旣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歸來，尙三王只！以上德政感名。

賈誼弔屈原賦

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鷓鴣翔關；葇葇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戾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爲廉兮，莫邪爲頓兮；鉛刀爲銛，於嗟嚶嚶兮，生之無故；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騶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擅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遯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泐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螻與蛭；賴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曠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兮，覽惠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翻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鷓鵲兮，固將制於蟻螻！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美連娟以修姱兮，命穠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憚以淒深兮，桂枝落而銷亡；神驚驚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壘；託沈陰以曠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菴蒞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標飄姚序愈莊；燕

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蟻揚。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魄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執路日以遠兮，途荒忽而辭去。超兮征西，屑兮不見。寢淫傲悅寂兮，無音思若流波。但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妒闢葺，將安程兮。方時隆盛，年天傷兮。弟子增款，滄沫恨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憔悴太息，歎稚子兮。樹慄不言，倚所持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司馬相如哀二世賦

登陵陔之長阪兮，岔入會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隴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盤旋兮，通谷豁乎鈐。汨汨瀾。習以永逝兮，注平泉之廣衍。觀衆樹之蒼夔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教。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食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侏，精罔闕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匡衡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文

嗣會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享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可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率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於祖宗而不敢失。今皇上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廟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問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以

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愼，宜蒙祐禱。唯高皇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

匡衡告謝毀廟文

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閒祀，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即以今日遷太上皇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尙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遠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父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張衡大司農鮑德詠

昔君烈祖，平顯弈世，敬叔生牙，姜管交賴。至於中葉，種德以邁。種德伊何，去虛適參。建旄屯留，其茂如林。降及我

君，總角有聲；道蒙萬穀，寵祿斯丁。守約勤學，克勞其形；澹哲之資，日就月成。業業學徒，童蒙求我；舍厥往著，去風即
靡。濟濟京河，實爲西魯；昔我南都，惟帝舊鄉。同于郡國，殊於表章；命親如公，弁冕鳴璫。若惟允之，實耀其光；導以仁
惠，教以義方。習射矍相，饗老虞庠；羌髡作虐，艱我西鄰。若斯整旅，耀武月頻；蠢蠢戎虜，是懼是震。知德者鮮，惟君克
舉；既厭帝心，將處台輔。命有不永，時不我與；天實爲之，孰其能禦。股肱或毀，何痛如之；國喪遺愛，如何無思。

蔡邕擬遷都告廟文

嗣曾孫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命京師，都於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王
莽之亂，宗廟墮壞，世祖復帝祚，遷都洛陽，以服中土，享國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予末小子，遭家不造，早統
洪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行稱亂，總連州縣，擁兵聚衆，以圖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雖皇天之命，以
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缺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二月丁亥，來自雒，越三月乙巳，至於長安。
飭躬不慎，瘳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有瘳。吉且齋宿，敢用潔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灑合，嘉蔬香其鹹。
醴，豐本明粢，醴酒用告，遷來，尙饗！

漢昭烈帝成都卽位告天文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元牲，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
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
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翼行天罰，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曰：「天命不可
以不答，丕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

百僚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於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四海！

曹植王仲宣誄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諳人是恃，如何靈祇，戮我吉士，誰不謂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天途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旌，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歎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絕祀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於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燄。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為光為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攸，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弈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以上榮之先世。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開。碁局逞巧，博弈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以上榮之身世。我公奮武，耀威南楚。荆人或達，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高尚霜功，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諒夫是與。是與伊何，攬我明德。投戈編鄴，稽顙漢北。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署祭酒，與君行止。算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俊父。君以顯舉，秉機省闈。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曜當世，芳風騰謫。以上榮見用於魏。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戎戎路，寔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號痛崩摧。發軔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哀風與感，行雲徘徊。游

魚失浪，歸鳥忘栖。以上樂從征吳而亡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驢之人，孰先隕，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生死，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素素，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以上字畫與樂交盡，喪柩既殮，將反魏京，靈輻迴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執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嗚呼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潘岳世祖武皇帝誄

粵若稽古帝皇，誕受休命，作我晉室，赫赫文皇，配命並日，大行龍飛，創制改物，沈恩汪濊，流澤洋溢，上齊七政，下綏萬邦，四門穆穆，五典克從，惟清緝熙，於變時雍，愛盡事親，教加百姓，於喪過哀，在祭餘敬，后蠶冕服，躬躬桑盛，六代畢奏，九功咸詠，行敦醇樸，思貫玄妙，蒞政端位，臨朝光曜，胄子入學，辟雍宗禮，國老恂恂，貴遊濟濟，莫孝匪子，莫悌匪弟，化自外明，訓法以禮，以上德政，獷彼吳楚，稱亂三代，世歷五僞，年幾百載，邊垂虔劉，王化阻闕，羽檄星馳，鉦鼓日戒，帝御羣帥，奉辭奮旅，腹心庭爭，爪牙凝沮，天監獨照，聖策乃舉，朝服濟江，止戈曜武，野無交兵，役不淹月，僭號歸命，稽顙晉闕，邪界蠶流，傍納晉越，表閭旌善，德音爰發，以上平吳，虞人獻箴，周書垂誥，酒懼其彝，獸戒其冒，於我大行，從心所好，動不踰矩，性與道奧，厭厭酣飲，樂不辨顏，桓桓振旅，田無遊盤，我德如風，民應如蘭，靡不夙夜，無敢宴安，務農望歲，時或不稔，小心翼翼，恤民以甚，御坐不怡，撤膳賑糜，西流垂精，南金抑施，永言孝思，天經地義，問誰贊事，英彥髦士，問誰翼侍，博物君子，潛明神靈，從衆屈已，道濟羣生，爲而不恃，先天弗違，後天降時，萬物熙熙，懷而慕思，顛頤措紳，不謀同辭，巖巖倚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議寢封禪，心棲冲虛，策告不足，太平有餘，七十二君，方之蔑如。以上慮已恭讓，思樂天德，等壽萬華，如何寢疾，背世登遐，遷幸梓宮，孤我邦家，龜筮既襲，吉日惟良，永指

太極甯神峻陽，羣后擗踊，長訣輓轡，望靈斯顧，豈伊不傷？家無遠邇，邦靡小大，四海供職，同軌畢會，茫茫原野，亭亭
素蓋，綉絡解駕，白虎弭旆，龍輻即定，元翹載局，如天斯崩，如地斯傾，哀哀庶寮，奠奠自感，彼蒼蒼天，胡爾斯忍，聖君
不返，我獨旋軫，以上述哀

潘岳楊荊州誄

維咸甯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祭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
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周賴尚父，殷憑太阿，矯矯楊侯，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
玄首未華，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沒名垂，先哲所踐，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敢託旒旗，
爰作斯誄，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支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奔世不顯，允迪大猷，天厭漢德，龍戰未分，伊君祖
考，方事之殷，烏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奮躍淵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以上先世篤生戴侯，
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多才豐藝，強記洽聞，目睇毫末，心算無垠，
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以上才德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作令，化
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壹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臯呂，稱
伴子張，改授農政，於彼野王，倉盈庾億，國富兵彊，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
社白茅，亦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烈楊侯，實統禁戎，司管闔閭，清我帝宮，奇隱不作，穆如和風，謂管勳勞，班
命彌崇，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場分流，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筦，乃牧荊州，折衝萬里，對揚玉休，聞
善若驚，疾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吳夷凶侈，僞師畏逼，將乘離覺，席卷南極，繼囊糧盡，神謀不忒，君子之過，引

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爲法受黜退守丘壘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
祁摺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吝無疑不質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以上段吳無功
其遺而嗚呼哀哉子囊佐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遂厥辭夕
殞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襚誅德策勳考終定謚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含悼赴者同哀踴人增欷嗚
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承諱忉怛涕淚沾襟豈忘載奔憂病是在
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以上述五

潘岳楊仲武誄

楊綬字仲武，樂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
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父夫家，而免諸艱難。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
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若乃清才雋茂，盛
德日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往歲卒於德宮里，喪服同次，綢繆累月。
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名器雖光，勳業未融。以上先世篤生吾子，誕茂淑姿，
克枝克嶷，知章知微。鉤深探賾，味道研幾。匪直也人，邦家之輝。子之遶閔，曾未甞。譬如彼危根，當此衝飄。德之休明，
靡幽不喬。弱冠流芳，儔聲清劭。爾舅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達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墮墜。舊文新藝，問不畢肄。
以上切懸資質，潘楊之種，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爾休爾戚，如實在己。視子猶父，不得猶子。敬亦既篤，愛亦既
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以上潘楊親誼，嗚呼哀哉！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

忘身，願懸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嗷嗷同生，悽悽諸舅。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實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觀遺文。有造有寫，成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於巾。龜筮既襲，庭院既開。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隙穴永訣，撫楸盡哀。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以上述哀

潘岳夏侯常侍誄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掾，賢良方正，徵爲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書郎、南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天子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癸疾，卒於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一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其在於漢，邁勳惟嬰；思弘儒業，小大變名。顯祖隆德，牧兗及荆；父守淮岱，治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摘藻，華繁玉振。如彼隋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續，列素點綯。以上敘述先世少時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子；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倡高，猶賞爾音。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旣招，皇輿乃徵。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泱彼樂都，籠子惟玉。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惠訓不倦，視民如傷。以上述之難行歷官乃眷北顧，辭祿延喜。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游，二紀於茲。斑白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語汝，衆實勝寡。人惡雋異，俗疵文雅。執戟疲揚，長沙投買。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然嘆曰：「道固不同，爲仁由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混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

茲一人以上交靈燄規，謔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辭承華。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隕卒。以上將顯而卒，嗚呼哀哉！唯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翕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歛以時襲，殯不簡器。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亮。以上達令之善，樞輅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愴抑失聲，迸涕交揮。非子爲慟，吾慟爲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以上達哀。

潘岳馬汧督誄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薶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類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背遁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鞏更爲魁。旣以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羣氏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墜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芻以鐵鑊機關，旣縱礮而又升焉。轟陳櫓之麥，柿栝榜之松，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樞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闕地而攻子，命穴淺，鑿實壺鑪，瓶甌以偵之。將穿響作，內焚穢火，薰之，潛氏殲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覆楚之辭連之。大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效，極推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違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

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然潔士之閒穢，其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肆其噬害，則皆妒之徒也。嗚呼！妒之欺善，抑亦實首之難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一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邱之戰，縣責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責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走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裁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以上六句總聖朝鎮彼邊塞危城，小粟當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焚焚羣狄，豺虎競逐。鞏吏恣睢，潛踣官寺。齊萬麗闕，震驚台司。聲勢沸騰，種落煽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爨麥而炊，負尸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以上八句危危馬生爨麥，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厲，儒夫克壯。雷恩撫循，寒士挾纊。羣羣犬羊，阻乘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愜愜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膽，偵以瓶壺，尉以長壘。緡未見鋒，火以起焰。薰尸滿窟，培穴以斂。木石匱竭，其稔空虛。矚然馬生，傲若有餘。芻梁為礪，柿松為芻。守不乏械，糧有鳴駒。以上馬敦守汧方略。哀哀建威，身伏斧質。悠悠列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師。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睿彌長。成使有勇，致命知方。以上功勳我雖未學，聞之前典。十世有能，表墓旌善。思人愛樹，甘棠勿剪。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錄蓋鮮。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猶議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膺揚，曾不戢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於何不至。慨慨馬生，碩碩高致。發憤困圍，沒而猶眠。以上因冤繫引決。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趨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殞，况曰家僕。剔子雙龜，賁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

爾同園，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以上哀樂。

潘岳哀永逝文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俄龍韞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嫂姪兮悼惶，慈姑兮垂泣。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被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授靈輶。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水遷。悽切兮增歎，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條忽兮若髣髴。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蓋兮初邁，馬惘首兮旋旆。風淅淅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鳥倦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迹兮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歎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中墓叫兮辯標，之子降兮宅兆。撫靈輶兮訣幽房，棺冥冥兮挺窈窕。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是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既遇目兮無光，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潘岳金鹿哀辭

嗟我金鹿，天資特挺。鬢髮凝膚，蛾眉螭頰。柔情和泰，朗心總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天昏。既披我幹，又翦我根。塊如瓠木，枯茭獨存。捐子中野，違我歸路。將反如疑，阿首長顧。

陸機弔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觀「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與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於四表者，翳乎叢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迹頓於促路，嗚呼！豈特晉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家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謙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繡帳朝晡上脯，籩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繁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佇重淵所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舉修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

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不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以上言魏武經營八極，宇籠萬有之概，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擠爲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綿邈，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沂秦川而舉旗。踰錦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縈，彌四句而成災。詠歸途以反旆，登峻渾而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以上敘武帝歸自關中死於洛陽。伊君王之赫奕，實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邊海而披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隄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嗛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類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頻瘁，指季豹而灌焉。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洩瀾。遠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以上言託姬女季豹之非。咨宏度之峻逸，壯大業之允昌。居思終而卹始，命臨沒而肇揚。援貞吝以慕，雖在我而不滅。惜內顧之磯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虛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感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徹清絃而獨奏，進脯糲而誰嘗。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爵臺而羣悲，貯美目其何望。既踰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前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以上言作伎進關分香，實履別靈裘殺之非。

陶潛自祭文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於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長。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

爲人，蓬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歎谷汲，行歌負薪，醫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
酒繁。欣以素臚，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
無成，惕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吾淄。捭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
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憾。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
中野，以安其魂。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陶潛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后土。感平生之遊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
啓慙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概，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
已先人，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
槃山陰。淙淙懸溜，暖暖荒林。晨採上藥，夕閉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此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
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齟齬，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
房之歡，冬無緇褐，夏渴瓢箪。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饑寒。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歛
策歸來，爾知我意。嘗願攜手，冀彼衆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
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
燧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婦，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
茲近情，著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旆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顏延之陶徵士誄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綿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有管徵士薄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曰弗任。藜藿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爲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證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證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證曰：「靖節一徵士，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陸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長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巖，寄宇家林。晨煙暮鶴，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愆期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冀。年在中身，疢維疢

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僚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者！敬述靖節，式尊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贖。省計却聘，輕哀薄歛；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閤。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達衆速尤，迂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徽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弊；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顏延之陽給事誄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甯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禍薦臻，王略中否；羣虜間覲，劇剝司兗。幽并騎弩，屯逼鞏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勦寇。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身飛鏃。兵器竭，斃於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甯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恤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旣彰，人知慕節。河汧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奮勳。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顯。處父勤君，怨在登賢。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奮勳雖廢，邑氏遂傳。惟邑及氏，自溫徂陽。孤續旣降，晉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溫敏肅良。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駢駟，配服騶衛。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墮阻，灇洛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南埃。路無歸轉，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實命關

子佐師危臺，懷彼危臺，在滑之洞。周衛是交，鄭翟是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獻結關，負何築城。金柝夜擊，和門晝局。料敵厭難，時維陽生。涼冬氣勁，塞外草衰。逸矣獲虜，乘障犯威。鳴驥橫膺，霜鑄高鞞。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鞍爲圍。醫醫窮墨，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闔。卒無半菽，馬實拊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痠傷，拊巡飢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栝。嗚呼哀哉，賁父隕節。魯人是志，汧督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思存寵異。於以贈之，言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顏延之祭屈原文

惟有宋五年月日，湖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璵之浦。弭節羅潭，灑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纈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蓬辰之缺。溫風忘時，飛霜忘節。羸羊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蕙椒蘭。身絕郢闕，迹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歎，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謝惠連祭古冢文

東府掘城北壘，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塋甃，以木爲棹。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根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

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爲壘，鑿壤成基。一棹既啓，雙棺在茲。捨春悽情，縱鍾漣而芻靈已毀。塗車既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醢醢，薦餘餘節。瓜表遺厚，追惟夫子。生自何代，隳質幾年。潛靈幾載，爲壽爲夭。甯顯甯晦，銘誌灑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誰誰子先。魂與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壙不可轉，壙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覆。循題與念，撫備增哀。射聲壘仁，瀾流渥。祠骸府阿，掩骼城曲。仰羨古風，爲君改卜。輪移北陸，窅窅東麓。壙卽新營，棺仍舊木。合葬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附還魂。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髮髻，歆我樽梅。嗚呼哀哉！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

惟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幾象，文蔽班揚。性悻剛潔，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服爵帝真，棲志雲阿。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叔夜，嚴方仲舉。逸翮獨翔，孤風絕侶。流連酒德，嘯歌琴緒。遊顧移年，契闊宴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明發晨駕，瞻廬望路。心悽目滋，情條雲互。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微燈動光，几牘誰炤。衾衽長塵，絲竹罷調。寧避蘭宇，屑涕松嶠。古來共盡，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以此忍哀，敬陳奠饋。中酌長懷，願望歎歎。嗚呼哀哉！

齊高祖卽位告天文

皇帝臣某，敢用元牡，昭告皇后帝。宋帝陟鑿乾序，欽若明命。以命於某，夫肇自生民。樹以司牧，所以闡極則。天開元創，物肆茲大道。天下惟公，命不於常。昔在虞夏，受終上代。粵自漢魏，揖讓中葉。咸炳諸典，謨載在方冊。水德既微，仍世多故。實賴某匡拯之功，以宏濟於厥艱。大造顛暨，再構區宇。宣禮明刑，締仁緝義。晷緯凝象，川岳表靈。誕惟

天人罔弗和會；乃仰協歸運，景屬與能。用集大命於茲，辭德匪圖。至於累仍，而羣公卿士庶尹御事，爰及黎獻，至於百戎，僉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違；人神無託，不可以曠主。」畏天之威，敢不祗順鴻曆。敬簡元辰，虔奉皇符，升壇受禱，告類上帝，以永答民衷，式敷萬國，惟明靈是饗！

陸贄擬告謝昊天上帝册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願惟寡昧，不克明道，丕膺睿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下，而播災於人，兢兢業業，夙夜祇畏。居長五祀，德馨萬聞，皇靈不歆，是用大儆。殷憂播蕩，蹶歷三時，誠懼烈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誘衷悔禍，剿兇慝之凌暴，雪人神之憤恥。舊物不改，神心載新，茲乃九廟遺休，兆八介福，以臣之責，其何解焉。間屬寇虞，久稽告謝，今近郊甫定，長至在辰，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冀憑禋燎，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陸贄擬告謝代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於皇考代宗睿文孝皇帝。伏惟元德廣運，重光盛業，武平多難，仁育羣生。謂臣克堪，付以大寶，臣自底不類，再罹播遷，宗祧之享，億兆靡依。下辜人心，上負先願，敢愛隕越，苟全眇身。大懼社稷陸危，以增九廟之愧；由是忍恥誓志，庶補前羞。列聖在天，鑒臣精懇，敷錫不祐，俾之續承。兇渠殄廟，都邑如舊，茲臣獲執犧牲，珪幣載見於廟廷，感慕慚惶，若罔攸厝。謹以云云。陳誠待罪，式奉嚴禋，尚饗！

韓愈祭田橫墓文

經史百家雜鈔 卷三 哀祭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鉞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遠，違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耳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踴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韓愈祭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君德渾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唯猶泥滓。臨贛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旆，襟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颳，顛於馬下，我泗君眺，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艦頂交跖，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逐，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於縣，我又南躡，把錢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夕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歌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驢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豫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以上在陽山隱文武時兩人相約會於界上。余出嶺中，君竣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選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鮎，怒頰豕狗，切狗豕鳴也，怒也。樹盤炙酒，羣奴餘隊，走官塔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景遭，余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顧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而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闕死休。

吞不復宣；以上自在京別後遂不復見。刑官臚郎引章許審；權臣不愛，南昌是幹；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澄浦，爲人受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伸，孰勸爲善，以上張之末路潦倒而死。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殯，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以上述哀。

韓愈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也，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維？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屣羈，玉珮瓊瑀，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袖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予，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甯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尙饗！

韓愈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韓愈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以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累遷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運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亮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亮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亮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閩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譚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盛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與？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旣爲之傳，故作哀辭，以符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旣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旣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顯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韓愈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沒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沒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沒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天歟？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

吾嘗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可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述哀之文究以用韻爲宜，韓公如神龍萬變無所不可，後人則不必效之。

韓愈祭鄭夫人文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於六嫂榮陽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卽一年，兄宦王官，提攜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殮，疾疹水火，無災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薦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窮荒海隅，天閱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丹旆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返葬，遣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濱。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年在成人，慶賁於王，名迺有聞。念茲頓顛，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執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於元兄，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葦。」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尙饗！

韓愈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飲其遺服，櫛珥，繫於篋。月且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爲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邪？吾師云：人死則爲鬼，鬼且復爲人，隨所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親戚姑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慨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爲是？」既又逢月且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於是悉出其遺服，櫛珥，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哲哲今目存，丁寧兮耳言，忽不見兮不聞，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勲，以妄塞悲兮慰新魂。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韓愈祭穆員外文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峻明，我鈍而頑。道旣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君居於室，我既來卽，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終日以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感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主人，內閔其私，進退之難。君處之宜，旣釋于囚，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不日而違，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孰云孝子，而隕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韓愈祭郴州李使君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當貞元之癸未，揚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類而位仆。歷黃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覲，言莫交而情無由，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拏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恆飽飽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策籀。苞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賈。投叉魚之短韻，媿韜瑕而舉秀。埃新命於衡陽，費新芻於館候。空大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處。遙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酌。航北湖之空明，觀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轂。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綉紵以託心，示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歎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疏，遂承凶於不救。見明旌之低昂，尙遲疑於別袖。懂交酬而迭舞，奠單杯而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撓志於讒構。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礎。彼儉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尙鑒！

韓愈祭馬僕射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適彼甌閩，鐔飢跋躡。顛而不墜，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禺。去其螟蠹，蠻越大蘇。擢亞秋官，朝得碩土。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殲彼大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鴟。惟蔡及許，舊爲血仇。命公并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鄆戎，厥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惟東有瀾，惟西有尅。顛覆朋黨，我餘有幾。崑翠中居，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隲。帝念厥功，還公於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度彼四方，執樂

可據；顧瞻銜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弔廬已卒；未燕于堂，已哭于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載；奠以敝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尙饗！

韓愈祭張給事文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蓋吏嗟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特未守；繫君之賴，乃遷殿中。朱衣象版，惟義之趨；豈利之踐，虺豺發覺。閭府屠割，償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刀成林，弓矢穰穰；千萬爲徒，譟譟爲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爲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慚屈雙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爲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與魂東歸；誅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尙饗！

韓愈祭女挈女文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嫺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挈子之靈。嗚呼！昔汝疾亟，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汝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旣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於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旣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卽冤。我歸自南，乃臨哭汝；汝目汝面，在吾

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逢歲之吉，致汝先墓，無驚無恐，安以卽路。飲食芳甘，棺與華好，歸于其邱，萬古是保。尙饗！

韓愈祭薛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尙饗！

韓愈祭虞部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游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哀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與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瘖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敘情，以視諸誅。尙饗！

李翱祭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云遠，楊墨恣行，猛軻距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常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剝不讓。儂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巖，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宦，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遷，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

元十二，兄在汴州；我遊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譁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於中，欲別千古，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忘，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讓兄行，下於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殯，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

歐陽修祭資政范公文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員，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爲，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其榱，傾巢破殼，披折旁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諡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憾，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歐陽修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躋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挾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岸，野水之濱，猿揉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卽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因厄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旣已能通於性命。

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余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呼！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憂於墜失。子於乘之，最愛余文，寓辭千里，荷此一尊，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歐陽修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嵒嶭，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磷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啾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麕麝？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壘壘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歐陽修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子觴，尚饗！

歐陽修祭梅聖俞文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予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予猶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鬢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予嘗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况於富貴，又何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凡今之遊，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恤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

蘇軾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耆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自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鱗鱗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深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蘇軾祭柳子玉文

經史百家雜鈔 卷三 哀祭

騎歎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炳蔚文園。獨以詩鳴，天錫雄味。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嘹然一時，乘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倒甯驥。孰云坎軻，白髮垂脰。才高絕俗，性疏來詬。謫居窮山，遂侶猖獗。夜衾不絮，朝甑絕饑。慨然懷歸，投葉纓綬。滯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芳莫嗅。凡世所欲，有避無就。謂當乘除，併昇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塘，惠然我覲。相從半歲，日飲醇酎。朝遊南屏，莫宿靈鷲。雪窗飢坐，清閣閒奏。沙河夜歸，霜月如畫。綸巾鶴氅，驚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繡。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嬾。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頎然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涕如懸露。歌此奠詩，一樽往侑。

蘇轍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未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西，會哭於庭。縉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惇惇，誰植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之。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歎歸歎！」公畏莫當，遣返洛師。授之苑丘，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楛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幹旋。事莽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甯。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於家，臥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克蟬冠，遂以往櫬。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則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一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

王安石祭范穎州文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下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異良雅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糴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探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同慕者興起儒先會會以節相修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隴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猶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剽狂敢齧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民顯收土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限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穴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儉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常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尙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廡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許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敝綈惡粟閱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墮于深孰鑲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情強隨似韓公特詠贈天然之遇不及耳

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冥冥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建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歷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

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歎，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王安石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於防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徵吾元珍，我殆弗殖；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阨窮屯，又從擠之，使以躓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繫彼石，可志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慙羞。

王安石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旣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胸一痛，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尙知否？

王安石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治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船；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

筋；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惟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側。

■ 王安石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幸因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遠，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闔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執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虛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尙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說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廟。

■ 王安石祭李省副文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今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甯。惟君別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旣至卽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醴羞，以告哀惻。

■ 王安石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重而曠，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倅年，心頽如翁。俛仰悲歎，超然一世，皓髮猶臧，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繼緒，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知歆。

王安石祭東向原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急走，哭諸田氏。吾靡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膺備麟，萬鳥避逃，直靡蒼天。曠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遊，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述斤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鄴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既來自東，羽臨君喪，闕閭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綬窮，國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尙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王安石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怡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行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肌寒，惟道之謀，既揀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攜彊，僣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愧莫知，乃憫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傳誌

史記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陸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遠，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以懼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畧吳中豪傑爲校尉，侯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以上梁籍殺會稽守，舉兵吳中，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

其首，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踰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以上項梁并有陳嘉布蒲將軍秦嘉等軍。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難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難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羅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抗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鄴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彙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以上項代立楚懷王。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儻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秦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黽丘，大破秦梁，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

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霸，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以上齊不助楚項梁敗死，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一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蟻。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知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勦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乘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與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洗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

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當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以上項羽殺宋義破秦兵於鉅鹿爲諸侯上將軍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譴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執計之」陳餘亦遣軍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鄴郡北抗馬服攻城略池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孤疑陰使始侯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成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以上項羽受章邯之辱就秦卒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

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鯀生說我曰：距關毋納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向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取，所近精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敬，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食，軍中無以爲樂，請以

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驢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郿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桎杻，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中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

總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我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以上項王機業宮室東歸。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內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鄒；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卬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實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以上項王分王諸將，自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敬千里，必居上遊。」乃使徙義帝長沙郡，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

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滅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以上項王殺義帝韓王齊趙叛項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稟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以上項王伐齊叛春漢王都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上漢軍郤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人漢王三軍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窮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

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越，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忿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宰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繫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魏豹守滎陽。周苛、魏豹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並殺魏豹。以上楚破漢於滎陽。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以上項王逃，渡河北，楚拔成皋，旋復渡河，取成皋。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

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甯鬥智，不能鬥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以上楚漢相拒廣武。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旣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旣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旣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路。大司馬咎長史塞王欣，皆自到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樵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以上項王東擊彭越，漢破楚軍於汜水。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蔡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

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以上楚漢約中分函滿東西。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上，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離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下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圍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

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一騎皆伏？」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橫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項王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武侯皆項氏，賜姓劉。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並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執，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機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向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史記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絳威陽，吏皆送奉餼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獄，何固請得毋行。以上何復時事。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嘗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道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闕，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以上漢未定天下，何守關中。漢五年，旣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鄴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憐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而數矣。然蕭何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之，陛下

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以上定何之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自上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貨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鹽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買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買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奈何疑相國受買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買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

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擇，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死，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以上召平與孝則王衛尉脫何於禍。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以上將死，薦賢，諱子孫二事。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諡爲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鄭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吏筆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 史記曹相國世家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卬軍，破之，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邱，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殺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爲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爲碭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黃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從攻陽武，下轅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戶北，破之。從南攻犇，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

攻武關。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田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以上從高祖初起至入關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麟，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樓，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甯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彘，因至滎陽。以上從高帝定三秦，渡河往返至滎陽。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邀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濞、陰、平原、高廬。已而從韓君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以上從韓信破魏，被趙破齊。韓信爲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爲皇帝，韓信徙爲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餘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豨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豨布軍，大破之。南至靳，還定竹邑，相蕭留。以上留齊相齊，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魏殺參功，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

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愷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以上爲齊相事。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容所安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徵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以上去齊入爲漢相。參代何爲漢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案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怒而答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蕭若盡。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甯一。以上爲丞相時事。平陽侯窋。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瘳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尙衛長公主。生子

宗立十六年卒，諡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以上字孫。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史記五宗世家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閼子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二十六年卒。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臨江哀王閼子，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爲郡。

臨江閼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爲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壻垣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郢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爲王，初好音與馬，晚節蓄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

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爲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爲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爲所并，卽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奸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顏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卽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陵郡。

膠西子王端，以孝景前三年與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爲膠西王。端爲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辛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輿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慍，遂爲無警省，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徒，令吏無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遊，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疆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五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卓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卽縣爲賈人權會，入多於國，經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江都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爲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禮祥好爲吏事。

上濟顯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微郡鄆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峻莫敢留郡鄆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卻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爲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爲中山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溥貧國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鮪鮪立爲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爲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之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寄於上最親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爲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衛山地爲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諡爲哀王子慶爲王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爲六安王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爲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

太子勃代立爲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稅，稅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嘗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媚，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爲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大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審驗，王后及閻王勃請速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勃大急，使人致擊管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傳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眞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眞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眞定王。泗水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爲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媯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媯子孫，於今爲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史記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家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以上言學者當考信於六
藝，許由卞隨務光之說不可信。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
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
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本主，號爲文王，
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
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餓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
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
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以上言伯夷事當徵諸孔子之言傳及軼詩不可信。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聚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糶
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賊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
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
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以上悲伯夷之餓死
而自寓不平之意。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以上言士當立後世之名不爭一時之榮，與解嘲實戲等篇同一自况之意。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
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
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以上英伯堯得孔子而名彰德已不得聖人以爲依歸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於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上孟子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諸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闊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禋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裊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藏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因於齊梁同乎？

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以上騶衍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子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爽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淳子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諷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子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子先生，誠聖人也。前淳子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子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爽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子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以上淳子髡至騶爽等六人。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學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爽也。文具難施，淳子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爽，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有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職，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禱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一堅白同異一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方之教，楚有尸子，長虛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

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以上公孫龍至墨翟等七人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此。祖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甯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驕。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

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詳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秦，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遂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以上持璧使秦完璧而歸，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渾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渾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

本庶類之右。以上與趙王會於涇池。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軍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以上避讓廉頗，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君闕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以上收租稅治國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曰：「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斬立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

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

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命。」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蘭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蘭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蘭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事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卽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如此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伴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隄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迺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以上厝括長平之敗。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賓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

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以上廉頗破燕後去趙入魏。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於壽春。以上廉頗思復用趙。

李杜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死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仍使趙蔥及齋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

將顏聚，遂滅趙。以上李牧破秦後以讎廢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顏，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史記田單列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潛王時，單爲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轆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以上保田宗得出安平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潛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拒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以上守即墨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監散飲食，饗士。

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驚，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以上大破燕。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濬王也，莒人求濬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嬾之家，爲人灌園。嬾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實命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沉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宮，求諸子立爲襄王。」

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

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以上總敘數語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嬖者，繫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覺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覺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覺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覺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覺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以上斬美人謝覺者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八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廢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騫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

載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

「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槃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

毛遂左手持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

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以上毛遂定從於楚，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傅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燹，或剝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以上李同說出家資饗士，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以上公孫龍不受封，平原君以趙

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曰」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結公孫龍。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敗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納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納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以上按昌爭論趙之不宜與秦媾。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

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以上與趙救爭論趙不宜割六城媾秦。趙王計未定，樓綏從秦來，趙王與樓綏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綏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綏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而是不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奮勿予。」樓綏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綏。樓綏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媾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

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以上與樓緩爭言齊宜賂齊不宜媾秦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以上與趙王言宜與魏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史記魏公子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

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博。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以上公子好客能探鄰國陰事。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絮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以上請迎侯生。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

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問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願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嗜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以上著晉鄙軍救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糶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軍歸趙，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

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從東階上，自言曩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以上不啻趙要封，公子留趙，公子聞趙以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安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以上稱毛公薛公言歸魏。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

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以上再以嬰廢而卒。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家五家，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諛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諷人問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諷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朋道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

賈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誠能絕齊，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終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聞之，聞風平作離騷。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歿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

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甯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澁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望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與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尙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開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鴉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

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維申謹按：屈原傳中，服鳥賦鈔入詞賦上編，楚辭九章賈生傳中，屈原賦鈔入哀祭類，服鳥賦鈔入詞賦上編，故此處不更錄。

史記刺客列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

弗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濠，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待，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入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韓魏趙與襄子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

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劓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曰：『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蒞政之事。

蒞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蒞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蒞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蒞政母壽。蒞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蒞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食，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蒞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蠶繭之費，得以交足下之讎，豈敢以有求望邪？」蒞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蒞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蒞政母死，旣以葬除服，蒞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當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足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睡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嗟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蒞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

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肅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肅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肅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肅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肅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汙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尙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魯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卿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以上荆軻交遊蹤跡居

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以上燕丹與鞠武謀秦，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驚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

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卿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以上由光薦荆卿見燕單荆卿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土食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聞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卿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卿所欲，以順適其意。以上燕單與荆卿謀刺秦王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地闕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卿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荆卿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

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搵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搢捩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以上取樊於期之首。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卿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卿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以上求匕首，秦舞陽爲副，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卿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以上荆卿入秦，荆卿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卿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荆卿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荆卿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搵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搵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卿遂刺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詔下兵，以故荆卿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柯，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柯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

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以上荆軻刺秦王不中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以上秦滅燕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以高漸離營上句踐事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寶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寶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寶嬰。寶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以上魏其因抑梁孝王見疏歷。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寶，毋如寶嬰賢，乃召寶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甯可以讓邪？」乃拜寶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寶嬰乃言袁盎、爰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寶嬰守榮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寶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以上魏其因破七國復貴盛。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侯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則妻子母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桀侯免相，寶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以上魏其因諫栗太子事復見疏。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大中大夫。蚡辯有口，學繁，孟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以上武安初封所貴盛。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

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以上魏其爲丞相，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相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以上魏其武安皆以儒術顯。繆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誦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實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旒，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以上武安爲丞相，盡魏其日疏。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河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於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

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去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處，適有黃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以上灌夫因破吳軍知名。穎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以上灌夫歷官及兩次失職家居。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甯；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以上灌夫富貴及失勢後與魏其相得。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陳亢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致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尙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驪而去。以上武安飲魏其家。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

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郗，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以上灌夫與武安播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一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以上灌夫罵坐，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魏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以上魏其出救灌夫。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諂，不仰視天而俯視地，辟俛兩宮。」

聞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狷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儒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以上魏其武安廷辯。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諛，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聞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尙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丞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卽卽悲，病排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以上灌夫族魏其棄市。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殺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

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乘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史記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畜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饜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躡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執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

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擠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并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朋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軻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圍，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使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田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况、陝韓、儒粉紛復出焉。

郭解，軻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鬻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旣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睡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

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徒豪富茂陵也。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放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主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遂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

爲名。諺曰：「人說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漢書霍光傳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女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以上爲郎侍中，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以上受遺詔輔幼主，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祿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醜殺忽。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

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以上輔孝昭帝。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婕妤。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尙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權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以上譖上官桑、丁、燕王蓋主。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詔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

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王陵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以上光迎立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慙，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豈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是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者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以上光廢昌邑王賀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朋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

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祧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太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大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網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一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綬，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幸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卒首，鼓吹歌舞，悉吹衆樂。發長安廚三太宰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薶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繫綬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與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宰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著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壽、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

「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以上羣臣於太后前讀奏書。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驢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甯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以上王賀歸昌邑。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掖詔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考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會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軺獵車迎會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以上立宣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由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

卽位，適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粟騎將軍去病祀。」一舉下丞相御史，卽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家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縱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家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旣葬，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甯。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以上光晚年門第之盛。禹旣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加畫繡，網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鞵，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園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以上霍氏之驕侈。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豈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尙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

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勸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卽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畧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朝爲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以上宣帝奪霍氏之權，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號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令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甯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誥平曰：「彘惑守御星。」

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以上霍氏怨詈私相計謀。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馬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尙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蓋荒竈，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朋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猶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毋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婿，皆謀爲大逆，欲誣誤百姓，賴祖宗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誣，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闕，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以上霍氏之謀。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失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

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以上黨徐福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漢書李廣蘇建傳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卽位，爲騎郎將。吳楚反時，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衝突，恐亡之。」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勸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鵠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鵠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

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爲隴西北地雁門雲中太守。以上景帝時爲上郡上谷雁門等六郡太守。武帝卽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大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以上與程不識同爲衛尉。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旁，而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數歲，與故類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霜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以上爲匈奴所虜，屏居南山，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竊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漕輿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

夷貉，威稜憐乎隣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留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以上爲右北平太守。石建卒，上召廣代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爲圍陳外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自當亡賞。以上從衛青出定襄與張騫出右北平兩次當何奴無功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著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爲人長愛臂，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啗口少言，與人居，則晝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將兵之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爲所傷云。以

上雜序廣生平，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徒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以上從衛靈出擊匈奴失道後，期大將軍使長史持糲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以上廣不肯對簿，自剄。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爲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爲能。當戶蚤死，乃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賈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至甘泉宮獵，票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欲刺虎。上壯之，遂赦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以上廣之子孫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遺，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以上雙居酒泉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轡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謂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關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擒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子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鈎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郵。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卽亡所見。從泥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以上詔陵至浚稽山，詔博德至西河。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騎可三萬，圍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博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

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門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以上陵以步兵五千與匈奴三萬騎戰，屢勝。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輿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陔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在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曰：「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泥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况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爲獸散，猶有得脫歸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糲，一半冰，期至遮虜郵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以上陵軍敗降匈奴，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煤棄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輜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殺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

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武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體弩都尉令迎軍，坐豫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以上漢誅陵家，屬陵在匈奴貴用事。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陵未得私語，即日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卿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執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卿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平病死，以上任立政招陵。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

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爲奉車都尉，賢爲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子並爲郎，稍遷至移中廡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覷。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遣迺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使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以上武使匈奴，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緡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緡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毋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將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緡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煖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以上緡王虞常之變，武益愈。單于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漢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報罪，劍創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

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以上舊律勸武降。律知武終不可脇，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靛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擊弓弩，於靛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以上海上牧羊。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城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驢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以上李陵勸武降。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歔血，且夕臨，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

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白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雖驚怯，令漢且貴，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當復可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武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以上匈奴許歸武。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八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武，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異白。以上武還漢。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謀，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問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以上武晚年事。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

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雒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邱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儻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名於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以上麒麟閣圖象。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謹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奸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以上守京兆尹是時昌邑王徵卽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旣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旣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歸簡，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

民相告許，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以上為潁川太守。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以上康敘歷。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僮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迺收捕之，無所逃，按之，舉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疆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以上敘廣漢之精能。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翼奮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姦發摘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安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以上治京兆實蹟。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徵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丙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虛罌，斧斬其門闕而去。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乃以召問廣

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壯，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以上殺犯霍氏因及其致敗之由。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卽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徵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殺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相季齋附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脇之，毋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按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卽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脇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類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一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酒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之軍，與數罪，以上廣漢迫脅魏丞相獲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顧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以上爲市吏，後去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赦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

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竊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徒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閼鄒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以上受知於田延年。歷官督郵尉令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鄉許仲孫爲民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上爲東海太守，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爵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以上爲右扶風。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祠。」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閼鄒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從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閼之。是時昭帝當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

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疆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漢廣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怨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病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賈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以上爲潁川太守。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筐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瘡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以上虛敘延壽爲吏以禮服人。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爵，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以上爲東郡太守。久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

嘗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使賢長吏畜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畜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迺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欽然，莫不傳相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以上爲左馮翊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知，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執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檠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嗷吡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陞，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韉，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關，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騶。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尙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縣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以上延壽與蕭望之互考獲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旣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數，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己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迺復爲

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諫，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猛，爲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覲化聽風，國輔大臣未喪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數上數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大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卽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篤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秋迹盛衰，譏世勳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眇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一聞者輔臣顛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裁，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以上諫霍氏事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

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游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儻偶，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募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儻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以上自請治郡書奏天子徵儻，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儻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爵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儻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傅相捕斬吏民，欽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儻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奢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儻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以上爲膠東相。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儻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浸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儻，儻以爲可禁。儻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會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儻皆召見責問，因賞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請偷驚駭，願一切受署。」儻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日飲醉，偷長以赭污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袍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儻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

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敏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敏爲久任職。敏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敏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黛，有司以奏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以上爲京兆尹，然終不得大位。敏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敏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起遷，定國爲大夫，平尙書事。敏出爲刺史，時望之爲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敏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敏奏獨寢不下。敏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敏劾奏當免，不肯爲敏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敏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至其死事。舜當出死，敏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迺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敏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敏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敏得自便利，卽先下敏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敏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抱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敏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敏，敏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敏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卽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敏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敏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以上敏獲罪亡命及復起用，天子引見敏，拜爲冀州刺史。敏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旣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敏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蠶囊，吏逐捕

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簾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顛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卽位，待詔鄴，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以上爲冀州刺史及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遺道之。敞笑曰：「審如椽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旣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以上家屬。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爲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妒管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礎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以上尊官至槐里，美陽令後上行幸雍，過號尊，供張如法，而辦以高第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救掾功曹，各自底廩，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閔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

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貴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據張，輪懷虎狼之心，貪汗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以上爲安定太守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以上兩免官復爲益州刺史，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酒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園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廡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願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願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爲庶人。以上爲東平相，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卽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酒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

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姿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自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衛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衛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衛南鄉，賞等西鄉。衛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衛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衛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衛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傷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衛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迺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安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以上爲司隸校尉勳匡等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穀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自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令發吏。」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搏，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嫻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以上爲京兆尹旋免。湖三老公乘輿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浸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受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

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獨除，民反農業，拊循貧窮，鈕紘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趙超放，杜陵揚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遠，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搏，其頰，兄子閔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諱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譏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譏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絮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誣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遠，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誣，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以上公乘與訟尊之寃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

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險，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以上爲東郡太守保河隄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稟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其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以上登石顯著節，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以上爲京兆尹獲罪。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屢，不自激切，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以上紀其妻之語。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號爲「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卽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傅王尊，揚雄，亦如之。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累，已爲近世表，張敞行術，履忠進言，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矯之名，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請論不經好爲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返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酈侯。酈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若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以上酈侯書。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鬻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鬻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臘，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爲槨，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壤，故聖王生易尚，死是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鬻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酈侯曰：「善。」遂贏葬。以上王孫答書。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

取彼「走卒前戔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以上斬監軍御史。建繇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姿，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戚公主廬，吏不敢補。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勅渭城令游微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以上爲渭城令冤死。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個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鄧邪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徒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况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潔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

嘉以上蘇軾雲雲御史大夫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爲博士。以上說經折五鹿，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爲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章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成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暴虐亡狀，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爲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獄，滅死爲「城旦」。咸遂廢錮，終元帝世。以上與陳咸俱廢。至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詭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輟之，以旌直臣。以上延壽譏禹。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鄆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辭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適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棺，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言上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修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圓，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甚。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下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常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

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馭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驥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馮，夫讖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問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后擢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以上疏請進賢求言議切王氏

之陞，涉亦擇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墜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墜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緇戶，以聖人而欲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以上疏請封仲尼子孫福孤遠，又讖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以上疏敘漢封仲尼子孫爲殷後之事。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云：敞，字幼儒，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卽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常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纁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爲太師，復薦敞可輔職，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爲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爲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於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斬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尙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爲仁由己，再入大府。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漢書蕭望之傳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爲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卽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何？」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

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以上徵時事蹟。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尙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幾，選同姓，舉賢才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卽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寔益任用。以上宣帝初累遷至二千石。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諫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吏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視事。以上爲郡守京尹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跡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罪。」

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殺此八郡贖罪，務益致殺，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兩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差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得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因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壤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舉人出財滅舉，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獨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辜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敵備卓衣二十餘年，嘗聞舉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饑時，民尙有飢乏病死於道路，况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贖，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施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與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

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敵議。以上與張敞議贖罪事。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囚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尙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遣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以上論烏孫廢言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誼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以上議護韓匈奴。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放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令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

侯年甯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謹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賈賈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搆受所監，咸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餘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子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讐，靡有後言。」以上因繼延壽之劾奏而左遷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爲御史大夫，數月間，內吉亮，霸爲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下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窺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以上論單于來朝禮儀及宣帝喪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市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尙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誦，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

官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卽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以上受遺輔元帝與高顯恭三人相忤。望之携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遺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憤，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權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竢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踐，宣中庸之常政，與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季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是於待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胥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卽挾朋及待詔華龍者，宣帝時與張子孺等待詔，以行污濊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開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黃門黃，以上因鄭明華龍誣告下獄免官後數月，制詔御史一國之將與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

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譴訴者，而教子上書稱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速捕，弘、蒜、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誦辱。建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望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殺。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吾嘗備位丞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畫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以上四子俱訟前事，下獄自殺。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家。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元帝卽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爲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我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爲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鄴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羣輩爲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

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爲人嚴猛尙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尙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

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才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爲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爲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學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爲庶人。恭帝崩，爲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官，病免。復爲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藉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爲便嬖宦豎所圖。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後漢書班超傳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

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領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甯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以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殺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揀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以上破虜使子勳善，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効，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真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旣西，先至于真，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

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以上降撫于寘王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以上執疏勒王兜題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陞，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卽位，以陳陞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以上徵還不果，復留疏勒。超欲因此匡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効命絕域，庶幾張蹇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屢，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聞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慮領可通。蔥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狹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

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大喜於天下。」以上具疏請兵平西域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譏，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以上招慰烏孫。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多斯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偕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以上發疏勒王忠。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

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以上破龜茲等降莎車王。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督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蔥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以上聖守拒還月氏兵。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以上略一藉蕪。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鞞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

一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陸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以上大破焉耆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盡閉。先帝深懲邊氓，嬰權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子實，以西超遂隴，蔥領，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殺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獨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視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以上論功封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尙十九年，今臣幸得率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弱，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陸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恃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瞻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

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每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慙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以上疏請還期。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賻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爲都護，與超交代。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侯任，重虛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而已。超去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尙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刀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以上追敘交代事并及子孫。

後漢書 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曼，有幹事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曼揚州刺史，曼率丹陽太守陳夬，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民患。曼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曼爲使匈奴中郎將。以上父臧曼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

梧，有異姿；舉孝廉，補卽丘長。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尙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賊。洪、洪者何如人？」超曰：「威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卽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伉，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其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伉、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以上盟五太守共誅董卓，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騷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尙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鑿鑿奉神，又恐賊乘隙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於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以上爲青州刺史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穩，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收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并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以上敘救張超與袁紹絕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關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遣，比辱雅况，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

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闡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付褊心，竊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甯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幟，感故友之周旋，撫弦弱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遷斥，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嚼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廓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是以鑑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遠，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謾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率靈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滅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滅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以上答陳琳書。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

吏人何忍嘗捨明府去也？初尙掘鼠裹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備班士乘，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陷城，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以上袁紹殺洪。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曠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甯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以上陳容之見殺。

論曰：「雍邱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跡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尙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旣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衝，以紓倒懸之會，忿捐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三國志王粲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於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

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以上名公之後少而知名，乃之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癡而體弱通侷，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內之僑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僑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同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以上由劉表歸曹公。魏國旣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與造制度，粲恆典之。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闢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爲覆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以上以典章文學見任。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遠絕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孤狀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瑒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瑒終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瑒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瑒所作也。

琳徒門下督，瑀爲倉曹掾。瑒、瑛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軍，瑛以不敬被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瑛二十二年卒。以上因乘而兼敘徐陳阮歷劉略仿垂子荀彧列傳之例。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於後。德理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以上錄文帝傷悼六子之書。自穎川郡鄆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綽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合曹植乃爲七人，此疑當作六人，例當作列謂鄆淳至荀綽七人，不得與王徐陳阮歷劉六人並列也。瑒弟瑒、瑒子貞，咸以文學顯。瑒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尙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以上又因六子而兼敘鄆淳至吳質十二人。

二國志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少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元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

「以上亮發時事。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且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竊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以上隆中答先生之間。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以上荆州破後隨先主奔夏口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

操芟蕘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以上說孫權并力拒曹，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關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以上鎮州平成都。二十六年，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甯。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勸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以上先主卽位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

宮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以上受遺輔幼主。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興國三年春，治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以上和吳平南。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於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勤憂，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此處有關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

諮議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以上北伐上出師表。遂行，屯於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斜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戒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一。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君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時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闕。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以上香亭之敗。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甲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誠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以上三出師。王雙郭淮張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家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毅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遺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

講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以上本軍中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權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計算第五，調厲第六，綜覈上第七，綜覈下第八，雜言上第九，雜言下第十，貴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傳運第十三，與孫權書第十四，與諸葛瑾書第十五，與孟達書第十六，廢李平第十七，法檢上第十八，法檢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軍令上第二十二，軍令中第二十三，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左微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親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

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荐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遺於丁甯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誡，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縱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道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秦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以上陳壽上亮集表。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冑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尙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尙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

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尙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縣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以上堯孫子著一家節忠。

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尙書僕射，代陳祗爲尙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尙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爲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以上因庸并及董奕。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輒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行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蔡邕郭有道碑

生先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卽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

堅，拯「微言」之未絕。以上學行高邁。于時纓綬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勸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以上多士彙附。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潛，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摠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尤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措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攜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 蔡邕陳太丘碑

先生諱實，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徵許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開壽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禮。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驥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湖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宏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袞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命世絕倫，大位未躋，慙于文仲稱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於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

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櫛財周禮，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寮，莫不咨嗟。巖叢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下慙遺一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摺紳儒林，論德謀績。」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以上。河南伊種府君臨郡，追歎功德，馳錄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峨峨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蔡邕胡公碑銘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媯姓建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于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官至交趾都尉。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幾，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左丞相尚書僕射內正機衡，允釐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橙梯，宣柔嘉，通神化，導靈和，揚惠風，以養真，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於不言，消奸宄於爪牙。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息於官曹，刑戮廢於朝市。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棲於畎畝。遷汝南太守，增修前業，考績既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均關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教。進作太尉，宣暢渾元，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遭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于羣公。入錄機事，聽納總已。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敷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爲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恭禋祀，神明嘉歡。永世豐

年，事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逍遙致位；又拜太常，遘疾不夷。遜位歸爵，遷於舊都，徵拜大中大夫，延和末年，聖主革正，幸臣誅斃，引公爲尙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闔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宏綱既整，袞闕以補，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驥習訓，遷太常司徒。威宗晏駕，推建聖嗣，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尙書事，于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不違子道，勞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厚，尊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萊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公旦納於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簞局以尙茲，夫蒸蒸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博聞周覽，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七登三事，篤受介祉，亮皇業於六王，嘉丕績於九有，窮生人之光寵，享黃耆之遐紀，蹈明德以保身，與福祿乎終始，年八十有二，建寧五年春壬戌，薨於位。天子悼痛，贈策賜諡，諡曰「文恭」。如前傳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詡等，相與欽慕，崧高蒸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迹，銘諸琬琰，其詞曰：

■蔡邕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叡哲，思心瘁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于外，有邇其縱，進作卿士，粵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惟時雍，勳烈旣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宏唯幼沖，作傅以訓，赫赫猗公，邦家之鎮，澤被華夏，遺愛不渝，日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沒而不泯。

公諱廣，字伯始，交趾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靈，履性貞固，九德咸修，百行畢備，遭家不造，童而夙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儉約之中，以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訓，歷觀古今，生而知之，聞一親十，兼以周覽六經，博總羣議，旁貫憲法，通識國典，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尙書侍郎，尙書左丞，尙書僕射，幹練機事，綢繆樞極，忠亮唯允，簡于帝心，智略周密，冠于庶事，遷濟陰太守，其爲政也，寬裕足以容衆，和柔足以安物，剛毅足以威暴，體仁足以勸俗，故

禁不用刑，勸不用賞。其下望之如日月，從之如影響，思不可忘，度不可革。遺愛結於人心，超無窮而垂則。徵拜大司農，遂作司徒。遷太尉以援立之功，封「安樂鄉侯」。錄尚書事，稱疾屢辭，策賜就第。復拜司空，功成身退。俾位特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命休神。又拜太尉，遜位歸爵，旋于舊土，徵拜太中大夫，尚書令太僕、太常、司徒、永康之初，以定策元功，復封前邑，錄尚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傅，入參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事，諒闇之際，三據家宰，和神人於宗伯，理水土於下台，訓五品於司徒，耀三辰於上階，光弼六世，歷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蓋表老成，動被萬方，與國終始，未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寧五年三月壬戌薨于位。天子悼惜，羣后傷懷，詔五官中郎將任崇、奉册贈以太傅，「安樂鄉侯」。印綬拜室家子一人郎中，賜東園祕器，賜絲帛，含斂之備，中謁者董詡弔祠，謹喪，錢布賻賜，率禮有加。賜諡曰「文公」。昭顯行迹，四月丁酉，葬于洛陽塋，故吏濟陰池喜，感公之義，率募黃鳥之哀，推尋雅意，彷徨舊土，休績丕烈，宜宣於此。乃樹石作頌，用揚德音。詞曰：

於皇上德，懿鑠孔純。大孝昭備，思順履信。膺期命世，保茲舊門。潛泉休茂，彪炳其文。爰贊天機，翼翼唯恭。夙夜出納，紹迹虞龍。賦政于外，神化元通。普被汝南，越用熙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耀柔嘉。式是百司，股肱元首。庶績咸治，二氣變雍。五徵來備，勳格皇天。澤洽后土，封建南藩。受茲介祐，玉藻在冕。蠶服艾輔，路車雕駟。四牡修扈，贊事上帝。祇祀宗祖，陟降盈虧。與時消息，既明且哲。保身遺則，同軌且爽。光充區域，生榮死哀。流統罔極。

■蔡邕楊公碑

公諱乘，字叔節，宏農華陰人。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康叔之後也。未葉以支子食邑於楊，因氏焉。周室既微，裔胄無緒，暨漢興，烈祖楊喜，佐命征伐，封亦泉侯。嗣子業，絳冕相繼。公之不考，以忠蹇亮，弼輔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尚書，京氏易誨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初辟司空，舉高第，拜侍御史，遷豫州、兗州刺

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大中大夫。左中郎將尙書，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祿大夫，遭權嬖貴盛。六年守靜，外戚火燔，乃遷太僕太卿。公事緇位浹辰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強，見邊姦黨，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陟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抽撥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爲朝頌德。然知權過於寵，私富伴國，大臣奇察，望變復還。條表以聞，啓導上怒。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嬖反是黜，英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寵賜有加。公自奉嚴敕，動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爲義緇。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廚無宿肉，器不鏤雕。夙喪孀儻，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而公克焉。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去好，忠伴前後，聲塞宇宙。非黃中純百，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于下，昭升于上，若茲巍巍者乎？于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鴻勳，讚懿德，傳儷年。

於戲公！唯嶽靈，天挺德，翼赤精，氣細縉。仁哲生，應台任，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惑，迄中成。光遐邇，程其清。

■蔡邕漢太尉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獻，宏農華陰人。姻姓之國，有楊侯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亦泉侯佐高，丞相翼宣，咸以盛德。光於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繼蹟宰司，咸有助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閑于伐柯。烈風維變，不易其趣。文以典經，導道入奧，操清行朗，潛晦幽閑。不答州郡之命，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舉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羣公之舉，進授尙書於禁中。遷少府光祿勳，敬按百事，莫不時序。庶尹知恤，闔閭推滑，列作司空，地天平成。陰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退。又以光祿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宣洽人倫，變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時順動，三光耀潤，羣生豐遂。太和交薄，三作六卿，五蹈三階，受爵開國，應位特進，非盛德休功，假于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資朋

哲，長於知見，凡所辟選，升諸帝朝者，莫非瑰才逸秀，并參諸佐。惟我下流二三小臣，穢損清風，愧於前人。乃糾合同寮，各述所審，紀公勳績，刊石立銘，以慰永懷。銘曰：

天降純嘏，篤生柔嘉。俾胤祖考，光輔國家。三業在服，帝載用和。粵暨我公，尤執忠貞。在棟伊隆，于鼎斯寧。德被宇宙，華夏以消。受茲介福，履祚孔成。爲邑河涓，竟寤絳璫。以佐天子，祇事三靈。丕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贊，式昭懿聲。

■ 蔡邕朱公叔墳前石碑

維漢二十一世延熹六年，粵四月丁巳，忠文公益州太守朱君名穆，字公叔，卒于京師。其五月丙申，葬于宛邑北萬歲亭之陽，舊兆域之南。其孤野受顧命曰：「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於寢。今則易之，吾不取也。爾其無拘於俗，無廢予誠！」野欽率遺意，不敢有違，封墳三板，不起棟宇，乃作祠堂于邑中南陽舊里，備器鑄鼎，銘功載德，權墳封彌久。夷於平壤，於是依德像，緣雅則，設茲方石，鎮表靈域，用慰其孤罔極之懷。乃申詞曰：

歆惟忠文，時惟朱父。實天生德，丕承洪緒。彌綸典術，允迪聖矩。好是真厲，疾彼強禦。斷剛若仇，柔亦不茹。仍用明夷，遭難受侮。帝曰休哉，朕嘉乃功。命汝納言，允汝祖蹤。父拜稽首，翼翼惟恭。篤棊不忘，夙夜在公。昊天不弔，降茲殘殃。不遺一父，俾屏我皇。我皇悼心，錫詔孔傷。位以益州，贈之服章。用刊彝器，宣昭遺光。子子孫孫，永載寶藏。

■ 蔡邕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陶唐氏之後也。其在周室，有士會者，爲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爲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于成安。生惠。延熹二年，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

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屈爲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與尙書。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稚惟愛，言行舉動，斯爲楷式。郡縣請召，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虛已迓止，亦爲謀奏，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強禦。其事繁多，不可詳載。雅性謙儉，體動能苦，不樂假借，與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勞，君不勝其逸。辟太尉府，俄而冠帶，或以羣黨見嫉，時政用受禁錮，君罹其罪，閉門靜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晚節禁寬，困于屢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產業，以爲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霽卦於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輒去。禁既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爲祿，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於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兖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黃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參按典禮，作誄著謚，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錄其所履，謀于蒼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銘曰：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允迪德譽。如淵之清，如玉之素，潤之不濁，涅之不污。用行思忠，含藏思固。伯夷是師，史籀是慕。榮貧安賤，不憐窮達。甘死善道，遺名之故。身沒譽存，休聲載路。

蔡邕表滿來墓碑

茂德休行，曰表滿來。太尉公之孫，司徒公之子。逸才淑姿，實天所授。聰遠通敏，越處在闕。明習易學，從誨如流。百家素氏，遇目能識。事不再舉，問一及三。具始知終，情性周備。夙有奇節，孝智所生。順而不驕，篤友兄弟。和而無忿，氣決泉達，無所凝滯。雖冠帶之中，士校材考行，無以加焉。允公族之殊異，國家之輔佐，衆律其器，士嘉其良。雖則童稚，

令聞芬芳，降生不永。年十有五，四月壬寅，遭疾而卒。既苗而不穗，凋殞華英。嗚呼悲夫！乃假碑旌於臺表，嗟其傷矣。唯以告哀！

韓愈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泉，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祕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以上奉母走蜀從君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剝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培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以上刺温州遷真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噫媚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諷。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卽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卽假爲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以上刺衡州遭誣受降母喪三年，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募兵，大遷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句卒羸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還，嘔鋒蔡山，踏之剝斬之。黃梅，大鐵長平，鑿廣濟，掀斬春，撤斬水，撥

黃岡，築漢陽，行躡漢川，遠大膊，斬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爲刺史。光之北山，隨隨光化，措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遠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尙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園，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以上帥江西討李希烈而于帥荆襄等略之。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彝將，慎將，潛將，借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以上魏教治民用兵。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陸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斬河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斬河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強，齷其姦猖，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奮之視。厥厥陞陞，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 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

序而銘之。以上敘帛書雜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鄴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驚，涵而探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劇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摛擢霄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輒於詞，而與世抹摺，人皆劫劫，我獨有餘。以上敘其人與詩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旣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旣得卽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以上科第官階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闔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鄴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贖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以上死葬私謚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補敘孟簡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徇，維出不嘗，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旣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紀誌說論今文鑽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縱，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以上著作之多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願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

郎中告哀南方，遠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以上居家居官 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以上家世 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以上知音 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者，名節可以反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熱輕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卽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以上所知不遇久之 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權垢爬痒，民獲蘇醒。以上從李將軍 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闕，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願不可強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與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徵，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以上卒葬及家世 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

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齷齪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媪：「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媪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媪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盡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以上妻孀之奇。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祗繫其逢，不繫巧惑。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韓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纒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以上在幽州值軍亂。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鷄鴉，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以上遇害。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遷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人義而歸之。

以聞詔所在給船輿，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以上歸葬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筋進養之。蔡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以上內行。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微也，世慕願以行。子揭揭也，噫！暗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
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闡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

韓愈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穎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毫穎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備備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于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以上錢許公所以得鎮汴。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逸，求援於逸淮，陷之以陳。

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以上拒蔡公曰：「自吾舅沒，五亂於汴者，吾苗嬖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被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二十有一年，莫敢有譖呶叫號於城郭者。以上治汴李師古詐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有以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以上拒郭少誠以牛皮鞞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以上拒蔡拒郭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以上拒蔡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禽蔡。於是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鄆坊丹延節度使。以上平蔡。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以上平鄆。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綺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兩。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以上入京。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

莫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以上歸里卒葬。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竊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以上進敘輔汴之功。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鄆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以上子弟同業。節帥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重輕，故無敢犯者。以上補敘敘事。其銘曰：

在貞无世，汴兵五瀾，將得其人，衆乃一揭。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獐其鼻，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字，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嘯呻，與其睨。左顧失視，右顧而蹠，蔡先鄆鈕，三年而墟，檣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實何如？悠悠四方，旣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叛，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韓愈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著，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辭，以進士舉，博學宏辭，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譏，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三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嘗管秦

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以上自校書至殿中侍御史凡七遷。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歡，揖起趨去，無敢閑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尙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不阿。以上自京兆司錄至刑部員外凡四遷。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綿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譴爲賀。以上虔州刺史。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尙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以上澧州刺史河南令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妻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以某所。以上辛葬子女。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譏，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遠，以不久生？唯其頡頏，以世厥聲。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爽，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以上先世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

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舉之。以上科第文學名譽。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間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借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伴，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爲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以上官階政事。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以上願以柳易播。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旣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厚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以上固斥極窮乃能自力於文學。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子周七，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

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韓愈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宏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宏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布，恩信著明，夷人慕之。以上家世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以上辭親從君，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歷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緡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五百戶，終焉。以上歷敘功兼官階，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隔危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若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以上並敘其賢，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以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楨，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魯陵岡。關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滄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

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以上錢家事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禱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賸，既明且慎，終老無墮。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斷石於此，式垂後嗣。

韓愈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荆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尙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臯，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諡「貞孝」是實生公。以上先世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尙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尙書左僕射，諡「文公」。以上略錢文公晚節諡法。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吊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辭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北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讖排姦佞，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尙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以上歷官京師。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餒，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以吏部尙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尙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

付，治以和簡，人以雷使，以上爲宰相及在山南河南，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病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以上葬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頓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頓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頓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符餘。以上節敘敘大事。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徒秦，贏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邱，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飢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時，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珉，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

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韓愈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允，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深水令，贈工部尚書。以上先世尚書於大歷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以上總節歷官及卒葬。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以上科名其佐昭義軍也。一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輟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以上佐昭義軍。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及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以上爲府佐郎官守令司業各得其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師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羣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師，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以上兄弟子女。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

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寶，逃閔腹子，夏以再家，寶爲氏，聖愕旋河，犢引比，相聖撥漠，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於幽刻。

韓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瑄相玄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莫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以上先世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濡耳染，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尙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懼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鏡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辯傲絕。以上歷管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蜒，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以上經略容桂，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大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旣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乃始已致。旣辦萬年，命屏容服；功緒卓殊，氓瘼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韓愈尙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臺，字宏之，世爲蔡陽人。其祖於元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 霍邑令。祖千尋，彭州 九隴丞。父迪，鄂州 唐年令。娶河南 獨狐氏女，以上先世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第，授正字。自鄂縣尉拜監察御史，佐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衡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衡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 廣武原先人之墓次。以上歷官本葬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溥厚，疏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遇，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談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尙也。以上性情浩行。初娶吏部侍郎京兆 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 韋詞，次嫁蘭陵 蕭瓊。後娶河南 少尹 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以上妻子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關，佐三府治謫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僕絕瑕。請甲子一終反亥宅。

韓愈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宏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遊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

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以上歷管中外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府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一日日語人丞相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十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十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民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以上服闋後爲中書舍人江西觀察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以上卒葬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以上歷官賢聲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忭呼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書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以上總敘治行文學曾祖諱玄曠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曾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真宏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婿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婿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

銘曰

氣銳而整。又剛又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韓愈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以上先世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恆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于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歎，雖不卽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敬、李，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恆魏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曾下漢州，戰白塔，救甌、襄、李，擊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使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以上從楊琳、曲環、吳少誠、乘環、夷、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步、騎、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以上、守、陳州、爲、陳州、刺史、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以上、爲、陳州、節、度、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洧、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卽、罪、詔、還、京、師、卽、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救、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卽、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以上、得、罪、還、京、及、卒、葬、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樸、直、忠、厚、便、弓、長、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遣、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以上、妻、子、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慶。

韓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頰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革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猶食伎樂之燕不與。嘗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以上張諫盧從史而遷洛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固舍我而從人耶！』卽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君尙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以上爲盧從史所誣奏得罪以死，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以上敘歷官至佐昭義軍者，所以事盧從史之由。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宏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妃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末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殲，尙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戡，殿

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以上祖父妻子將葬，以章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允義孔公，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韓愈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潛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跋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以上先世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崔周禎爲補闕，皆舉以讓，宜欽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間以幣先走廬下，故爲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以上出處任宣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以上妻子卒葬，旣病，謂其遊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考有以爲，而止於斯。

韓愈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旣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

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虛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天。已。虛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虛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韓愈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句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遊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以上明二經及死時事。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以上在太學之久。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縉，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以上祖父妻子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爲博士，延爲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迹。先生之與公車是召，纂序前聞，於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雜，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臃臃，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韓愈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氏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

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湮，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邪爾？若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以上述張劉氏語。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

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南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以上科第官階。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邱。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斬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以上卒葬祖父妻子是爲銘。

韓愈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媪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騰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憚，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於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葬有日言。

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陰幽坤從，維德之恆，出爲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母父。有事賓祭，酒食祇飭，協於尊章，畏我侍側。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邱，合葬有銘，壺彝是攸。

韓愈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某季女壻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辭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於王，或貳於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存友惠純。乃及於行，克媲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筑焚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甯。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謹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歎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闕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奠墓，以贊頌休。

韓愈女挈壙銘

女挈，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慧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而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愈旣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追遣之。女挈年十二，病在席，旣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滅頓，失食飲節，死於商南層峯驛。卽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

子弟與其母易棺，葬女軍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軍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於是，汝安歸之，惟永寬！

韓愈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官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以上科第歷官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費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甯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以上副使回紇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擇才俊，有感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於是朱滔自范

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恆州，恆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以上再統歷官出與破朱滔。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疏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以上說李懷光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尙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尙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贊，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辭事，已復位，進退甚詳。以上爲宰相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尙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尙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尙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使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毫穎

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上以東都留守授節度汴州之任。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雷代之。敗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敗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迺復欲爲士雷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旣受命，遂行。劉宗經、章宏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遣以入。及鄆三軍緣道譁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雷、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旣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以上逮入汴州，不以兵衛。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以上罷廡下之士。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澣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以上治汴除在教驗，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字，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旣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關其郭。闔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旣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以上葬汴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

飲酒，不詬笑。好惡無所偏，與友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妻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辭，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辭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以上遺孀及妻子，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證，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韓愈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家世習儒，學辭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爲事，樂弛置自便。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旣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爲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貫。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燒爲黃金，可餌以不死。今於若巧我，我卽去，遂躡嶺隄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一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爲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於桂，從之。帥坐事免，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幸尙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耐先塋。於時中行爲尙書兵部郎，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要無有，敏精神。以棄餘，賈於人，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韓愈尙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穰，字君嚴，事唐爲尙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尙書，祿之終身。

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尙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閻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雖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尙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以上敘其致仕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尙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尙書右丞，明年拜左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管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以上敘管階而及華州刺史政蹟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闕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後，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歛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

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以上嶺南節度任內善政六事。十五年遷尙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尙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尙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尙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愷。遵。愷。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戴。戡。戰。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戡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戡與公子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左。以上先世妻子及兄弟銘曰：

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尙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韓愈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於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涼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澗侯。由侯至於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諱。手瓦石。皆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籍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日。翱既遷貝州君之喪於貝州。殯於開封。遂遷夫人之喪於楚州。八月辛亥。至於開封。壙於丁巳。墳於九月辛酉。窆於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繼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翱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韓愈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嘗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黠，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螭，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鶻」謀而殺之，誣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交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跖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同其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一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彊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兼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軍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宏農陶泓，及會稽稽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耜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柳宗元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斂葬於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徙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於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嗣光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髻，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觀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哉，吾爲子瘞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彌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耐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凱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剛也挈之，信也蒞之，有朱其紘，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福宜是與。百越羨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經史百家雜鈔

足本大字



第四冊



大達圖書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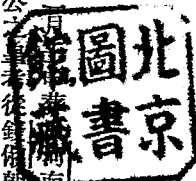
井
6

新式標點 經史百家雜鈔 卷四

傳誌(二)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葬於汝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墓者，從鍾備朝京師。後為武甯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會祖蘇州糧科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以上先世及孤寒科第，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以上行己大節。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



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闕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有大臣權倖，多忌惡之。以上諫章獻太后稱太妃郭皇后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以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進退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來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以上與李公不和而貶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自請守鄜，扞延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開，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旣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賊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撤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旣而歸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餽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以上經略西夏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

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以上與李公復合慶歷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以上參知政事，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再以上出帥陝西守四州，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係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以上據述其盛德善政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倣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遠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息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墮完，兇憐默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

息。

歐陽修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瓌，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陝州人，後爲秦州。如皋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遷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

歐陽修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甌，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云。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旣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余游，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一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余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歐陽修徂徠石先生墓銘誌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

官而稱其德，以爲徂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魯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賁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以上澤舉其志事言論及其死後奇禍。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魯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以上敘科第至官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以上慶歷聖德詩。先生自閉居徂魯，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詞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

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以上著述及教人風旨。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陔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燄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南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以上直講後歷官及卒葬。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燄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志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矣，孔孟亦云其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歐陽修孫明復先生墓銘誌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魯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以上著其絕學高風。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

稅徒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以上在止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以上卒葬。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祕閣。以上專表其有功春秋先生一子大年，尙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關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歐陽修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以上狀其性情器識。其曾祖諱諱，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敏於官。以上耨世及歷官卒日。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

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洸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洸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洸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以上在官事蹟。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若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澗里，其平時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杼。以上感懷卒葬。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以上與師魯互勸與薦首相。應銘曰：

有轍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界可嫉其如斯！

歐陽修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遇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以上志節文學。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

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深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以上歷官。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鼓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議論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以上論兵材略。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以上臣官病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以上兄弟妻子。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歐陽修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騁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

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塋，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宣州陽城鎮雙歸山。以上病及卒，葬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間施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巧怪，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詈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矜而不怨，可謂君子者也。以上詩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佑元年，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列言於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給於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廕，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以上在官遇合，會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塋，曰堉，曰堉，曰堉，曰堉，曰堉。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尙幼。以上先世子女。聖俞學長於毛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以上敘其著作而歸重於詩銘曰：「不感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鏡，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歐陽修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誦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以上錄其妻先集序次末盡銘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者，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廕，補太廟齋郎，調藥局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以上先世官階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於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發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增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蓋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相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詩歌，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以上罷官後著作文字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歷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

適前進士趙紘，次尙幼。以上病卒家。屬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辯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於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子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並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今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隳，荒孰問兮？香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韜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宜昭昭以永垂！

歐陽修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以上渾舉其氣節材略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於京師。曼卿少居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嗟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以上官階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其才，而且病矣。以上兩言大事後皆見用，既而聞邊

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蘊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藁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趨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以上論論兵而述其外貌者不能盡其心迹者三事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於大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事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其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少有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歐陽修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察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

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稱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熱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以上太夫人述崇公之盛德，遺訓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以上崇公稱第，官階卒葬。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以上太夫人盛德，遺訓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以上自敘祿位親得爵封，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竝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

自。以上著立表之意。

王安石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郡。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讖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環，不仕。環，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秦州秦興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王安石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審考

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謗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嗣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不可勝也。芭尙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卒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愧，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尙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尙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父；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尙反，鑿形此土。

■王安石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待其歡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於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

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碁，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卽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於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璫，早卒。璫又娶其中女。次適蘇州吳縣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佐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弗績弗靡，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遊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王安石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一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瘞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以上敘作銘之由。敘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遊，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劍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與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以上敘歷官至端州失守免一官。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劍，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卽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

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答言者，謂爲不宜。以上再敘歷官又坐前事論貶。夫駁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的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尙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尙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以上卒葬，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東之，贈尙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隲，爲進士。其季恩兒，尙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以上先世子女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王安石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黜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

以勉焉。悲夫！叔姜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尙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於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王安石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歷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猶涵，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繡使爲殿中丞，秦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譏，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彊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以上直歐陽公之獄。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州，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饑涓，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怨，即謹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聞，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以上遷延州卒不令再戍，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以上縱民兵之亡者得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鈞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以上治坊州善及里正蘇君。

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於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威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尙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以上官階先世妻子出葬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爲之銘曰：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愠，祗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王安石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公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尙幼。三女子，其一蚤卒，其二皆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邪？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邪？銘曰：

嘗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屨，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王安石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雒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歷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於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眇子慈，眇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勿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疏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女子之德，煦愿愉愉，教墮弗行，婦妾乘夫，趨爲亢厲，勵之顛恐，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媚於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於銘。

王安石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勛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以上先世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尙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

位爲天下惜者也。以上談爭大節三事。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開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秦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細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緇也。以上歷官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污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以上再爲中丞，再知鄆州之由兩事。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尙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尙氏，尙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爲尙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以上妻子卒葬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穢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以上寧州擊蛇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軌。權彊所忌，讒詔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王安石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經史百家雜鈔 卷四 傳誌

馬君諱遠，字仲塗，家世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時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以上科第官階。始君讀書，即以文辭辨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辨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以上居官剛柔悉協。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尙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襄沙之原。以上卒葬妻子君故與余善，余嘗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富貴也。然世方懲尙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富貴，其所蓄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以上夾置黃錄之由。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文，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箕婦兮，執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王安石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仙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間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厄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於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大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於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迴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於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連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於躋，其下惟谷，鑽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夢附其華。誥誥諸孫，其實其葩。執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封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歸有光歸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永，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霆、雷女一，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實濟涇。以上祖父妻子孫曾卒葬，按歸氏出春秋胡，後滅於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乃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以上敘其世譜屬之遠近。府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壖，高仰濬

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溪置閘，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磽者，曰：「願吾力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一人以此服府君之精。以上方田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峻，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其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邪？或往往歎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以上敘農功爲國大計銘曰：

昔在顯項，曰惟我祖，綿綿汝頌，盛於荆楚。迄唐而昌，鳴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爲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曠然江海，寂無煙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順順，才無不可。實剛晦之，終古瀉鹵。黍稷藟藟，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於茲土。

歸有光寒花葬誌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燕火煖，孺人齋熟，婢削之盈甌，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卽飯，目暉冉冉動，孺人又持余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歸有光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以上科甲及官南京吏部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兩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掙，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以上官江西司道均南新二縣田稅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虜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綰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恆懼。公處之宴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虜亦竟不至。師尙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既舉李尙書，自吏部能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歡，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以上官山東臨清會召還即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禱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銅溪大刺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

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邱龍飛慶雲宮殿多墮擣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以上官湖廣河南及巡撫湖廣事是時奉天殿災敕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與造頗寫蜀荆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庸製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鉤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以上開府江陵督採湖廣川貴大木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梭梭江參政徐霽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嗣參政斬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大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眞州西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灋敕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筭人迹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尙書宋禮及近時尙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探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探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圍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悉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以上奏言採木巴多而長巨尙不合所派之數請量材取用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簿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

以上皆木爲西工所奪又數次懇奏而後罷採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於九嶷，荆南購木於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於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潮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以上錄其所採奏取之地。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披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摧軋崩卒，鳥獸哀鳴，震天爰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以上數採木之艱。昔稱雍州南山檀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雀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一公乃獲之，山童木道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不圖，其勤至矣。以上數李公之勤。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建，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探運之擢，皆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賜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儻。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荊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請公置酒，仲官權，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苛，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荊州府，募召商胡，賞購

過嘗，人皆懷之。故繼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虜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敍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以上補居官雜事 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國子生，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尙幼。孫男七，世彦、官生、世良、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歸有光先妣事略

先妣周孀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姪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孀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蹙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孀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孀人卒。諸兒見家人入，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孀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資雄，敦尚簡實。與人媿媿，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孀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縣，入城則緝，繼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日使人問遺，孀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不得留也。孀人中夜覺寤，促有光誦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孀人卒，母何孀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疴，舅母卒，四姨歸

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身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歸有光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譏謔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母父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己有飢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歸，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歸有光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卽自買輓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尙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自澆灑之。家人有願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尙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孀與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同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明月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葢，牢甚，不可解。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從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濫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概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岡爲斬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敘記

書金鑿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未可戚我先王，周公勸二公勿卜，將私爲卜而禱也。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者考，得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乃命于帝庭，四句言武王命於上帝，能定國安民也。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辟戴兵主辟位，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居東之近郊，則罪人斯得。周公辟位之時，不知流言之所自起也。二年以後，乃知其出於管蔡，故曰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鷓鴣勸王與師討管蔡之詩也。王亦未敢誚公。王見鷓鴣之詩，尙未信公，但亦未誚公耳。秋大熟，禾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書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洸頹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卨、伯、彤、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未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

教則肆；肆不遠，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尙明時
 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
 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傑、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
 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辰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簋席，黼純華玉仍几，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筓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
 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蕤世，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
 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
 四人恭弁執戈，上刃夾兩階。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戣，
 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
 邦，率循大下，爰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
 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
 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內伯咸進相揖，皆
 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
 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語。昔君文武，丕
 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
 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

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左傳齊魯長勺之戰

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左傳秦晉韓之戰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以上秦伐晉之由。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以上卜徒父之筮。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曰：「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

周作，張脈債與，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以上慶鄭不孫之詞。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闕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餓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番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以上韓簡視師。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遠濇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下，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欒射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以上韓原戰事。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營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台。以上獲晉侯後情事。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患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以上秦君臣謀處晉之法。晉侯使卻乞告理，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武圍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悅。晉於是乎作「州兵」。以上晉臣謀歸君之法。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難，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

敗姬車說其轅，火焚其旗，不利於師，敗於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人。」以上蓋公榘論晉年下。至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以上呂甥說秦伯歸君。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年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亡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廋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上處狄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

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以上過曹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以上過宋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以上過鄭及楚，楚子饜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殺？」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籥，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遠天必有大咎。」乃授諸秦。以上過楚，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匱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以上居秦，僖公二十四年春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廐柳。秦伯使公子襲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不書，亦不告也。以上秦伯納晉侯，正文呂卻畏偁，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

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以上呂卻焚宮之難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以上逆秦爲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驪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以上見頭須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以上歸二隗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慙？」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以上介之推避隱

左傳晉楚城濮之戰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蔞，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

文子文飲之酒，爲賈尙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以上則策子玉之敗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以上孫救宋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以上大蒐謀帥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以上因大蒐而追敘前事兼及後敘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於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以上衛持兩端欲附于晉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蓋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以上魯持兩端不敢戍衛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臺，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僂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以上魯持兩端僂負羈氏，魏犢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專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頤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以上晉師破曹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

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以上言謀激齊秦使來會。戰。楚子入居于申，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一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楚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聞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以上楚君欲退臣欲戰。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以上私許復曹衛以說三國。子玉怒，從晉師，晉帥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以上晉退三舍避楚。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憇，次於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盪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以上晉君臣論戰事。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以上子玉致師。晉車七百乘，韞鞬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

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湊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以上濮城戰事正文。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旣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於衡雍。以上晉鄭盟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禮，命晉侯宿，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以上獻俘於王。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上踐土之盟。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季諷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旣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蓋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以上子玉之死。

左傳秦晉殺之戰

僖公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鞏。」

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乞，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犗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殽，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殽，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遠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遄興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勳臣覺，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

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左傳晉楚邲之戰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微事於晉。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塗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故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以上楚克鄭，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以上晉救鄭諸侯。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能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蕞救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靡，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汧曰：「於鑿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以上桓子會

會不納也。堯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方。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堯子尸之。雖死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堯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以上屬子先濟，晉師皆濟。楚子北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苦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以上晉君臣商應否，避晉晉師在敖郟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堯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蚘冒』，筆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徵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帥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堯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

「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以上晉諸臣商對鄭使。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麇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以上晉諸臣商對楚使。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古入壘，折誠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麇與於前射，麇麗龜，晉鮑癸富其後，使攝叔奏麇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以上楚人至晉致師。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泓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麇，射一麇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旂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以上晉人知楚致師。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麇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麇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以上晉諸師號令不一。潘黨既逐魏錡，趙旂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旂，趙旂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

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誘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以上戰事正文。正軍下軍敗，上軍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碁之，脫屣少進，馬還，又碁之，拔旆投衛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旃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斲，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殺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以上雜敘戰時細事。五端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者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遠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以上

楚不棄京觀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以上追敘鄭之晉入。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以上晉不殺桓子。

左傳齊晉鞏之戰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寧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曰：「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於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由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此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以上齊衛新築之戰。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遽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以上晉魯衛乞

師伐齊。師從齊師於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以上齊師之驕。癸酉，師陳于鞌。郟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邱綏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乎？吾子忍之。」綏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以上合戰時中軍之勇。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郟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蔡旃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轡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鬪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軍，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獲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於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以上韓厥獲逢丑父。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以上齊侯返。

國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聲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遄。』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穢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昵也。子若不許，離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實，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與，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以上晉許。齊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馮驩、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左傳晉楚鄢陵之戰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偃居守，卻擘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十六年夏四月戊寅，晉師起，以上晉師之與鄭。

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鄆，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濟齊盟而食話言，好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驪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以上楚篇諸臣料楚必敗。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郟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事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以上范文子不欲戰。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奔曰：「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遠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於王後，士曰：「聘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曰：「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

「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以上晉楚各料敵情，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殺御晉厲公，欒黶爲右，彭名御蹇共干，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荈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筮之黨，與養由基，障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呂錡夢射月中，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聞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甯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蕪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焚。」乃內旌於轂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瘞。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筏，欒黶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廳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馭焉。」公許之，使行人執轡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誠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以上戰時雜事。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

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藁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暨，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以上晉楚勝負未分，因子反醉而楚王遁。晉入楚軍，三日殺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予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殺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左傳晉入齊平陰之戰

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臬，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轂，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彭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以上荀偃志伐齊，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漢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旃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以上齊畏晉虛聲而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

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於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魯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以上晉師追奔略地。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楛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追還於東門中，以枚數圍齊侯，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以上晉攻齊城。

左傳宋之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以上諸侯許向戌弭兵之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以上宋享趙孟。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

「左師」復言於子木，國藩按復自也。上文云復於趙孟，此當云復以子木言字疑衍。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奭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以上諸侯皆至，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弊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日，一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以上楚人衷甲，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以上晉視宋衛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以上晉楚爭先，壬午，宋公兼享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視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尙矣哉！能敬神人，宜其米糲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澠盟。以上重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

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箒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章？」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資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以上稱伯有趙孟。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則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皆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植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以上向戌不賞。

左傳晉魏舒敗無終之戰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左傳叔孫穆子之難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顴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以上豎牛有寵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邱菑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與之環而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以上豎牛殺孟逐仲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以上穆公餓死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家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奮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失子固欲去之。」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

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偃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以上杜洩忌于叔孫氏，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華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以上昭子殺豎牛。

左傳楚靈王乾谿之難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額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鬻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計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爰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筮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剡圭以爲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麇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

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以上字筆折王之侈心。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遷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擘，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蓮氏之族，及遷居許圍。蔡洧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以上四族及羣喪職者謀作亂，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以上觀從朝吳挾蔡公召子干子皙成軍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裨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子公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剿。」師及訾梁而潰。以上先定楚宮，次破乾谿之師。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軍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溷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

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郢。辛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君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辛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以上靈王自乾谿歸郢中，途經死，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營，實營，赦。以上子干子實死，平王立，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師。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嬖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嬖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嬖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辛尹申亥以王極告，乃改葬之。以上平王卽位，新政，初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鬪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以上埋璧之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昏

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遠，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幸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龍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龍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却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親，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以上論子干不能得國。

左傳吳楚雞父之戰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軍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帥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陳，夏鬻。」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

宋陳也。

左傳魯昭公乾侯之難

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以上公若以魯將逐季平子，蓋魯宋有鸚鵡來巢，書所無也。一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鸚鵡之巢，公出辱之，鸚鵡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鸚鵡跌，公在乾侯，徵叢與禰，鸚鵡之巢，遠哉遙遙。禰父喪勞，宋父以驕。鸚鵡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鸚鵡來巢，其將及乎？」以上鸚鵡之兆。初季公鳥聚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嬖與嬖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己，以示秦邇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卡，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余殺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郕之難，閔季氏介其難，郕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郕氏，且讓之。故郕昭伯亦怨平子。臧孫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禱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以上衆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郕孫，郕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

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以上公爲等謀季氏，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舉，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之自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徙者衆矣，日入匿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蓄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叔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護辰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執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禮辰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以上孟孫叔孫救季氏。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幕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於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宮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以上公孫于齊。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繒繒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子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以上子家子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君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廕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闕歸。平子

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以上叔孫昭子將納公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楛楸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守以死臣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以上宋元公謀納公不果而卒，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實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邱，邱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以上追敘季臧相惡之由，卽此年秋所敘爲讒於臧氏而逃于季氏也。二十六年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填，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庚，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人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以上齊侯欲納公，同梁邱據受貨而不親往，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敵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乘。」以上公子朝許以緩齊圍成之師，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擊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汰，鞠七入者三寸，擊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讒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

子車曰：「秦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元子，又叱之，亦叱之。冉駹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鬢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毋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以上季氏之徒兒戰魯人氏與齊師戰，齊師死方于致二十七年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上鞅納士季氏之貨，不願納魯者。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以上晉君以郟柔與孟孫季孫戰，不克。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之，使幸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以上鄭侯饗公將見夫人以弔公。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執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於鄭，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以上齊高張唁公，卑者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慙而死。公將爲之橫，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

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不事，固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蹻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冀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以上季孫至乾侯，公爲衆所恃，不得歸。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公薨于乾侯，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

震而下，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
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
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
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
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竊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竊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
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
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竊弗敢知。若從君者，
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竊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竊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
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以上公之喪至自乾侯，子家及從公者皆出奔。季孫使役如闕
公氏，將構焉。榮駕鸛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鸛曰：「吾
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
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以上葬昭公，將溝其兆域。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左傳吳楚柏舉之戰

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
出。伯州犂之孫鬻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困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
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
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以上司馬戌與子常定謀。武城黑謂子

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
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
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以上子常與約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概王晨
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概王曰：「所謂臣義而
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
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概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
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
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雒，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
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概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概王入之，以上楚師之敗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
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甸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
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到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以上司馬戍之忠勇。楚子涉雒，濟江，入於雲中。王
疑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鄭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
「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曰：「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遠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今名，非知
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闔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以上楚子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
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
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
「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

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鍾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以上隨人保楚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以上申包胥乞

兼師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概王于沂。吳人獲蘼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概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澁，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鬬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以上吳師之敗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藍尹壘涉其帑，不與王舟，及甯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既君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辛，季辛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

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以上述知多賢臣。

左傳晉鄭鐵之戰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纁，八人裝衽，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糾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諱曰：『爰始爰說，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緘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靡之。吏詰之，御對曰：「疇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劓臍，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劓臍不敢自佚，備持矛焉。一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謂，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髀於車中，獲其讒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盪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叟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尤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讒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

「郵良曰：『我兩朝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朝皆絕。

左傳齊魯清之戰

十一年春，齊爲鄆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至，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以上冉有與季氏議。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以上冉有激孟氏使戰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鄒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雲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以上季嘗戰務，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廩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以上右師敗左師勝。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鄒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殲。孔子曰：「能執于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左傳白公之難

經史百家雜鈔 卷四 敘記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以上楚召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離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悅，以上白仇子西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不爲威，不爲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以上白公作亂。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徵幸者，其求無慶，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闔爲王，子闔不可，遂劫以兵。子闔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背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曰：「君胡背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

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嶺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甯乃使甯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以上葉公靖難。

通鑑赤壁之戰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往鄂縣之樊口。以上魯肅至荊州視變見先生武侯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

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今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執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以上武侯至柴桑說孫權是時曹操遣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被天子以征四方，勳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身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合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茲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

士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孰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一罪。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快。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以上吳君臣定議。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期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以上先主見周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於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

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以上周瑜大破曹軍。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肅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蒙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孰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執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通鑑曹爽之難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尙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爲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游，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以上爽之驕橫。久而復爲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耶？志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濟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洶洶，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河南尹李勝出爲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公奮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

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日備。以上懿之奸詐，何晏問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正始九年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執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還邑，舍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大怒，以輅爲狂。以上管輅之先見，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義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外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甯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救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以上懿閉城門上奏誅爽等，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竄。

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尙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後司蕃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驚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義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尙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種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以上爽不聽桓範之計，免官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尙書何晏、鄧麗、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義、訓、晏、麗、謐、軌、勝，並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以上爽等被誅。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及爽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太傅懿曰：「彼各爲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爲御史中丞，綜爲尙書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爲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入云將不利國家，於是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

曹爽耳。」敝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始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敝曰：「然則敝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敝遂出事定之後，敝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以上曹氏僚屬之夢先是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甯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尙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字字養，爲曹氏後。以上羊祜令女之賢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爲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已也。」選部郎劉陶，曄之子也，少有口辯，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陶嘗謂傅元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爲聖？」元不復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元、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尙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以上何晏等敗徵

通鑑諸葛恪之難

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騙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圍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嘉平五年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擊豎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孰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以上虞松策備禦吳蜀之法，乃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毋丘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爲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棚，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恐，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連恪，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來奔。諸將何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塹，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怨譟興矣。以上恪攻新城無功而返。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郤曲，阻兵杖勢，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况恪才非四賢，而不慮

大患其亡可待也。以上鄧艾料恪之敗。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資，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更罷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悚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博恪於吳主云：欲爲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又家數有妖怪，恪疑之。旦日，駐軍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恪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爲？正恐因酒食中人耳。」恪入，劍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未善，平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恪二子棟、建聞難，載其母欲來奔。峻使人追殺之，以韋席裹恪尸，裹束腰，投之石子岡。又遣無難督施寬，統將軍施續、孫壹軍，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及其三子。格外甥鄒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以上孫峻殺恪。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之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梟市積日，觀者數萬，訾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東，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憤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城，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敕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忒哉。昔舞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

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格，故更欲罪。以上感時請救等格。初，格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格父瑾常以爲戚。曰：「非保家之主也。」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爲格必敗諸葛氏。陸遜嘗謂格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格再攻淮南，越雋太守張嶷與瞻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即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進言者耶？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探察。」格果以此敗。以上諸人料格之敗。

通鑑謝玄肥水破秦之戰

晉太元八年七月，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尙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尙書，桓冲爲侍中，執還不逮，可先爲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全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閉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秦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

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以上苻堅盛具伐晉，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之子也。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碁賭墅。安基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以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以上晉謀所以拒秦。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襲爲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郟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尙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疆弱異執，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征序言。以上朱序輸情於晉。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猷，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以上劉牢之初破秦軍。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

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勦敵，何謂弱也？」慄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退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一雲母車。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帛十四匹。縣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以上秦軍大敗，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大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其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變而圖之。既不自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疆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鄴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蔡陽，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以上慕容不棄苻秦之危，謝安

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琅琊內史。

通鑑劉裕伐南燕之役

義熙五年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爲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奔，以爲隨禮。令鎮惡騎乘非長關弓甚弱，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謝裕，裕與語說之，因留宿。明且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卽以爲中軍參軍。以上劉裕決計伐南燕。四月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執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以上劉裕料敵。南燕主起，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舉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救段暉，帥袁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孰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執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感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甯王賀賴慮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

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擣苜蓿，梁父二成，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以上南燕君臣謀賊守之策。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敵，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晨，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以上臨朐大捷輕兵從間道克城。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鞞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尙書郎張綱乞師於秦，救桂、林、王鎮，以爲錄尙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尙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敵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執如唇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尙書令韓範、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南燕尙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躒城來降。裕以爲行參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爲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爲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

秦軍無兵相救。一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爲裕所獲，超請割大靦以南城爲藩臣。裕不許。秦王輿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甯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九月，秦王輿自將擊夏王勃勃，至貳城，道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輿懼，欲輕騎就詳等。右僕射韋華曰：「若變與一動，衆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輿與勃勃戰，秦兵大敗，將軍姚榆生爲勃勃所禽。左將軍文崇等力戰，勃勃乃退。輿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敗奇堡，黃石固，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初，輿遣衛將軍姚弋仲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爲勃勃所敗，追強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尙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與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貳，并範家救之。以上韓範降秦事。教不至。冬十月，段宏自魏奔于裕。張綱爲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縣其母於城上，支解之。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堙阨之運，正當努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爲兒女子泣耶？」超拭目謝之，尙書令董詵勸超降。超怒，囚之二

月癸未，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卻。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尙書悅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爲虐，戰士凋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與命也。吾嘗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以上被廣固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旣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通鑑韋叡救鍾離之役

梁天監六年正月，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攻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連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以上魏急攻鍾離。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殄逋寇，而月初已來，霖雨不止，若三月晴，城必可克，願少賜寬假。」魏王復詔曰：「彼土蒸溼，無宜久淹，執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以上中山王英不肯退兵。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基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

人畏魏兵盛多，勸劼緩行。劼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尸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敕曹景宗曰：「韋劼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劼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劼進頓邵陽洲。劼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潤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以上曹景宗勸劼救魏

魏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虛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救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劼結車爲陣，大眼聚騎圍之，劼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膺，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劼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劼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劼不許，軍中驚。劼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牧人過淮北，伐芻蕘者，皆爲楊大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卻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爲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以上梁軍屢捷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劼等各攻一橋。劼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劼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劍等乘鬪艦，發擊魏洲上軍，盡燬。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以上英浮橋之大捷，圍解

劼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代札器械，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義之德景宗及劼，請二人共會，設饒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劼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與鞏帥爭先告捷，劼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劼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通鑑高歡沙苑之戰

大同三年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秦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恆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恆農，歡右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乘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以上東魏河伐西魏。丞相秦遣使戒華州刺史王龍熊語使若曰：「老龍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熊曰：「何不早降？」熊大呼曰：「此城是王龍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秦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執。秦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秦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秦，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聽秦，懷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龍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以上宇文秦不肯還長安迎敵于沙苑。秦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規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以上達奚武偵敵情。歡聞秦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軍且至，秦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秦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以上李弼謀于葦中背水置陣。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光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獠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溇，無所用力，不如緩

以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一歎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鬪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歎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獺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歌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歎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歎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歎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歎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渡河，船去岸遠，歎跨囊駝就船，乃得渡。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歎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以上東魏之敗，都督李穆曰：「高歎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歎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兵二萬，徑往取之。」歎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歎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敖曹聞歎敗，釋恆農，退保洛陽。

通鑑宇文泰北邙之戰

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取吏部郎崔暹之妹，既而棄之。由是與暹有隙。仲密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黨。高澄奏令改選，暹方爲澄所寵任，仲密疑其構己，愈恨之。仲密後妻李氏，豔而慧，澄見而悅之。李氏不從，衣服皆裂，以告仲密。仲密益怨，尋出爲北豫州刺史，陰謀外叛。丞相歎疑之，遣鎮城奚壽與典軍事仲密，但知民務。仲密置酒延壽，與伏壯士執之。大同九年二月壬申，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爲侍中司徒。歎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爲

之固請。歎曰：「我苟其命，須與苦手。」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官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相見！」元康爲之言於歎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尙爾，况於他人？」歎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戍，仲密遣信報之。季式走告歎，歎待之如舊。以上高仲密奔西魏召寇。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爲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灑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渡河，據邙山爲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灑曲，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歎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歎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待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歎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耶？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歎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歎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失諸地，親梓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嚙斷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歎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耶？」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以上東魏大破宇文泰于北邙山，明日復戰，泰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爲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歎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少，願用兄。」歎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歎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歎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歎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

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郡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以上次日東魏大敗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秦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秦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秦遣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尙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秦，遂東歸。以上東魏復大勝秦，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秦敗，乃使守恆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恆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秦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武衛率王胡仁、都督王文達，力戰功多。秦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籌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以上西魏增修軍旅。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爲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旨既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啓丞相歡而罷之。以上東魏不誅高仲密之黨。

通鑑章孝寬之守玉壁

經史百家雜鈔 卷四 敘記

梁中大同元年十月，東魏丞相斛律金攻玉壁，晝夜不息。魏 韋 孝 寬 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 寬 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 寬 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禽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 寬 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 寬 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從火燒之，柱折城崩。孝 寬 於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 寬 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以上章孝 寬 之善守，乃使倉曹參軍 祖 瑛 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 寬 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寬 關 西 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瑛 復謂城中人曰：「韋 城 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 寬 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瑛 瑩 之子也。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共七萬人，共爲一家。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以上蓋歡苦攻無功而還，先是歡別使侯景 將兵趣齊 子 嶺，魏 建 州 刺史 楊 綱 鎮車 廂，恐其寇邵 郡，帥騎禦之。景 聞綱 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還河 陽。庚 戌，歡使段 韶 從太 原 公 洋 鎮 鄴。辛亥，徵世 子 澄 會晉 陽。魏 以韋 孝 寬 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 忠 公。時人以王 思 政 爲知人，十一月己卯，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 魏 主 許 之 歡之，自玉 壁 歸也。軍中訛言韋 孝 寬 以定功弩射殺丞相，魏 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隕。」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 作敕勒歌，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通鑑李晟移軍東渭橋之事

興元元年二月，朱泚自奉天敗歸，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滙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因以數軍馳入德信軍，勞其衆，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以上李晟并劉德信之衆。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事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己，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以上李懷光與李晟合軍觀釁不進。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以上李晟與李懷光有隙，思移兵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尙結贊言善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執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救。尙結贊亦不進軍。以上李懷光不肯召吐蕃兵。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執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變剪，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

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彊。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救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以上陸贄奏請李晟移軍，賜懷光手詔，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鄭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衆帥異心，論執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已。踰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隱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甯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執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關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唯陛下圖之。」以上陸贄更請李建徽、楊惠元移軍。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

通鑑裴度李愬平蔡之役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尙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鄭坊步騎二千給之。以上李愬初至唐州。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侯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劖其心。愬許之，旣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以上收降丁士良。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守將夜出兵擊之，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道古，臬之子也。淮西被兵數年，竭食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爲擇縣，州之撫養，并置兵以衛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楊柵，吳秀琳以文城柵降於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卽前至城下，秀琳東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

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以上收降吳秀琳等。官軍與淮西軍夾澗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澗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公引兵五千度澗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軍三萬於鄆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玃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玃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植材山擒淮西將柳子野。以上諸軍渡澗水屢捷。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鄆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鄆城歸路。鄆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以上董昌齡鄧懷金以鄆城降。吳元濟聞鄆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驛軍守河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馮雅田智榮下冶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癸卯。馮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守將梁希果。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以上破諸城柵。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輿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侯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曩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謀者。具言其事。愬恐誘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耶。何

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既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以上厚待降將李祐。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默然曰：「此吾計也。」乃募勇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執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隳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以上吳元濟與鸞朝延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執實寔盛，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銜於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執，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以上裴度自請視師。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於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爲備，擊卻。

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郾城爲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以上裴度駐郾城。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潁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以上李愬攻吳房不取。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執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侯隨州刺史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因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

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泗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蟬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城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以上李愬襲破秦州已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泗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囊韉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以上裴度入蔡，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諱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以上李愬自知明略，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旣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欲以吳元濟獻廟社，斬於獨柳之下。以上成功後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

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觀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以示衆，曰：「此皆公聊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官軍之攻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侯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陸危如此，而日與僕妾游戲博弈於內，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尋誣以他過，杖殺之。戊子，以李勣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韓愈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稂莠不薤，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以上歷敘唐之先朝。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以上憲宗前此武功。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附和，并爲一談，牢不可破。」以上延臣不願伐蔡。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

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隄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子同，汝遂相子，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具以節度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子其臨門送汝。」曰：「御史子閱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以上部聖語將相。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以上平蔡戰功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鄆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尙書，領蔡任。旣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執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忘其舊，以上唐中興後方鎮多叛，帝時繼位，願瞻咨嗟，惟汝文武，執恤子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疆，提兵叫

謹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隣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以上憲宗與裴相同謀乃敕顏胤勳武古通咸統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蠶悉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焉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以上破蔡領領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緡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嬉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吁而起左殮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稅以上裴公惠政蔡人有言「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執相倚之爲」蔡人有言「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執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借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以上裴人知感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典志

書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底績至於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漭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緜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

絲，厥篚織文，浮于濟，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濼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
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壓絲，浮于汶，遠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翫，大
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陽孤桐，泗濱浮磬，淮
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
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璠璣，瓘，齒，草，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
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
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榘，栝，柏，檟，砥，斲，丹，惟齒，簠，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
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荷澤，
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埴。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象，絲，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
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
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
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不敘。厥土情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納。織皮，岷，嶓，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
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至于大伾。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
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

中江入于海。導泲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瀝，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隴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綬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三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周禮大司樂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至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

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亦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戕，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泄厭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周禮大司馬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懸政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錫鑠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黃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鞀，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鐃，公司馬執錡，以教

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禘，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彌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鑼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撓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鑼，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鑼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敍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駢，車徒皆譟，徒乃弊。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蒞大卜，帥執事，蒞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賦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於先，愷樂獻於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周禮職方氏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漢，其利丹雘、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澆、雒，其浸波、澨，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沐，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沂，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貍養，其川河、沂，其浸菑，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虛、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責，各以其所有。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周禮大司寇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惡糾暴。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實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隸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惻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凡邦之大盟約，泚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泚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泚戮于社，凡邦之大事，其使屬蹕。

儀禮士冠禮

儀禮以射禮喪祭禮爲最精詳然不能鈔全經姑鈔其篇幅短者

士「冠禮」，筮于廣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鞵，卽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闔西闔外，西面；筮人執筮，抽上韝，秉執之，進受命于主人，宰自古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哂，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以上筮日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以上戒賓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以上筮賓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

主人退，賓拜送，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以上皆贊厥明夕，爲期于廣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以上爲期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陳服于房中西墻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鞅鞞，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鞞，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纁，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紃，纁纁，同，篋，櫛，實于篋，蒲筵二，在南側，尊一，瓆，體，在服北，有篋，實勺，罍，角，柶，醴，南上，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以上陳器服，主人玄端，爵鞞，立於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擯者玄端，負東塾，將冠者采衣，紃，在房中，南面，以上卽位，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人，每曲揖，至于廣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以上卽位，賓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纁，笄，櫛，于筵，南端，贊揖，將冠者，將冠者卽筵坐，贊者坐，櫛，設纁，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正纁，與，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贊，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與，復位，贊者卒，冠者與，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鞞，出房，南面，以上始加，賓揖之，卽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纁，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紃，與，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鞞，容，出房，南面，以上再加，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鞅，鞞，其他如加皮弁之儀，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纁，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卽筵坐，左執纁，右執脯，醢，以柶祭，醢，三，與，筵末坐，啐醢，建柶，與，降筵坐，奠，解，拜，執，解，與，賓答拜，以上禮冠者，冠者奠，解，於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母拜，受于拜送，母又拜，以上冠者見母，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以上字冠者，賓出，主人送于

廣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以上賓出就次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見姑姊如見母以上見兄弟贊者姑姊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罍奠擊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上奠摯見及鄉大夫鄉先生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以上醴賓若不醴則醴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始加醴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與筵末坐卒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醴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醴有乾肉折俎嗜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以上不醴而醴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局絜始醴如初再醴兩豆葵菹羸醢兩簋栗脯三醴攝酒如再醴加俎嗜之皆如初嗜肺卒離取籩脯以降如初以上殺牲醴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紉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以上孤子冠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醴焉以上庶子冠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守脯于西階下以上母不在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以上戒賓之辭宿曰「某將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蒞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以上宿賓之辭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玄服乘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耆無疆受天之慶」以上三加之辭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以上醴冠者之辭醴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醴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醴曰「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醴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以上三醴之辭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

照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以上字辭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絢纒純，純博寸，素積白履，以魁楛之。緇絢纒純，純博寸，爵弁纒屨，黑絢纒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纒屨。以上三條。

儀禮士相見禮

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騂，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摯，敢辭。」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摯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以上請見。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勳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以上復見。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以上士見大夫。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摯，再拜。主人答壹拜。賓出，使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以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以上嘗爲臣者見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

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頤，如鷹執之。如士相見之禮。以上大夫相見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以上始見于君。若他邦之人，則使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以上他邦之人見君。凡燕見于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以上燕見於君。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以上言。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以上視。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以上請退夜侍坐，問夜膳，請退可也。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以上君賜之食，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非，以上長者請見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凡自稱於君，上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以上對君自稱及執幣執玉。

儀禮覲儀

覲見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王，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用束帛乘馬，僎使者，使者再拜受。

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騶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以上郊勞。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饋之束帛，乘馬。以上賜舍。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以上戒日。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禕冕，釋幣于廟。以上受舍。釋幣乘墨車，載龍旂，弧，鞬，乃朝。以瑞玉有纜，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竟冕，負斧依，齋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以上覲。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四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受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異。以上享。乃右肉，袒于廣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氏無事，歸審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以上請事。王勞之，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僎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僎太史亦如之。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

以上賜車服。饗禮乃歸。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尙左。公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僎。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以上諸侯覲於天子。

禮記祭法小戴記惟喪大記投壺二篇首尾完備餘皆疏略不詳姑抄其不甚攙雜者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以上郊禘祖祭四代不同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用辟墮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次壇祭四方也山陵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以上天地百神歷代不變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疎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以上廟祧壇墀多少之數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以上立社之名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以上立祀

多少之數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以上祭殤之數。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以上聖賢死後應列祀典者。

禮記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階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與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絃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與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主賓皆曰：「諾。」正

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氏爲天根，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爲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以上東宮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衡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入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送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一權軒，軒輶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爲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銖成質，柳爲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張素爲廚，主鷓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以上言南宮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磨積」。昂曰「髦頭」，胡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譏亂，臣在側，昂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觶」，爲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旂。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以上西宮北宮玄武虛危，危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曰「鉞」。旁有

一大星爲「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闕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杓曰四星在危南，瓠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星光北宮，恆以至此止，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問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早晚水，大荒略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卯晨出，曰「駢躡」。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早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艮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涿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與鬼晨出，曰「天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見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隴」。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且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

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彗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黧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丈，未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櫓，長四丈，未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鬪，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一曰「宣華」，一曰「應星」，一曰「紀星」，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曰「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大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爲丈夫，北爲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鬪，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合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巳，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二十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

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爲之動搖，贏爲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光芒，晉曰：「黃鐘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木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爲燁，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闕，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爲疾，爲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者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爲贏，贏者爲客，晚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鬪，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圓爲喪旱，赤圓則中不平爲兵，青圓爲憂水，黑圓爲疾多死，黃圓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晨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驀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

庫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不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庫，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圍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圓角憂有水事，青圓小角憂有木事，黃圓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粟」。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遣人用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圓黃澤，可爲好事。其圓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對其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關，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強，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兵出，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西北，北勝南方，出西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於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西，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爲德，與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亢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

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與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氏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常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亦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亦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晨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鬥，戰客勝，免過。「太白」間，可滅劍，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攙，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圓憂，曰圓喪，赤圓中不平，黑圓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熱，冬黃而不明，卽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七星爲員官，辰星廟，蠶夷星也，角亢氏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

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昂畢冀州，觜參益州，東井與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爲和，背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勝在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暈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月行中道，安甯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姿，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十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癸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強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蝕始日，五月者，六月者，五月復，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爲不滅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梅俗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強其衝不利，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賊星，出正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司危星，出正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獄漢星，出正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四鎮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

衝天。其下圓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龍，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蒼黑，望之如有羽毛然。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二千餘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恆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兌，後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搏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互天，其半半天，其蜚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鬪。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入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旛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屨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圻絕，山崩及徙，川塞豁垓，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泉枯葉宮，朝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倍，化言誠然。凡候歲

美惡謹候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趨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少勝久勝返疾勝徐且至食爲麥風至日吹爲稷映至鋪爲黍鋪至下鋪爲菽下鋪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收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日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角解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暑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以上候歲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尙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禘祫禘祫之法是以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得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裒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泉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命主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彊伯田

氏篡齊，三家分晉，竝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饑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兼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河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北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熒惑爲李，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疆時，舊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判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蕪於河，戒兵征大宛，星蕪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知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目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歷五星法，唯獨熒惑有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逆行，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闕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禳，正下無

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蘊，則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帝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昂爲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衝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命。

■ 史記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助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以上封禪希曠不舉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日，見四岳，謫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七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與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懼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甯。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末嘗不

蕭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其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以上唐虞三代郊祀大略。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隤之神，作西時祠，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地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郿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郿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隕，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摺紳者不道。作郿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郿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飯馬于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郿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毒。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以上秦作時以祀陳寶。秦繆公卽位九年，齊桓公既霸，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慮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

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隨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上之泰，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以上管仲與齊桓公論封禪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甯，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襄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襄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襄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襄弘。以上孔子不言封禪，襄弘以方怪見殺。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蟻見，夏得水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卽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蒲藉，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細儒生而遂除車道。自上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禪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既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

則讖之，以上秦多異徵，始皇封禪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黃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述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遂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以上燕齊海上多方士，始皇入海求神仙。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勅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三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譏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以上秦最速亡，見封禪不足貴。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成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輿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

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今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轂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湖山，水曰濟。曰淮。秦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饗禱祠。其性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嶺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岳，冢濱山，濱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河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家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農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鬮產長水，澧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岳壻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以上秦祀名山大川，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戶，諸布，諸嚴，諸速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胡有周天子祠，於子邽有天神，澧涇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稷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管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饗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騂，時駒四匹，木禺龍，樂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牘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詢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卽有舊祥，輒祝祠移過於下。以上秦諸神祠。漢與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亦帝子。」高祖初起，禱豐粉榆社，御沛爲沛公。則祠蚩尤，爨鼓旗。遂以十月致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

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處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壘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世，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以上漢高祖。」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卽位，卽位十三年，下詔曰：「令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令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卽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乂安，民人靡疾。問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于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于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

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海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與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以上漢文帝景帝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又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接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禪，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聞其言不見其人云。以上武帝好異神之初。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殺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涿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長生，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遊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入。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讖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

宮蓋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神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以上李少君、毫人、謬忌、秦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祀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以上詞太一及諸神。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

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少愈，疆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以上因帝病後發神君事。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脰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以上親祠汾陰后土因巡郡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尙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其後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人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任用。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尙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鬪葦，葦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皋陸，堤繇不息。朕臨天

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遣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舉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搔擻，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以上五利將軍。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雎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掬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繡無款識，怪之。言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嚙鹽有黃雲蓋焉。有廡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問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庶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秦帝與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禱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鼈，不吳不驚，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默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廟，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以上四汾陰寶鼎於宮廟，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殊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問於鬼與區。鬼與區對曰：「皇帝得寶鼎神策，是年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

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仙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與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塞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以上公孫卿言黃帝事。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爲俎豆，宰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體進。其下四方地，爲齋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麋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歲特太一視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如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享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畫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以上郊雍拜太一至隴西崆峒，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荊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

寶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迹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迹，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尙有鼓無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養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以上雜敘太一放緱氏迹及音樂事。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風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一與仁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繙偃竊，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迹，未信，及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問

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牽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咒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非薄，不明於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

以上北巡勅兵朔方還至甘泉東禮中岳又東巡海上遂封泰山禮梁父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自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弗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弗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爲休祥，壽星仍出，潤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

以上再至海上，由碣石遂西九原至甘泉，次年復郊雍。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迹焉。以上再至東萊，海上臨塞決河，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以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

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雖卜始用焉。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爲塞河與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以上信用越巫多作蜚觀等事。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灑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山川，北至瑯琊，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以上西北巡一次，東南巡至泰山，封一次。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人南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圓官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倫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以上拜祠明堂。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夾，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

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瑤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榑道相屬也。以上拓梁後作建寧宮。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竟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其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禮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闕。石闕者在泰山下陞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恆山。以上屢次修封，以下總敘武帝祠祀。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符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偏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迹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觀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察天地諸神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史記平準書

漢與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饋，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買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羨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實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與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黜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與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贖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與利之臣，自此始也。以上魏制，所以用與利之臣。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

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弊於卬、樊，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郡內。以上募民田南夷入粟興利之事。一東置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與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成，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以上募民入奴婢入羊興利之事。二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軍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躡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以上董翁興利之事。三自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汀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宏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以上嚴刑法，驚功利之由。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以上伐胡耗財。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槽，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其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以上塞河穿渠耗財。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

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贍之。以上養馬耗財。其明年，山東被水，蓄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以上賑蓄耗財。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躡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弊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弊，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弊，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後后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百，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龜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以上虛皮幣白金三品與利之事四。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太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標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四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成，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

鐵器養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以上行鹽鐵與利之事五。商賈以弊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當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軛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賈貨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軛車以一算，商賈入軛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以上算緡錢與利之事六。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定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子縣官。是時富家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

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繹氏，令試之。繹氏便之，遷爲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以上實卜式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筭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以上入穀補官與利之事七。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庸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彙并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誅，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誅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鑄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以上赤側錢及輪銅三官與利八卜式相齊，面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以上楊可告緡郡國治緡利與之事九。初大農筭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

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以上官多奴婢衆，耗財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以止株送徒入財與利之事。是時山東被河蕩，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以粟振之。」以上振山東之災，耗財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初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以上巡幸天下耗財。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贖，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以上擊南越西羌，築令居耗財。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兵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犍馬，歲課息。以上出牝馬課息與利之事。十一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賈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

算事，上由是不悅。下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警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以上開置初郡耗財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筭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儲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以上平準與利之事十二。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以上入粟補官贖罪與利之事十二。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是時弘羊固未死也，借卜式惡言之作結，若弘羊業已烹殺者，然此太史公之福表耳。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尙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甯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費一文，終始之變也。以上言安甯則尙禮義多故則尙財利自古已然。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徵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疆，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

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以上言戰國及秦專尙富強。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具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鑿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餼，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以上借秦皇以刺漢武。

漢書地理志節鈔

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十七頃，其可墾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千四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

穎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於篇。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壘也。其界自宏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秦之先曰柏益，出

自帝顛頊，時助禹治水，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歷夏殷爲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華騮綠耳之乘，幸於穆王，封於趙城，故更爲趙氏。後有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迺迺封爲附庸，邑之於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孫，氏爲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遷維維，襄王將兵救周有功，賜受鄭國之地，列爲諸侯。後八世，穆公稱伯，以河爲竟，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仔伯，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播書阮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幽兩國。昔后稷封豳，公劉處豳，大王徙郊，文王作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幽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鄆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鄆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郡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目彊幹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桀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以上三輔宏農等郡之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目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麟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爲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爲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以上天水隴西六郡之俗。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日郡，以通西域，隔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諄逆亡道，家家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少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

劉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南賈滇越，西近邛
榨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柔弱褊隘。景武間，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
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教。諸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
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故孔子曰：「有教無類。」以上巴蜀廣漢之俗。武都地雜氏羌，及犍爲牂柯
越雋，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以上武都犍爲牂柯越雋。故秦地天下三分
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函、吳、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之至也，其
周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

魏地，「鶉首」，「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灑疆、新汲、西華、長平；
潁川之舞陽、鄆許、僑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
風、邶、庸、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
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
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
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於晉。康
叔之風，旣滅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以上河內之俗。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
堯所居，詩風唐衛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
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變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
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側。」以上河東之俗。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士。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邠，邠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為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為諸侯，是為萬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目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為梁，七世為秦所滅。以上晉與魏分合之略。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為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以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周於三代，最為長久，八百餘年。至於王赧，乃為秦所兼。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復為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為諸侯所侵，故其分墜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烹為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

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宏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及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虢會為大，恃執與險，宗修貪冒，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敵，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偪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

卒定鍾會之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墜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以上鄭國之俗。陳國，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之亡之，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以上陳國之俗。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賊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宣帝時，鄭宏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食鹽爭訟，生分爲失。韓延壽爲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以上潁川南陽韓國本俗。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

趙地。「昂」「畢」之分壘，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勃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抗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躑，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輕爲姦。以上趙中山之俗。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於夸功名，報仇過直，據

取送死者靡。漢興號爲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吏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以上大業上黨之俗。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儻伎。好氣爲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它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雁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以上鍾代及定襄雲中五原之俗。

燕地「尾」「箕」分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稱王十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荆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以上燕薊之俗。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隰烏丸。夫餘。東賈真番之利。以上上谷遼東之俗。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價。殺相傷以穀價。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謹。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蓬豆。郡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城。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薄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齊地「虛」「危」之分也。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

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菑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虜囂之間兮。」又曰：「埃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決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七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島鹵，少五穀而人民寡，適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修，織作冰執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疆，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齊桓公以爲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臨菑、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魯地「奎」「婁」之分壘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僅取慮，皆魯分也。周與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灑洌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洌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閱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滯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爲分壘，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陋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釋之饒，俗儉蓄愛財，趨商賈，好營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平、須昌、壽張，皆在齊、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

宋地。「房」「心」之分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隨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爲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於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五世，亦爲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爲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顯己，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爲姦盜。

衛地。「營室」「東璧」之分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爲狄所滅，文公徙封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于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爲威。宣帝時，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爲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楚地。「翼」「軫」之分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繹以彊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於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蠃蠃蛤食物常足，故皆窳偷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教。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

都會也。

吳地「斗」分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太王亶父與邾梁之地，長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大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大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大伯初奔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爲晉所滅。後二世，而荊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大伯、壽夢稱王，六世，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與伯名於諸侯。至子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爲粵王。句踐所滅。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粵既并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以上吳始末。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與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安，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遊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菴、董、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濕，丈夫多天，會稽海外有東鯤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雋、李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巨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

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後十世至閻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爲粵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以上粵始未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麋麋。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壹反。元帝時。遂罷棄之。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譚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糶。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唐書兵志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與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

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驍騎」，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隋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侯衛」，爲左右，皆有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府有郎將，副郎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又有驍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驍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自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煬煬公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驍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折關中爲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幽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更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幽州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驍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駄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孟布槽，鍤鑿確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觶，氈帽氈裝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

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讚、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卻，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卻，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勸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千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一月上。先天二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幕，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而事不克行。玄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曠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選，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曠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京兆曠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

掌之。十八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棚，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糧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耆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奇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關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瀚海，清海，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十，曰北庭道，保大軍一，鷹娑，都督一，蘭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綏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夷，綏和，合川守捉三，曰隴右道，威戎，安夷，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軍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隄爲等鎮三十八，曰劍南道，嶺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經略，清海軍六，曰嶺南道，福州，經略軍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南

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通。此自武德使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旣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安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旣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滅。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危亂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於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置兵旣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小，方區區自爲捍衛之計，可不哀哉！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路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原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

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闊壯者，試弓馬四次，上翹關舉五負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復擇馬射爲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駿馬，虎皮韉，爲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寢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土不滿百，及即位，稍復舊，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它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衛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无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卽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爲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卽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爲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爲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卽位，以射生軍入禁中靖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分爲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它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

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爲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爲賞。至有選舉旅寓而挾厚費，多橫死者。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鸞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卽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鬪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蒐補峻切。鄭子儀之壻端王傅吳仲儒，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儒子。於是豪富者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旣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彊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爲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起，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辦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畿輕滑所聚，匿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婚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武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遠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與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庇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

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爲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亦令皆爲之斂屈。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豪彊少畏。十二年，以監句當左神策軍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竇文場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句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霍仙鳴爲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張尙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旣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觀統，如六軍時邊兵衣饑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爲詭辭，請遙隸神策軍，稟賜遂贏舊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遠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遠四十。流崖州。順宗卽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合爲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鐔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謹，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璣，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驢、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驢景宣及子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衝樓下，茂貞將闔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扈蹕都頭李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沙城石門，詔嗣薛王知柔入長安，收禁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

單王允與嗣廷王戒丕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關，單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宏彥等二十餘人，以解衆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尙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唯小黃門打毯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弑，唐乃亡。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圍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以尙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騶駼，五曰馱驪，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一飛龍廐，二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聞，四曰北普聞，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二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

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練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關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峽、萬福、東使統之。它皆失傳。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玄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疆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輓馱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誨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四匹，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費。毛仲既領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咸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秦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廐。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地據隴西金城平涼。

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廐，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廐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民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爲「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卽位，岐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爲使，襄陽節度使表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它患。」乃以隸銀川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鑿古矯矢，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寄。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旣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于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信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歧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曼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漢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

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閔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歧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州	汴	洛	雍	兗	沂	密	青	淄	齊	棣	登	萊	徐
梁	都	都	有水平	有泰寧	有	有	有平盧	有	有	有	有	有	有武寧
唐	有宣武	都	都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晉	都	都	有晉昌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漢	都	都	有永興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周	都	都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宿 鄆 曹 濮 濟 宋 毫 單 穎 陳 蔡 許 汝 鄭 滑 襄 均 房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初曰忠義後復為山南東道

有宣義

有匡國

有輝州

有宣武

有天平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義成

有忠武

有改曰單州

有歸德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鎮安

有廣信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軍廢

有灋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復

有大祖歷

有彰信

洛 邢 相 澶 衛 貝 博 魏 乾 鳳 階 成 秦 武 渭 原 涇 隴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有保義 有昭德 有 有 有 有 有天雄 岐李茂貞置 岐蜀武興 岐蜀 岐蜀 岐雄武 蜀天雄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唐有安國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涿 幽 霸 雄 漠 瀛 濱 德 景 滄 定 祁 易 趙 深 冀 鎮 磁

唐	唐 唐 龍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橫海	有 義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武順	有 改曰 惠州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唐 有	唐 有	唐 有	唐 有	唐 有	唐 有	唐 有 成德	唐 有 復曰 磁州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順德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成德	有	
契丹	契丹	有 世宗置	有	有	有 世宗置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石嵐代忻襄武儒媯新應雲朔蔚平營順薊檀

唐 唐 唐雁門 唐 唐 唐 唐 唐 唐大同 唐振武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有明宗置 有 有 有 有威靈 有彰國 有 有 有 有契丹 有契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有 有 有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東漢 東漢 東漢 東漢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黃 光 和 滌 泗 楚 揚 遼 沁 潞 澤 隰 慈 汾 并 府 麟 憲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東 東 有 有 有 有 東 東 有 東 東

台 溫 湖 蘇 越 杭 福 泉 漳 劍 汀 建 筠 虔 吉 袁 撫 洪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鎮東 吳越鎮海 閩武威 閩 閩 閩 閩 閩 閩 吳 吳 吳 吳 吳鎮南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閩 閩 閩 閩 閩 閩 吳 吳 吳 吳 吳

吳越 吳越靜海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南唐李景置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吳越 吳越 吳越宣鑑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梓 劍 嘉 眉 綿 蜀 彭 漢 益 峽 歸 荆 秀 陸 葵 衡 處 明

蜀劍南東川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成都 蜀 蜀 南平荆南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吳越元璽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梁戎渠壁集蓬巴昌合瀘渝涪通開利興萬忠

蜀
蜀山南西道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化雷寶高新春恩封康端邕容象柳富嚴蒙梧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羅 萬安 詹 崖 瓊 雄 英 鬱林 惠 潯 資 橫 廣 欽 廉 白 藤 詔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潘	勤	龍	辨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汴州，唐故曰宣武軍；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後唐滅梁，復爲宣武軍。晉天福三年，升爲東京。漢周因之。
 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爲都。唐故爲東都，梁爲西都，後唐爲洛京，晉爲西京。漢周因之。
 雍州，唐故上都。昭宗遷洛，廢爲佑國軍。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國軍曰永平。唐滅梁，復爲西京。晉廢爲晉昌軍，漢改曰永興，周因之。

曹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初畢廢。周廣順二年，復置彰信軍。

宋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梁初徙宣武軍。唐滅梁，改曰歸德。

陳州，故屬忠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鎮安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之。

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國。唐滅梁，復曰忠武。

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宣義。唐滅梁，復其故。

襄州，唐故曰山南東道。唐梁之際，改曰忠義軍。後以延州爲忠義，襄州復曰山南東道。

鄧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梁破趙匡凝，分鄧州置宣化軍。唐改曰威勝。周改曰武勝。

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晉罷。漢復曰安遠。周又罷。

陝州，唐故曰保義，梁改曰鎮國，後唐復曰保義。

華州，唐故曰鎮國，梁改曰感化，後唐復曰鎮國。

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曰忠武，後唐復曰匡國。

耀州，本華原縣，唐末屬李茂貞，建爲耀州，置義勝軍。梁末帝時，茂貞養子溫韜，以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義勝曰靜勝，後唐復曰耀州，改曰順義。

延州，故屬保大軍節度，梁置忠義軍，唐改曰彰武。

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都，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後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周復曰大名。

澶州，故屬天雄節度，晉天福九年，置鎮寧軍。

相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亂，遂入於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晉高祖置彰德軍。

邢州，故屬昭義軍節度，昭義所統澤、潞、邢、洛、磁五州。唐末，孟方立爲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額於邢州，而澤、潞二州入於晉，方立但有邢、洛、磁三州。故當唐末有兩昭義軍，梁晉之爭，或入於梁，或入於晉。梁以邢、洛、磁三州爲保義軍。

莊宗滅梁，改曰安國。

鎮州，故曰成德軍。梁初以成晉犯廟諱，改曰武順。唐復曰成德，晉又改曰順德，漢復曰成德。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卽位，以其應州人也，乃置彰國軍。

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

府州，晉置永安軍，漢罷之，周復。

并州，後唐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

潯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廬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

壽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復曰忠正

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州曰寧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福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
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
州曰靜江容州曰寧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偽改置之名不
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於今者略注於譜

濟州周廣順二年置割鄆州之鉅野鄆城兗州之任城單州之金鄉爲屬縣而治鉅野

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梁太祖鄉里也爲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後唐滅梁改輝州爲單州其屬縣置徙傳記不
同今領單父碭山成武魚臺四縣

耀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復爲耀州

解州漢乾祐元年九月置割河中之開喜安邑解三縣爲屬而治解

威州晉天福四年置割靈州之方渠雷州之末波烏嶺三鎮爲屬而治方渠周廣順二年改曰環州顯德四年廢爲
通遠軍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先縣

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

景州唐故置弓高周顯德二年廢爲定遠軍割其屬安陵縣屬德州廢弓高縣入東光縣爲定遠軍治所

濱州周顯德三年置以其濱海爲名初五代之際置榷鹽務於海傍後爲贍國軍周因置州割棣州之渤海蒲臺爲

屬縣，而治渤海。

雄州，周顯德六年克瓦橋關置，治歸義，割易州之容城爲屬，尋廢。

霸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置，治永清，割漢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爲屬。

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爲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爲屬，而

治靜海。

筠州，南唐李景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萬載、清江四縣爲屬，而治高安。

劍州，南唐李景置，割建州之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爲屬，而治延平。

全州，楚王馬希範置，以潭州之湘川縣爲清湘縣，又割灌陽縣爲屬，而治清湘。

秀州，吳越王錢元璣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爲屬而治之。

雄州，南漢劉龔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英州，南漢劉龔割廣州之濱陽置，治濱陽。

開封府，故統六縣，梁開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許州之

扶溝、鄆陵、陳州之太康、隸焉。唐分酸棗中牟、襄邑、鄆陵、太康五縣還其故，晉升汴州爲東京，復割五縣隸焉。

雍丘，晉改曰杞，漢復其故，長垣，唐改曰匡城。

黎陽，故屬滑州，晉割隸衛州。

葉襄城，故屬許州，唐割隸汝州。

楚丘，故屬單州，梁割隸宋州。

密州，膠西，故曰輔，唐梁改曰安丘，唐復其故，晉改曰膠西。

渭南，故屬京兆，周改隸華州。

同官，故屬京兆，府梁割隸同州，唐割隸耀州。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爲裕州，屬順義軍節度。後不見其廢時。唐同光三年，割隸耀州。

平涼，故屬涇州，唐末渭州陷吐蕃，權於平涼置渭州而縣廢。後唐清泰三年，以故平涼之安國耀武兩鎮置平涼縣，

屬涇州。

臨涇，故屬涇州，唐末原州陷吐蕃，權於臨涇置原州，而涇州兼治其民。後唐清泰三年，割隸原州。

鄜州，咸寧，周廢。

秘山，故屬河中，唐割隸絳州。

慈州，仵城，呂，香，周廢。

大名府，大名，唐故曰貴鄉，後唐改曰廣晉，漢改曰大名。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入清池，無隸，周置保順軍。

安陵，故屬景州，周割隸德州。

澶州，頓丘，晉置德清軍。

博州，武水，周廢入聊城。

博野，故屬深州，周割隸定州。

武康，故屬湖州，梁割隸杭州。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於梅溪場置。

蘇州，吳江，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明州望海，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處州長松，故曰松陽，梁改曰長松。

潭州龍喜，漢乾祐三年馬希範置。

天長六合，故屬揚州，南唐以天長爲軍，六合爲雄州，周復故。

漢陽，故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汝州，故屬河州，周割隸安州。

襄州樂鄉，周廢入宜城。

鄧州臨湍，漢改曰臨瀨，荆潭向城，周廢。

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

監利，故屬復州，梁割隸江陵。

唐州慈丘，周廢。

商州乾元，漢改曰乾祐，割隸京兆。

洛南，故屬華州，周割隸商州。

隨州唐城，梁改曰漢東，後唐復舊，晉又改漢東，漢復舊。

碓勝軍，本鳳州固鎮，周置軍。

秦州天水，隴城，唐末廢，後唐復置。

成州栗亭，後唐置。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

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會鞏越州趙公救苗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苗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于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備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于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以上事。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以上給粟不能自食者。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女者，使人得收養之。以上以工代賑。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以上醫病瘞死。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疲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先歛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苗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

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蓄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全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蓄，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則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舊記云。

會羣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東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東江卽曹娥江也，西江爲西小江，當卽錢塘江耳。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於東江，其北隄石隄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於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既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以上漕田之多，其東曰曹娥斗門，曰槩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於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於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於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以上斗門蓄泄之利，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歷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

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於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於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鳴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以上廢湖爲田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爲丘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爲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執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林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以上雜陳八種論說，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於千，又至於五萬，刑有杖百至於徒三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顓不聽，又求休隍湖爲田，顓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絲漢歷吳晉以來接於唐，又接

於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饋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尙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言語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與利害，較然易見。然自虞歷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荀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何知其所以然乎？以上晉俗有且難於舉事，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于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睹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睹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爲利于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湖不必濬，前八說中所無。益隄壅水，卽刁約張伯玉之言也。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荀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荀簡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以上二說必不可用。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

收乘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以上兼收，服既全在必行，素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興廢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于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臥龍齋雜記。

禮記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周禮梓人

梓人爲筓虞。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筓虞。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脣，斂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

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是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虛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齶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馨宜。若是者以爲馨。是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虛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攞網、援箬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既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頽爾如委矣。苟頽爾如委，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纒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周禮匠人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既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匠人營國，九方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而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十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一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局七個，闕門容小，局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二徹參个，內有九室，九嬭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

匠人爲溝洫，粗廣五寸；二粗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執，防必因地執，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網參分去一，大防外網，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傅衆力。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困窳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周禮輪人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穀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悞爾而下迪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圍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織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之易直也。望其穀，欲其眼也；進而視之，欲其轉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蓄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凡斬穀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稭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穀雖敝不斂。穀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擘，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棹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穀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防措其數。五分其穀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穀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轉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穀之善。參分其穀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彊不足也。故竝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穀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

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股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弊而固，不得則有弊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爲輪，行澤者欲杆，行山者欲倅，杆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倅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類于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旣其圍也；舊之，以旣其匡也；縣之，以旣其輻之直也；水之，以旣其平沈之均也。量其數以黍，以旣其同也；權之，以旣其輕重之倅也。故可規可衡，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信其程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靈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絃，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周禮輿人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鞞圍。圍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奔，飾車欲侈。

周禮轉人

轡人爲轡，轡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轡，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轡，深四尺，驚馬之轡，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斂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轡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于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凡揉轡，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擊，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擊之任，及其登陲，不伏其軾，必縱其牛，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陲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陲也，不撓其邸，必翁其牛後，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是故轡欲順典，轡深則折，淺則負，轡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轡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捷，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轡之和也。勑登馬力，馬力既竭，轡猶能一取焉。良轡環灑，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灑，謂之「國轡」。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圍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旛七旂，以象鶉火也，能旂六旂，以象伐也，龜旂四旂，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周禮弓人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櫟次之，堅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亦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執自然之形，執也，謂木曲也，亦謂堅動也，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弛，菑斯也，析也，謂以鏹析之也，栗變之假借字也，弛謂弛喪失木之理也，則弓不發。發謂弓發有傷也，菑讀爲擗，戰國策弓擗矢，銅荀子亦有擗弓枉矢。凡相角，秋網者厚，春網者薄，禘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昔與

錯通文理交錯也。疾，疾險中。脊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感於剄而休於氣，感近也。剄與騰通，休讀爲照，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其之徵也。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謂弓濕也。讀如秦師入隈之隈，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剄而不休於氣，是故脰，脰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縵而搏廉。搏圍也。廉，稜郭分明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剽疾也。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敏之敏，敏謂椎打嚼齧欲得勞敏，謂熟之又熟。漆欲測，絲欲沈，測猶清也。沈謂絲如在水中時色。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奠讀爲定。冰析，瀾，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瀾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茶，目幹之節，目茶讀爲舒徐也。斲目不茶，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弱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憊，恆由此作，憊絕起也。故角三液而幹再液。液，漬水也。三液再漬，所以伸其材，達其性。厚其智，則木堅，薄其智，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智，智謂弓中裨幹雖用整木，仍以木片細副之，需謂不充滿約之不皆約，疏數必倅，斲擊必中，膠之必均，斲擊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修也。大修言極久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恆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恆角而短，恆讀爲蓋，推克也。是謂「逆橈」。角短則指必長，中央強直而隈之曲處，如折故曰逆，機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引，引滿也。釋，放弦也。校，疾也。恆角而達，辟如終繼。達，謂角自指直達於轡，是太長也。終繼，謂常有竹韌縛之者，非弓之利也。今夫交解中有變焉，故校。裴，解謂隈與簾相接之處，弓幹之端析爲兩歧，而以簾刺入幹，執向內，簾執向外，形制有變，故抗弦有力是以校也。于，挺臂中有拊焉，故剽。恆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引之利，橋幹欲執于火而無贏，橋角欲執于火而無燂。音尋，燂過執也。燂，炙爛也。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執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爲之柔，善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凡爲弓，方其峻而

高其楛，長其畏而薄其敝，峻謂簾隈之中隆起，莊弦者敝謂把處，楛謂把處之左右將接角隈者，宛之無已應，下楛之弓，末應將與下楛謂不高而力弱也，與謂把處有搖盪之患，爲楛而發，必動于綱，弓而羽，綱者角與楛相接之處，羽讀爲應，緩也，未應將發，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惟角定之，弓與輿爲韻，發與綱爲韻，強與防定爲韻，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量其力有三均，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有讀爲又謂其力又均也，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倅，膠三鈞，絲三邸，漆三斜，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茶古文舒假借，字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與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灑，其次筋角皆有灑而深，其次有灑而疏，其次角無灑，合灑若背手文，角環灑，牛筋黃灑，糜筋斥蹙灑，和弓敲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周禮矢人

矢人爲矢，鏃矢參分，殺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一在前者，前有鐵重，與二在後者，平也，五分而二在前，則鐵稍輕矣，七分而三在前，則鐵更輕矣，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苛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

之能憚矣。亦長寸圍寸；失之七中博自博處至鋒謂之刃長一寸，全七則長二寸，失七中有者，篋高圍寸，並皆計之，博則不滿寸矣。鉦十之重三垓。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捷。是故夾而搖之，以旤其豐殺之節也。機之，以旤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筭，欲生而搏，同搏欲重，生謂無殺也，搏圍也，同重節欲疏，同疏欲裏。

漢修西嶽廟記

山經曰：「秦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其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曆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升柴燎煙，致敬神祇，又用昭明，百穀繁殖，黎民時雍，鳥獸率舞，鳳皇來儀。暨夏殷周，未之有改也。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臊穢，篤災必降。秦違其典，璧遺鄗池，二世以亡。高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弈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掃頑凶，更率舊章，敢用元社，性怪必充。天惟醇祐，萬國以康。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射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承考讓國，家於河南。究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誅強虓，撫潛民。二鄙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景化既宣，由復夕惕，惟寵祿之報，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齊祀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牆屋傾亞，世室不修，春秋作譏。特部行事苟班，與縣令先譴，以漸補治，設中外館，圖珍奇，畫怪獸，嶽瀆之精，所出禎秀。役不干時，而功已著。暨勞久逸，神永有憑。自古泰山，邱邑猶存，五嶽尊同，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十里內工商嚴賦，克厭帝心，嘉瑞仍舍，風雨應卦，纖潤品物，君舉必書，況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曹郭敏，主簿魏襲，戶曹史許禮等，遂刊玄石，鳴鶴鴻助，垂籙億齡，永有銘識。其辭曰：

二儀剖判，清濁始分，陽凝成山，陰積爲川。秦氣推否，洪波沉燹，堯命伯禹，決江開汶。川靈既定，恩覆兆民，乃列祕典，辨于羣神。因瀆祭地，緣以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曆年。赤鏡煌煌，受茲介福。京夏密清，殊俗賓服。令問不遠，可謂至

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后。出自中興，大漢之身。本枝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達奉神祀。改傳飾廟，靈有攸齊。降瑞禽祥，景風凱悌。惟風及雨，咸我稷黍。穡民用章，建又室宇。刊銘記誦，克配梁甫。

■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

社祀之建，尙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句龍爲后土，及其汲也，遂爲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爲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於是受脤，土膏恆動，於是祈農。又頌之于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國至于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春秋時，有子華爲秦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爲右丞相，封曲逆侯。永平之世，虞延爲太尉司空，封公。至嘉平，延弟曾孫放字子卿，爲尙書令，外戚梁冀乘寵作亂，首策誅之。王室以積封召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毗天子而維四方，克措其功，往烈有常。于是司監爰暨邦人，僉以爲宰相繼踵，咸出斯里。秦一漢三，而虞氏世焉。雖有積善餘慶，修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相與樹碑作頌，以示後昆云。

唯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顧斯社，于我兆民。明德惟馨，其慶聿彰；自嬴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元勳旣立，錫茲土疆。乃公乃侯，帝載用康。神人協祚，且巨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祥。刊銘金石，永世不忘。漢碑多闕，應諛頌之文，此碑亦專爲虞氏而作。

■王延壽桐柏廟碑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張君，處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於陽口立廟。桐柏春秋宗奉，災異告誡，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大常定甲郡守奉祀，務潔沈祭。務潔

神作禮樂洪景伯以爲齊字當是齊字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身到道行承事錄釋作道丞行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桐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瓊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穹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宏敞宮廟高峻祇慎慶祝一年再至躬進牲醴執玉以沈爲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異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預祉民用作頌其辭曰

汝汝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聖賢立式明哲所取定爲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好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廢弛匪恭匪力災眚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鑿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豐植望君與駕扶老攜集慕君塵軌奔走忘食懷君惠貺思君罔極于胥樂兮傳於萬億韓退之南海神廟碑陰徑似此文而青勝於藍不啻百倍

■王粲荊州文學記

有漢荊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鈹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爲禮樂以作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茶母闔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繼踵川逝泉涌壘壘如也兢兢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歷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

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於我君受命旣茂南牧是建荆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丕繇厥繇伊何國四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戡寇侮誕啓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旣章禮樂咸舉濟濟搢紳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

處；和化善暢，休徵詩敘。品物宜育，百穀繁蕪；勳格皇穹，聲被四宇。

■晉造辰陵遏記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漂水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氏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十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導高梁河，造辰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爲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十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舍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齊，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爲濤門，灑陂池以爲甘澤，施加于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宏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一，贖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維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逢暉，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尺，與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襁負而趨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于時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並記遏制度，永爲後式焉。」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不可，吏曰：『得一則退，不取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目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嚙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迹，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污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塲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澗瀦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韓愈鄆州溪堂詩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卽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靖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於是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以上三方繼變而鄆嘗安，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撥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亦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一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之

情，故曰易。以上論前後之難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尙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溪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曰：「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躋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以上作溪堂徵詩歌，其詩曰：

帝奠九壤，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孟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溪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藜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溪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溪堂，公御琴瑟，公饗賓，贊稽經詠，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溪有藜葦，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敦遺，此邦是麻。

韓愈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竿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轅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

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齧者、飲者、瘦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林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駘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旂，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孟，簋，簠，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書，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摹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韓愈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以上其南海神之尊祀事之嚴，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顛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

明宮齋廡，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與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以上言前刺史不躬親其事。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左丞國子祭酒魯國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殫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戒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以上敘孔公親往將事。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駭，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穉，五鼓旣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蜿蛇蛇，來享飲食，闔廟旋臚，祥飄送颺，旗纛旌麾，飛揚旒謁，鑿鼓嘲轟，高管戲謔，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躍踊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蓋艾歌詠。以上祀神獲福。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甘有四萬，米四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勾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慶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

以上附敘孔公諸善政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愆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旣足旣漏，胡不均宏，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違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四字句凡百廿句，漢賦

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熊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和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惟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醫重嗷嗷，劫衆阻兵，懷懷粟粟，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閉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惟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惟隴西公是宣，河之汙汙，源於崑崙，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尙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韓愈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旣新作孔子廟，

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業。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廩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尙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寤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相出柏翳，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諸國。既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償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地中，文德爲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四遊，同王母宴於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資祭於徐。贊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迹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以上以秦配徐，彰偃王之有後。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凡研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卽其居立先王廟。」云。以上述衢州所以有偃王廟。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

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丘，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狹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彫剝不治，同像之威，黷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禿斲，所耻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庇，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卽不闕，以有資糶，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於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以上敘述夫修廟，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鏡之於石。辭曰：

「秦傑以願，徐由遜綿，秦鬼久饑，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於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晉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耐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於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韓愈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於舊，茲士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付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遁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以上生能澤其民。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

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以上死雀食其土。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竝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嘯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緩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溼兮，高無乾稅。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

韓愈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於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迹，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勸躬養後，委社於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概有詳，而綴以詩。以上敘立碑之由。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講，常居陽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湯黃，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

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蓋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暉是爲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比三世宜達而望歸成後人數當於公以上立敘先世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丈夫食殍祭在子孫惟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蜀滑襄荊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祠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一以上表公滋歷官功績詩曰

袁自陳分初尙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于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邁操舍入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楹其筵肆肆維哀之廟孝孫之爲順執即宜以詠以龜以平其獻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籩飴肩膺脂幣其尊玄清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維曾維祖維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性繫維以告之

韓愈烏氏廟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恆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瑾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部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

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卽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於廟。以上敘立廟之由。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鄆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珙，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以上敘烏氏先世反近四代。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遼原累石，縣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能運錢三十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里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卽葬于其地。以上敘贈尚書烏承珙二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疆域，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獲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差，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息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韓愈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

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于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韓公貶陽山，由湖南彬州以往，未過南昌，故曰便道取疾。貶潮州，亦然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倘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驟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欄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輒之破缺爲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公以乘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之。

韓愈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當大歷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

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惴，其慄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寺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谿，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練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之。歲元和四年也。

柳宗元鉛鉞潭記

鉛鉞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傍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楹，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淅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柳宗元鉛鉞潭西小丘記

經史百家雜鈔 卷四 雜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鉅澗。澗西二十五步，當澗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貴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瀟瀟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旬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茲丘之勝，致之禮鎬鄴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柳宗元游黃溪記

北至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水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邨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壑，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滯，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領斷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鷓，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

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柳宗元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漴永州，間日登城北牖，臨於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斂仄以入，縣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扶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辛愕，疑若搏噬。於是列關朽壤，翦於榛蕪，決滄溝，導伏流，散爲疏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於淵源，莫究其極。目下而望，則合乎攢欂，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藪是野，眉龐齒覿，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與人，敢頌休聲，祝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詞，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

上怡然不動，傲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參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宗元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鉅澗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秀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廟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栲、石楠、樅、檫、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鞞鞞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蒼蘗香氣，衝濤旋瀾，退貯溪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柳宗元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席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矜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醺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

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之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獨渠之大石；十月十九日，躡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柳宗元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圃與。永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於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柳宗元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櫺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是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宗元柳州東亭記

經史百家雜鈔 卷四 雜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與，有崖谷傾亞缺圯，豕得以爲囿，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鋤蕪，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迴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嶠闊溼溽，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闕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闕之以爲朝室，又北闕之以爲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遠溫風焉，陽室以遠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宗元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徒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鸛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峽下，恆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於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九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檀多櫛，多篋，多竹，多藁，多鳥，多狝，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狝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穀，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鱗，多儻，雷山兩岸皆東西，雷水出焉，蒼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

豆蔻修形精徐陰酒。方望溪云形當作刑鋼藥也。見周官內外饗職。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水出焉，東流入於澗水。

柳宗元零陵二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曰「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蹇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年，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郡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龍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泄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通租匿役，期月辦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鞀鼓之召。雖豚糗糗，得及宗族，州牧尙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蘂峯，瓊壠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閒，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遊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禪讓，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遊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昌黎誌東野則做東野志，樊宗師則做宗師其作羅池碑似亦做此等文，爲之然如禪讓宓子等句實未脫唐時駢文畦徑，昌黎不屑爲也。

柳宗元序飲

賈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雖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嘗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洩於坻，不止於坻，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洩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旣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忭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斐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洩一止一笑，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糺遂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遂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柳宗元序碁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子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旣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憚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諱睨之以愚，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碁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被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

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基者。故錄。

范仲淹淹岳陽樓記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輝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八年九月十五日。

歐陽修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一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

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喻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梁，爲其邑未踰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與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簠爵簠，凡若干，以其與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與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歐陽修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爲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興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

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漚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甯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曰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可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求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歐陽修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流，潏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以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者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

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者盡矣。今滌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潑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撥幽芳而蔭喬木，風藉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子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宜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會學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辟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隨政治人方，固不素講士

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疑固然。夫疑固然四字似當作固然無疑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敝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繚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爲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曾鞏筠州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扭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

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以上漢之學者，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之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遜恥之意少，而儉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以上今之學者，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焉者，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願所以導之如何爾。以上以上言漢宋雖異，實有化導之方。鈞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廣歷之初，詔天下立學，而鈞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尙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蘅、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廡，至於庖，漏，庫，廡，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鈞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以上鈞州立學請記，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曾鞏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羅織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旣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疆大觀，非望者相屬，皆遂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以上言曾鞏諸公之賢。孺子，儒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以上言孺子與曾鞏諸公事異而志同。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別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孺子之進退惟其時。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墜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尙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卽其處，結茆爲堂，闢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以上又修葺祠堂。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勝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尙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會鞏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齊」是也。其後曰夷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鄢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故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竭，壅是水爲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堤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以上長渠之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墮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壅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壩，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洩，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以上孫永治長渠。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鄢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竝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與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疑作及王莽時而絕，况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迹，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以上孫永修復古迹，亦因山川高下之勢，初曼叔之復此渠，自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璠、唐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壅者，蠡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其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甯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

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者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晏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以上作記之田。

曾鞏齊州一堂記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旣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于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乃居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乃因媯水出于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柏崖之灣，而至於媯馬之崖，蓋火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黍稷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媯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

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尙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曾鞏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旣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爲我記之。」鞏辭不能，誓反復至五六辭不獲，乃爲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壞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閭隘庫，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尙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欄輿，複宇相瞰，壯不及僭，屢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土女，易其觀聽，黃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其實，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尙有考也。氣體頗近退之，但少奇崛之趣。」

王安石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賦，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技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徧逐，以勉其意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以上古立學之本意。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率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或不與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以上學廢乃立孔子廟。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令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邪？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以上林肇因廟立學。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

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以上衆美悉備未爲可繼。

王安石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具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聞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尙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鑲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

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忽務，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王安石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成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矣，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求，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

某記。

蘇洵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人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敝，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阼，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幟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子，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董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芄芄，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敦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蘇軾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破劉漢弘，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蓋有浙東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旣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灑血爲池。竭天下之方，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跡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廣佛寺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

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菴。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廷待錢氏之意。臣抃味死以聞。制曰：「可！」其妙。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若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嶼。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暉如神人，玉帶毳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旣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蘇軾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餽糟醢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死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旣樂其風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

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稷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澗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擲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滄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蘇軾石鐘山記

自咸豐四年十二月，楚軍水師在湖口爲賊所敗，自是戰爭八年，至十一年乃定居。石鐘山之片石寸草，諸將士皆能辨論上鐘題與下鐘題，其下皆有洞，可容數百人，深不可窮，形如覆鐘，彭傳耶王屢於鐘山之頂。

蘇立昭忠祠乃知鐘山以形言之非以聲音之屬氏蘇氏所言皆非事實也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抑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古之鑿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適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鶻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鏘

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蘇轍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陀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篁，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遊。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谿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出其，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邪？」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裹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翫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花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歸有光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升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衆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雖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閭，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嫗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扉，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迹，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培井之蛙何異？余旣爲此志，後五年，余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甯，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姚鼐儀鄭堂記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丘明傳春秋，子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哀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

記存，又雜以諸子所著書，是爲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各爲專門。及其末造，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闕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駁難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斬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搆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搆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記。搆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爲約之才，志學不怠，又知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裁，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未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搆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搆約也。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桐城姚鼎記。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出版

正文
經史百家雜鈔

標點者 周 雲

出版者 大遼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 健 人

發行所 大遼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四册定價五元

